

外国文学名著
青苹果电子图书系列



唐璜

(上)

[英] 拜伦



唐璜

(上)

〔英〕拜伦著

目 录

第 一 章.....	1
第 二 章.....	121
第 三 章.....	238
第 四 章.....	306

第 一 章

—

说起来新鲜，我苦于没有英雄可写，
虽然当今之世，英雄迭出不穷，
年年有，月月有，报刊上连篇累牍报道，
过后才又发现：真英雄他算不得；
所以，对这些我就不人云亦云了，
只想把我们的老友唐璜来传诵——
他的戏我们都看过，他真够短寿，
好象未及天年就被小鬼给带走。

二

上一辈有弗农、沃尔夫，豪克，凯培，
剑子手坎伯兰，格朗贝，诸多将军，
不管好坏吧，总算被人谈论过一阵，
像今日的韦斯雷，招牌上也曾标过名。
啊，这群声誉的奴仆，那“母猪的崽仔”，
也曾都昂首阔步，如班柯的帝王之影；
同样，法国有个拿破仑和杜莫埃，
在《导报》、《醒世报》上都已赢得了记载。

三

还有法国的康多塞，布里索，米拉伯，
拉法叶特，培松，丹东，马拉，巴那夫，
我们知道，他们都是赫赫有名，
此外，尚未被人遗忘的还有，例如：
朱拜，荷什，马尔索，兰恩，德赛，摩罗，
以及许多军界要人，难以述尽；
有一时他们都非常、非常显赫，

不过，用在我的诗中却不太适合。

四

纳尔逊曾经是大不列颠的战神，
只是为时不久，风尚就改换了；
特拉法尔加已不再被人提起，
它已和我们的英雄一起被埋葬；
由于陆军的声望一天天兴盛，
海军界的人们岂能不受影响，
更何况，我们的王子只替陆军撑腰，
把郝、邓肯、纳尔逊什么的早已遗忘。

五

英雄人物又何止阿加门农一个，
在他前后，不少俊杰人物也出过，
虽然英勇如他，却又各有千秋；
不过，只因为不曾在诗篇里留辉，
便被世人遗忘。——我虽无意针砭，
但说实话，当代我实在找不出谁

适用于我的诗（就是这新的诗章），
所以，我说，只有唐璜被我选中了。

六

史诗作家多从故事半截叙起，
（开辟这条阳关大道的是荷拉斯，）
随后，作为倒插笔，再教主人公——
随诗人高兴，在什么关节都可以——
回想他的过去；当然，那是对着
他的情人，并且晚餐已经吃饱；
地方呢，也许是宫室，乐园，或是花苑，
而对于情侣，连山洞也赛似旅馆。

七

史诗的叙述法通常就是这样的，
但我现在却得一反惯例，从头说起；
我的布局有严格的章法，
如果胡乱穿插，岂不破了规矩？
所以，我就要谄上一段开场白

（好，足足费了我半小时力气！）
谈谈唐璜的父亲是什么样人，
如果您同意，也可以谈谈他的母亲。
他却认为史诗可以从中途叙起。

八

唐璜出生在塞维尔，一座可爱的城市，
这城市以柑橘和美女而名扬海内外，
谁要是没见过她，那可真是不幸，——
有谚语这么说，我也认为很对。
在整个西班牙，也许只有卡提斯
（这您就会看到）才可以和它媲美。
唐璜的父母住在一条河水边，
瓜达尔奎弗河，也是非同凡响。

九

父亲名叫约瑟，当然也是尊称唐，
他可是一个纯粹的西班牙贵族，
论家系世代代是最正统的哥特，

从没被摩尔或犹太血统所玷污过；
也从没见比他更好的骑士骑上马，
或骑上马又跳下，我敢打赌；
就是这贵人生下我们的唐璜，
又生了唐璜——但这是后事且慢再讲：

一十

他的母亲博学多才，远近闻名，
各科各门的学问无不精通，
连基督教的语言都难不倒她，
而品德之高，没人能与之相比。
遇见她最聪明的人都感到自愧，
最善良的人也会嫉妒得心痛，
因为他们看到，凡自己的所长
都已被她的所作所为比得黯淡无光。

一十一

她那丰富的记忆像一座矿山，
高尔德仑、罗培都被她背得滚瓜烂熟，

因此，要是演员忘记台词，
她能够立即充当活的提词书。
芬纳格的绝技碰见她才真算倒霉，
幸亏他已关门大吉，另谋活路，
因为，他怎么能教一种人的记忆力
敢与唐娜·伊内兹的脑筋相比？

一十二

推算之术是她最心爱的科学，
宽宏大度是她最崇高的美德，
她的俏皮话（偶尔一试）都很典雅，
而正经话就更显得神圣而严肃。
总之，在一切方面，她都称得上
出类拔萃：她的冬装用斜纹布，
礼服用绸子，夏天呢，则使用细纱做，
如此种种；恕我不在此瞎琢磨。

一十三

拉丁文她会读——即那篇《主祷文》，
希腊文也懂得——大概的几个字母；
也随时翻看一点点法文小说，
讲起法文来虽然免不了谬误；
对于本国的语文她不太留意，
至少是，西班牙语讲得不清楚。
她的思想是定律，字字都算难题，
或许她认为，越难懂就越有深意。

一十四

英文和希伯来文独蒙她垂青，
据说，她认为这两者有些相同之处，
而且用圣诗似乎也证明了这一点；
至于这，证词只好找看过的人。
但是，有句话是我亲耳听她说过的，
大家也可以自己想想，赞同不赞同；
她说：“真奇怪！英文老是用‘诅咒’

放在希伯来的名词‘我是’之后！”

一十五

有的女人爱嚼舌，但她的仪容

就是在讲演——连一眉一目都象训诫；
她一切的一切都持之有方，

就象那令人怀念的罗米力勋爵
毕生都是在阐明法理，纠正国风，

他的自杀真是奇怪得令人难以理解；
唉，这似乎又在证明了：“一切皆虚空”，
（但法庭的验证说是：“他发了疯”。）

一十六

总之，她是血肉之躯的“审慎”，

是从艾吉渥斯小说跳出来的人物，
若非崔莫太太教育人的典范，

也算千里寻夫的“西立勃之妇”；
她变成了妇德的最端正的化身，

连“嫉妒”也挑不出任何玷污。

哈，虽然别的女人罪过上千条，
她却一条也没有，——这才最糟糕。

一十七

她真称得上十全十美，无与伦比！
当代女界的圣徒也望尘莫及。
对她狡猾的魔鬼已无计可施，
她的守护神也跟着闭目安息。
她的一举一动，不论什么细节，
都像哈里孙的钟表一样准确无疑。
在德性上，人世间有什么比得上她？
当然除过“无敌牌”的油，马卡沙！

一十八

是的，她的确贤德，但贤德本身
在这古怪的世界里却乏味而枯索，
试想想从前，我们一对原始的祖宗
在逐出乐园前，连接吻都不懂，
只有福泽、安详、天真无邪在那里，

（每天十二小时不知都怎样挨过？）
而唐·约瑟，真不愧为夏娃的后裔，
就去采野果了，无论她是否同意。

一十九

他这人做事轻率，从不想后果，
不喜欢学术，对学者也不够敬爱，
他想到哪就做到哪，再不考虑
对他夫人是不是有什么妨碍；
而社交界照例是：唯恐天下不乱，
因此就津津有味地窃窃议论开来，
说他有一个情妇，又说有两个，
但只要一个，就已足以使夫妇不合。

二十

至于唐娜·伊内兹，虽然说德性好，
却也因此而免不了自视颇高，
的确，只有圣贤才受得了这种冷漠，
而她，自然，走的也是圣贤之道；

不过，可是……她的火气也有些旺盛，
幻想和现实又常被她互相混淆，
因此，无论怎样，只要机会一到，
她就逼得她的夫君和她争吵。

二十一

一个经常理亏的人，而又从无
防人之心，要找他的碴自然不难；
连最机灵的家伙，即使他挖空心思，
也不免有那么一时、一刻、一天，
会遭受意外“夫人扇子的一击”，
而有时女人可是非常不讲情面：
扇子在她的玉手里会变成钢刀，
至于为何盛怒，却没有人会知道。

二十二

可叹有些博学多才的贞女
竟然会委身于不学无术的丈夫，
或者，即使夫君为世代书香子弟，

却又厌烦了她那理性的谈吐；
唉，关于这，我就不愿多再插嘴，
我本是个爽快人，况且是鳏夫，
不过，请凡是娶了才女的告诉我：
说真的，你们是不是都很怕老婆？

二十三

唐·约瑟和夫人吵了架，为什么？
诚然有上千人想知道其中原因，
但他们猜来猜去，却还是个闷葫芦，
这本来就事不关己，又何须操心；
包打听无聊之极，最使我厌恶，
可是，要说我有何值得夸耀，
那便是：朋友的家务我一概插手，
因为我自己从来没有妻室之忧。

二十四

所以，我就插手去管他们的事情，
但一片好心却碰了一鼻子灰，

这两个痴人我谁也没有见过，
我想，多半他们受了鬼使神差……
因为他们的门房后来告诉我——
随它去吧；有一回更倒霉：
当我在楼下站着的时候，小唐璜
把一桶婢女的脏水泼到了我脸上。

二十五

这真是一个头发卷曲的活猴子，
又无赖、又惹事闯祸的小顽童，
他的父母没有一件事互相同意，
对这淘气鬼却是一致纵容；
如果他们不吵架，神志也正常，
他们早就应该把他们的小相公
送进学堂，或好好打一顿屁股，
也好教他成人时懂一点礼貌。

二十六

唐·约瑟和他妻子唐娜·伊内兹

度过了一个不很快乐地时期，
却不想离婚，只希望对方死掉；
别人以为他们是可敬的贤伉俪，
他们闹得凶只是关起门来，
别人在人面前却非常彬彬有礼。
但终于，冒烟的火燃烧出来，
他们这出戏从此搬上了舞台。

二十七

伊内兹找来一些医生，想证明
她亲爱的夫君得了精神病，
但是，他清醒的时刻并不缺乏，
她就又断言他一定是败坏德行；
然而法院让她拿出证据时，
从她口中却得不到一句说明；
她只是说，是对上帝和人的职责
使她来控告他的，——这可真有点奇特。

二十八

她有一本日记，记着他的罪过，
还开过他几箱的书和信札，
如果需要，这一切，都可以搬用，
何况塞维尔全城都在教唆她；
她的老祖母爱唠叨，自不必说，
凡耳闻这案情的全成了话匣，
而且又自任律师，检察官，法官，
有的以此消遣，有的却由于宿嫌。

二十九

于是这位娴静无比的贤内助
便看着夫君活受罪，她那样安详
真比得过古代斯巴达的妇女们，
在丈夫被杀后，却显得如此高尚，
从此再没有一句话把他提起。
她泰然地听着流言蜚语的传播，
她是那么庄严地看他痛苦，

全世界都在赞叹，“多么宽宏大度！”

三十

看着世人在咒骂我们却泰然处之，
我们昔日的朋友自然作得高明，
他们不仅享受着“宽宏大度”的赞辞，
而且，更美妙的是，藉此还可以达到
自己的目的：啊，像这样的举止
被律师控告为“恶图”者怎解得其妙：
亲自动手报复，那绝不是美德，
但如别人要害你，这可怪不了我！

三十一

假如由于翻脸而把过去的隐私
都抖落出来，加油加盐地公开于世：
那可怪不了我，谁也怪罪不了，
大家都知道，本来这种事一向如此；
更何况旧事重提会让人光彩倍增，
谁不愿意炫耀一下昔日的韵事？

丑史的发掘都很有益于科学——
死去的笑柄也可以供人剖解。

三十二

他们的朋友想让他们重归于好，
再加上亲戚的劝解，反把事情弄糟，
（在这类纠纷上求助于谁最好，
真是很难说！对故旧和知交我
不敢赞一辞，亲戚就更甭提了；）
而为离婚律师查遍了律条；
但是，还没等他们拿到一笔讼金，
只可惜，唐·约瑟却已一命归西。

三十三

唉，他死了，可死的真太不巧！因为
根据精通这一类讼事的律师说：
（这是我全力探来的一点点口风，
他们讲话既慎重而又模棱两可，）
他的死勾销了一桩绝妙的官司，

而更可惜的是：这意外的后果
公众的情绪不免被泼个冰冷，
请想想社会都为之而大大轰动！

三十四

唉唉，他死了；和他一起被埋葬的
还有公众的情绪和律师的佣金。
他的宅子被卖掉，仆从也都遣散了；
他的两个情妇，一个嫁了犹太人，
一个归了牧师——起码人们这样传说。
关于他致死的原因，我问及医生，
据说他患了慢性的隔日热，
于是抛下妻子独守着她的厌恶。

三十五

不过唐·约瑟是个可敬的人，
我是他的知己，应该在此点破；
因此，无庸我赘言他的缺点，
其实，就再挑剔也挑不出许多。

的确，他的热情有时越出规范，
有时也不如努马为人那样平和，
（别忘了努马也称“傲慢大帝”）
那是由于他教养差，生来脾气就大。

三十六

但不论他好坏吧，可怜的家伙！
有很多事情真是让他受不了。
我们得承认——由于这确实很有害——
唐·约瑟有些时刻叫他真够难熬：
炉火烧剩了灰烬，他还独自站着，
只有瑟缩的家神把他围绕；
他被情感和自尊心逼得无可奈何，
要么离婚要么死——他选择了后者。

三十七

他没立遗嘱，唯有唐璜是子嗣，
继承了一桩官司，住宅和田产，
这些产业在唐璜未成年之前，

只要妥善管理，收入也会很可观；
伊内兹成了监护人，这也很合理，
作她的指南的只有天性的要求：
孤母教养着独子，这种教育
自然使唐璜比别人更有出息。

三十八

这首屈一指的贤妻良母（甚至贤寡妇）
决心教会他品学兼优，才德出众，
以不负他高贵的门第，（请想吧：
卡斯底是父系，阿拉贡是母系！）
况且，万一国王陛下御驾亲征，
他也要学好骑士的各种武动：
骑马，击剑，射击，他已样样精通，
还会爬墙翻越碉堡——或者尼庵。

三十九

可是，唐娜·伊内兹所最关切的，
在渊博的教师每日授课以前，

她必定亲自细细查考每一件事，
那便是，课业在道德上是否够严格；
只要他所学的她都穷加追究，
每一门学问都先要经她细细察看；
人文，艺术，科学，唐璜无不知晓，
只有博物生理之类不甚了了。

四十

他熟知各种语言，特别是古代语，
广涉科学，抽象的玄学尤其精通，
在人文艺术领域，至少也可以说：
凡是和实用最没有关系的一切，
他都已经博览无余，深入钻研过，
只是邪书没有翻看过一页。
凡是不雅的，或涉及生殖的叙述，
都绝对禁止，——唯恐他误入歧途。

四十一

古典的作品倒引起了一些难题，

由于男女神的恋爱有些不堪入目，
他们在过去的时代却有点名气，
怎么不知穿上胸衣和长裤？
这给可敬的师长惹来麻烦不少，
必须找出古里古怪的名目
去解释《伊尼德》、荷马史诗等等，
因为对神话伊内兹实在是头疼。

四十二

奥维德是个浪子，他的诗就是明证，
阿那克瑞翁则是一个更糟的榜样，
卡图鲁斯一篇体面的诗都没写过，
我觉得莎弗的颂诗也不必赞扬，
虽然朗吉那斯对她推崇之至，
对她那崇高情绪的飞翔倾心；
维吉尔的歌是纯洁的，但也有例外：
他那首《牧童柯瑞东》之歌就很坏。

四十三

卢克莱修无神论的气味太浓厚，
稚嫩的心灵最易于受他的麻醉；
文纳尔的谬误我也得指出，
他的本意虽然无可厚非，
但他的诗是如此直言无晦，
啊，太露骨了，简直是粗俗无味！
至于马希尔，正派人哪个会愿意
翻看他那令人作呕的警句？

四十四

唐璜读的书都是最佳的版本，
并且经过了饱学之士的删节，
碍眼的部分他们正当地抹去，
来保卫青年学子的天真无邪；
但是，生怕诗人被涂得面目全非，
而且痛惜于他们这样受肢解：
于是就编了个附录把那一切收进，

实际上，也省得老师再添索引。

四十五

原来那帮诗人是一古脑砍下来的，
并没有留在正文中支离破碎，
他们排成了颇可观的一长列，
就等后世与天真的学子相会；
由于也许有不太严谨的编者
肯高抬贵手，使其各归原位，
而不致集体罚站面面相觑，
像花园的众神——显得也不雅观。

四十六

还有那本家庭必备的弥撒书，
就象所有古版的祈祷书一样，
饰有各种插图；唐璜用的本子
更是画满了各种稀奇古怪的图像。
唉，我真不理解：人们怎能看着
那书边上亲嘴男女的丑样

还有心祈祷！——但唐璜的母亲
把它收归为己有，给他换了另外一本。

四十七

他读着福音，听着传道，那么耐心，
对圣徒的嘉言懿行很是熟识；
比如吉罗姆和克里索斯托姆，
他读起来还可接受，也能对之钻研。
可它们却没有明确地指出
如何才能笃信，而且笃信颇坚，
还远不如奥古斯丁的《忏悔录》，
（他的越轨行为真叫读者羡慕！）

四十八

对于小唐璜，这也是禁书一本，
我不能说他妈妈的禁令坏，
如果要教子有方，就得这么办。
她不敢让他到自己的视线外；
她的婢女都很老了，如果来了新的，

你可以相信，那肯定是个丑八怪！
丈夫还在世时，她就已这么做了，
这方式很值得一切太太效尤。

四十九

转眼小唐璜成了翩翩的少年，
六岁时伶俐可爱的他，等到十一岁，
已经仪表清秀不凡，可以预见
他将会像所有美男子那么俊美；
他的学业突飞猛进，一日千里，
起码为登天作了适当的准备：
因为他半天在教堂里祷告，
半天由师尊、教父和严母管教。

五十

我说过，在六岁时他就伶俐可爱，
在十二岁成了安静的美少年，
小时候虽然顽皮得有点像野马，
但是现在已被驯教得贴贴就范。

他们尽力在他身上泯灭天性，
表面上看来，至少——成绩很可观；
他母亲最大的喜悦就是宣称：
她的小圣人多么的少年老成！

五十一

我当时就有点怀疑，现在依然，
但我要说的只是胡扯而已：
我深懂他的父亲，我观察人的个性
也还有些本领，——但当然，不用说，
从老子就能预见儿子的吉凶，
何况他妻子和他确实不配合——
算了，流言蜚语我讨厌的；我最恨
背后诽谤人，即使是半假半真。

五十二

不，什么也不想说，不想噜苏了，——
但只有这一句（我有我自己的理由）：
如果要我送一个独生子去上学，

（谢谢老天！现在我也没有一个。）
我绝不愿意把他和唐娜·伊内兹
关在一个屋中，听她传授教理；
不，我将会送他到书院里去学习，
因为我的知识就是来自那里。

五十三

因为那儿能学到——啊，不是自夸，
的确，我学到了——但那不可以明说；
除了后来我都忘记了的希腊文，
在那里还——能点破只要一字；
与大家一样，我懂事是在那里，
就是——算了吧，管他懂的是什么——
我虽没有结婚；但我想，我很懂得
不该让下一代受那样的熏陶。

五十四

小唐璜匆匆长到了十六周岁，
纤细、清秀而结实，显然很爱动，

却不如书僮活泼；

除他妈妈而外，他被人人看成了一个大人；但是，谁要这么说，

一定惹得她嘴唇紧咬，脸气得红，
（若不咬紧，恐怕她会尖声叫喊，）
因为她认为，万恶之源便是早熟。

五十五

她的朋友虽然多，但都经过慎重选择，

全都是笃信神明，品德端正，
其中有一个名叫唐娜·朱丽亚，

如果仅仅说她美，那还不足以说明
她魅力的万一：魅力对于她

就象海有盐、花散香一样天然，
或是维纳斯有腰带，爱神有弓，
（最后这比喻真是又俗又不通。）

五十六

她有东方人的黑眼珠，这是出自

摩尔人的血统，（说起来不够体面，
您知道，她竟不是纯西班牙种！）

早在骄傲的名城格兰那达失陷
而波布提尔挥泪逃亡的时刻，

唐娜·朱丽亚摩尔族的祖先
有的去了非洲，有的留在西班牙，
她的高曾祖母却当机决定留下。

五十七

她嫁给一家（可惜世系我忘了）

西班牙贵族，他的后辈因此
承受了不如原来高贵的血统，

对这样的联姻，他的祖先会把眉皱：
本来在这种事情上，等级最严，

一般的嫁娶总在近亲以内，
娶了堂妹——不，甚至姑姑，侄女，
虽然也能繁殖，对品种却是不利。

五十八

不过异种交配却使品种有了起色，
血统虽然不纯了，肉体却转佳；
因为从西班牙最丑的一族里，
一枝美丽而簇新的花却长出；
男的不再矮小，女的不再丑陋，
但也有个谣言让我想把它按下：
传说，朱丽亚的祖母所生的子女，
出自私情者多于合乎法律者。

五十九

但不管怎么讲吧，这一族继续
成品的改进，一代比一代更为出色，
直到有一名独生子集其大成，
而他有个独生女，——我这么一说，
明眼人就知道无疑必是朱丽亚。
趁她出场之际，我想先不吝笔墨，
将她多交待几句：她已结婚了，

二十三岁芳龄，贞洁而又迷人。

六十

她的眼睛（啊，我爱看秀丽的眼睛！）

又大又黑，那半掩的明亮的眸子，
只在她开口时才闪着灼灼的光，

而那被柔情所覆，尊严微露
多于嗔怒的嘴唇，娇媚又多于前两者；

同时，它还闪耀着一种似是欲念
又不像欲念的情愫，幸而有心灵
把一切冲淡，才使她显得娴淑。

六十一

她的头发光亮，一卷卷环绕着

显得聪明的前额美丽、平坦、晶莹，
她的又长又弯眉毛，好似天弓，

她的泛着青春的红色脸蛋——
有时光洁透明，仿佛有电闪

在她的脉管流过；她总是保持着

一种异乎寻常的优雅和仪态，
身材也苗条——矮胖的太太是我所恨的。

六十二

她出嫁已有好几年，虽然他外表
年已半百，这种搭配也并非特殊，
但是我想，与其这样的人嫁一个，
倒不如找两个二十五岁的丈夫，
尤其是在靠近太阳的国度；
话既然说到这里，顺便我想指出：
就连德行最高不可攀的女人
也想嫁一个不逾三十的男人。

六十三

唉呀，我要说，这是很教人痛心的事，
这都是因为无耻的太阳在作乱，
它把我们可怜的泥土之身不放过，
只管把肉体烘呀，烤呀，烧得火热；
可叹人们白白吃斋、苦修和祈祷，

肉体终究不坚，灵魂也随之堕落！
所以，这类事情也只是在热带有：
神仙叫做通奸，人间叫做风流。

六十四

哦，道德的北方呀，洁净的乐土！
你那全是善行，那里的严寒
将罪恶赶出家门，连衣衫都被扣下来
（圣·安东尼是碰到了雪才向善）；
在你那里，陪审团给妻子先论价，
然后就照身价判处奸夫以罚款；
当然喽，他必须付出一大笔钱财，
因为这种罪恶本来就可以买卖。

六十五

朱丽亚的丈夫名唤阿尔方索，
就他的年纪来说，模样也还马虎；
她并不太爱他，也不太嫌恶，
他们共同生活，就像大多的夫妇：

对彼此的毛病都心照不宣，
这可不一定是一两次失足；
他虽然嫉妒，但是一贯不声不响，
因为“嫉妒”最不愿意把自己宣扬。

六十六

但朱丽亚还是唐娜·伊内兹的
亲切的好友，我不懂是什么原因，
共同的趣味在她们之间谈不上，
朱丽亚也从不笃一句诗文；
背后有人说：（无疑地，是在撒谎；
因为恶毒的话都是发泄私忿，）
传说在唐·阿尔方索结婚以前，
伊内兹曾对他放松过自己的谨严。

六十七

据说，他们以前的关系还继续着，
虽然时光已将它冲洗得纯洁了点，
她把他的太太当成自己的好友，

实事求是地，当然这种作法最妥帖：
既给了朱丽亚她贤德的照顾，
阿尔方索的眼力也获得了奖励；
如果流言这还不能（谁能呢？）制止，
至少，话柄已被她大大削弱。

六十八

我不知道，对这种暧昧朱丽亚
是从别人眼里看到的呢，亦是有
她自己的发现？但是这个哑谜
从没有人察觉出，至少她不透纹风。
她也许毫无所知，也许她漫不经心，
起初置之淡然，以后更不觉其丑；
我真不知道该怎么想，怎么讲，
她是这样讳莫如深，凡事自己斟酌。

六十九

唐璜被她当成漂亮的孩子
时常爱抚着他，——她这么做，自然，

可能是不怀恶意，无伤大雅，
假如她是二十岁，他只有十三；
但假如他已十六，她二十三了，
那我可不一定微笑着旁观；
这短短几年会有奇异的变化，
尤其是在被太阳灼热的国家。

七十

不知何种原因，他们都变了，
夫人变得冷淡，小伙子喜欢脸红，
他们见面也没有话，都把头低下，
从眼神看来，彼此似乎都很窘；
当然，毫无疑问，唐娜·朱丽亚
该知道这是什么在心头悸动，
对于唐璜呢，可以打一个比方：
没见过湖水的人怎能明白海洋？

七十一

但朱丽亚的冷淡却含着温情，

她的纤手总是微颤而轻柔地
挣开他的掌握，而在挣开以前
却轻轻地一握，甜得人心脾透：
那是如此轻，轻得给脑子留下了
恍恍惚惚的疑团；啊，在唐璜心里，
不管阿尔米达施展多少魔法，
怎及这一握所引起的千变万化！

七十二

她遇见他时，虽然微笑不再有了，
但是她的沉郁比微笑更甜蜜，
她仿佛怀着无限委婉的衷情
难以启齿，但因为在火热的心底
压抑太久，反而更被她所珍惜；
谁想到天真无邪也富有心机，
它害怕将自己交给真理照管，
从幼年起爱情就学会了装模作样！

七十三

企图伪装热情，却因深文周纳
反而暴露了自己；就象乌云遮天，
遮蔽越暗，越显示必定有暴风雨，
眼睛想掩饰内心也终归枉然。
因为热情不管躲在什么假象中，
那终归是装模作样，易于看穿：
冷漠，嗔怒，甚至轻蔑或者憎恨，
都只是它的假面具，骗不了人的。

七十四

何况还有叹息，越压抑越深厚，
还有偷偷地一瞥，偷得越巧越甜，
还有莫名的火热的脸红，
相见时的颤抖，分离后的不安：
这些都是“占有”的小小的前奏，
是初生的热情都少不了的序言；
这只是表明了，当爱情碰到新手，

最初会遭遇多少麻烦和缠纠。

七十五

可怜朱丽亚的神魂飘飘荡荡，
简直就要飞去了，于是她毅然
为自己，为丈夫，作出高贵的努力，
还为了宗教，美德，荣誉和尊严。
她的这一决心确实是破釜沉舟，
连塔昆皇帝也可能为之颤抖；
她祈求圣母马利亚赐予她恩典，
因为对妇女问题她最为熟悉。

七十六

她发誓绝不再与唐璜见面，
而在第二天却去拜访他的母亲，
坐在那时，她极力望着门口，
因为它，感谢圣母放进一个人；
她多么感激呀，但接着是很失望——
门又打开了：这一回，没有疑问

是唐璜了吧？——还不是！唉，我恐怕那晚上她不再会祷告圣母马利亚。

七十七

现在她决心，一个贞洁的女人
应该勇于面对诱惑，将它战胜，
决不能见而生畏，可耻地逃避；
面对一切男人她都该心如枯井：
也就是说，对惹人心爱的少年，
她应该有恰恰与众不同的看法。
如果别人都觉得英俊可爱，
她偏要看得和普通兄弟一般。

七十八

但如果万一她——谁能够预测呢？
魔鬼是这样狡猾！万一她发觉
内心的情况很不妙，甚至会想到
要是自己独身，也许还能取悦
某个情人吧……贤良的妻子必定能

克服这种邪念，然后变得更加贞洁；
假如对方求爱，当然拒绝了事；
我奉劝年轻的太太们如法炮制。

七十九

不过，也有一种所谓圣洁的爱情，
又光明，又正大，一点毛病也没有，
天使都觉得它很好，它也受到
一样稳重的家庭主妇们欢迎，
据说它是柏拉图式的，是完美的，
“正像我的一样！”朱丽亚颇自信；
啊，我希望她是如此自信，假如
她圣洁的幻想是寄托于我。

八十

这种爱情是很纯洁的，据说可以
存在在少男少女间而没有危险，
最初吻一下手，然后吻吻嘴唇，
对其中的实情我原本是门外汉；

但是我听说，这些随意的举止
就构成了这种爱情活动的极限。
谁若是越轨——那罪恶就是谁的，
我早就把话说明了，可怪不得我。

八十一

那就爱吧，但要爱得不越轨，
这便是朱丽亚的天真的决定；
至于年轻的唐璜，这也有益，
也许会潜移默化影响他的天性，
既然是这样圣洁的神坛的火焰
把他点燃，再加上朱丽亚的爱情，
将会以何种美妙的言辞把他熏陶，
这不仅我，连她自己也不知道。

八十二

怀着这种好意，再加上有全身盔甲
（灵魂的纯洁）防卫和保护着她，
对自己的德性朱丽亚很有自信心，

她的贞操是堤防，如坚固磐石；
尽管有时她好像把握不定，
过后却会庄重自持，应付自如。
朱丽亚是否果真如她自己所料，
以下的诗节里我们将要提到。

八十三

她以为她的计划妥善而无害，
当然啦，对一个十六岁的少年
“诽谤”的毒牙怎样尖利，也不能
抓到什么把柄！即使有些流言，
问心无愧的她，又何必为此歉疚？
光明磊落的人尽可以心怀坦然！
对，基督徒们之所以要互相烧死，
正由于相信信徒们也必会如此。

八十四

假如恰好此时她丈夫逝去……
老天保佑吧！可别让这种想法

哪怕是在梦中去惊扰她的神魂！

她叹口气：那将是大众的悲伤，
那样大的打击她一定经不住；

但我只是说：假如——而且“关门讲”，
（这字应用法文，因为她用法文想，
但那会使上一句的韵脚押不上。）

八十五

我只想说：假如有这么个假如：

那时唐璜既已达到十足的成年，
满可以向一个阔寡妇求婚，

即使从此等七年也不算太晚；
而暂时，（不妨让幻景继续展开，）

这韵事也不致于有碍观瞻，
因为爱情的初步他先学习，
我是指天使所行的那一路数。

八十六

撇开不谈朱丽亚。再说说唐璜。

唉，可怜的小伙子！对自己的处境
他迷惑不解，怎会知道个中奥秘；
像美狄亚小姐那样激动的心情
他竟以为是自己新奇的发现，
他完全不明白所经历的感情
不过只是按部就班，一点也不足惊异，
他只要耐心一点，即可变为甜蜜。

八十七

无精打采的他，深思郁郁而不安，
舍弃了家，独自在树林里慢步，
唉，不知被什么创伤折磨，
他想把深深的悲哀寄予孤独；
孤独我也是很喜爱的，读者，
但请不要误会：我所喜爱的独处
是苏丹式的，而非隐士式的苦行，
而且山洞还得改换成后庭。

八十八

“爱情啊！在这幽僻的野林间，
交缠着安全和狂喜，
这是你极乐世界的版图，
你成了真正的上帝！”
我引证的诗人唱得并不错，
不过第二行惹出了一些问题：
因为交缠着的“安全和狂喜”，
被人弄成了好像很难懂的辞句。

八十九

诗人的原意，肯定地，是诉诸于
人类的良知和普遍的感觉，
他写的是凭借自己的经历人人
都能体会到的；因此理解不难：
谁吃饭或恋爱都怕有人打扰；
至于“狂喜”和“交缠”更不必费解，
因为我们都早已经知道这一切，

只请求“安全”能够把门闷牢。

九十

小唐璜在清澈的溪水边散步，
默想着一些纠缠不清的观念，
他终于踱进了幽深的林荫处，
在那一片硬皮树枝叶蔓延；
到这里诗人都来寻章觅句，
他们著的书我们也偶然读完：
这足证他们有诗法结构之能，
除非像华兹华斯，没有人能够懂。

九十一

他（我指的是唐璜，而非华兹华斯）
和自己的天灵交感的结果，
终于使得他博大的心灵的苦痛
虽然并非全部、至少部分得到解脱；
他简直是尽了最大的努力
把奇异非凡的事物加以解说，

因而变成了——连他自己也没察觉——
一个玄学家，像柯勒律治那样。

九十二

他想着自己，也想着整个地球，
想着奇妙的人和天上的星星，
真不明白它们都是怎样形成的；
他又想着地震和历代的战争，
究竟月亮的圆周是有多少里，
用气球怎么探索无际的苍穹，
他在这些事情上费尽了脑筋，
接着又想起了朱丽亚的黑眼睛。

九十三

从这些思绪，明眼人不难看出
那崇高的憧憬与庄严的追求，
有的人生而有之，但大多数
却不知为何要找这种罪受；
更奇怪的是：一个这样年轻的人

竟想把天体的运行穷加追究！
如果您认为这是由于哲学的熏染，
我不能不说，也是发情期使然。

九十四

看着树叶和花朵，他深思默想，
他从每阵轻风中都听出一个讯息，
对着那不朽的绿荫，他幻想着
林中的仙女曾经怎样来访问世人。
他走得迷了路，也忘记了时间……
而等他再次瞧一瞧怀表的指针，
呀，时光老人早已跑到了前面——
他不但误了时间，也误了晚餐。

九十五

有时候他读书：翻开了加西拉索
或波斯甘的诗，——好似风飘进窗
沙沙舞弄着我们面对的书页，
从那诗页上也吹拂出诗的芬芳，

流经他的头脑而震撼他的灵魂，
在那些篇幅上好象有魔法师
留下了咒语，见风就随之散播，——
一些老婆婆的故事就这样说。

九十六

他就如此消磨着孤寂的时日，
郁郁寡欢，要的是什么也不知道；
无论是灿烂的幻想，诗人的歌吟，
都满足不了这种精神上的饥渴：
因为他想要的是能依偎的胸脯，
还要听它那心跳，那爱情的脉搏，
还要，唔——但那几件事我已经忘记，
至少是现在我还不用提起。

九十七

那孤独的散步和漫长的冥想
逃不出温柔的朱丽亚的眼睛，
唐璜内心的不安她早就看出了；

可是，有一件事才真叫人吃惊：
唐娜·伊内兹对她的独生爱子
这一回竟不加以盘诘和查询，
是没有看到吗？还是不愿指出？
或许她正是聪明反被聪明误？

九十八

看起来也奇怪，聪明人往往糊涂；
比如：就有不少绅士们的贤内助
越出了妇女明文规定的权限，
（那是破了第几诫？数目我忘了。
我相信，敢于贸然说出的没有人，
在引用十诫时，可犯不得错误。）
我要说的是，当这些绅士吃起醋来，
就往往搞错，——不信去问他们太太。

九十九

凡是真心的丈夫都不免多疑，
疑来疑去，免不了看错对手；

不是冤枉了并无此意的旁人，
就是拉扯了某个坏心的挚友，
不料家丑就由自己撮合成——
依我所见，这种情形倒居十之八九；
等妻子和好友都逃之夭夭，
他不责怪自己愚蠢，反而怪世道。

一百

作父母的有时也会耳目不灵：
尽管监视得像山猫，却看不出
小公子有了外遇，范妮有了情人，
而恶毒的世界早已看得分明；
直等到有一天，一出慌张的私奔
二十年的心血被勾销，一切都完了！
于是妈妈哭哭啼啼，爸爸诅咒：
谁要有子女那真是自寻苦头。

一百零一

但伊内兹是如此的精明，对这类事

又很关切，我必须说，她之所以
这一回让唐璜去饱经诱惑，
一定是有她的更切身的目的，
这究竟目的是什么，我不想说；
也许是为了完成唐璜的教育，
也许是教阿尔方索睁眼瞧瞧，
是不是还将太太看成至宝。

一百零二

有那么一天，是夏季的一天——
唉，夏季真是最危险的时光，
还有五月底的春天也不很妙，
没有疑问，主要的原因是太阳；
但不管什么原因吧，我们能够
八九不离十地说：有些月份
大自然特别快乐，也特别骚动：
三月出野兔，五月就必出女主人公。

一百零三

那是夏季的一天，在六月六日——

在日期上我愿意力求说得准确，
不但说某世纪，某年，甚至某月，

因为日期就像是驿站，命运之神
在那儿换马，让历史换调，

然后再沿着帝国兴亡之路驰奔；
它终于留下的，不过是编年历，
还有神学答应死后兑现的债据。

一百零四

那是在六月六日，大约六点半——

或者近七点，朱丽亚趁着暮色
正小歇于如此美丽的凉亭里，

就像在穆罕默德描写的天国
异教的仙女们常坐的那一种，

（关于这，动人的歌穆尔也唱过——
啊，他赢得桂冠和诗名的缘由

并不是偶然的，但愿他万古长青！)

一百零五

她坐在那里，可不是独自一个人，
我不清楚怎会有了这次谈情，
即使我知道，当然也不应该说——
对这类事情最好守口如瓶；
总之，不管是怎样来相会的吧，
她和唐璜面对面坐着挨得很近，
脸对脸这么近，最好是闭住眼睛，
但这个——却是说起来容易做时难。

一百零六

她看起来多么娇媚！内心的情焰
闪现在面颊上，她也没觉得不对。
爱情呵！你的魔法真是太奇妙！
你把弱者变成强者，又把强者摧毁；
受到你的诱引无论多明智的人，
必然跟定你而盲目地自我陶醉！

看，她所立足的悬崖是多么的深！
对自己的清白她曾同样自信。

一百零七

她想着自己又坚强，唐璜又年轻，
要避嫌怕这怕那未免真可笑；
她想着辉煌的德性，夫妻的忠贞，
而她的唐·阿尔方索行年五十了……
唉，我但愿她没有想到这一层，
因为那个数目确实不容易讨好，
不管在什么国度，热带或寒带，
用它谈情太刺耳，谈钱也许并不坏。

一百零八

当人们说：“我已经说过五十遍了，”
责备是他们的意思，并且毫不含糊；
当诗人说：“我已经写了五十行了，”
那准教你害怕他就要开始朗读；
五十个贼在一起必定会杀人放火，

五十岁而谈爱情至上真很特殊。
但是，这也确是事实，毋庸置疑：
用五十个金币可以买许多东西。

一百零九

朱丽亚有的是贞操，德性，和真诚，
对丈夫的爱情；她暗中发誓：
凭下界对天上神灵的一切誓言，
她手上的那只结婚戒指她绝不辱没，
圣贤所斥责的邪念也绝不容许；
但当她正盘算诸如此类的事时，
无意间，她的手落进了唐璜的掌握，
这完全出于偶然，——这是她的错，她承认。

一百一十

她茫然地贴上他的另一只手，
趁那只手正抚弄着她的发卷，
仿佛在和压抑不住的情思搏斗，
因为她看起来是多么心意缭乱；

当然，怪只怪唐璜的母亲不该
听凭这冒失的一对偷偷地见面，
想一想她对爱子多年来的监视！
我坚信，我的母亲绝不会如此。

一百一十一

她那只握着唐璜的手，逐步地、
温柔地、但却明显地握得更紧，
似乎在说：“留住我，如果你愿意！”
当然，她原带着纯柏拉图式的劲
只想捏住他的指尖，可万没料到
这会引起对贞妇极其危险的感情；
要是早料想到，她早会把手回缩，
就象躲开一只蛤蟆或是毒蛇。

一百一十二

对于这，唐璜是怎么想我不知道，
但他所作的，您可能也会那么作；
他年轻的嘴唇对它感激地一吻，

接着，为自己的狂喜感觉羞涩，
因为生怕卤莽，他又退居绝望之中，
初次露面的爱情本来很怯缩！
她红脸了，但没有皱眉；她想说什么
但又作罢；啊，她的声音已太微弱。

一百一十三

夕阳西下，昏黄的月轮升起——
魔鬼躲在月亮里尽情作祟；
我想，那些说月亮“贞静”的人，
定名未免太早；白天所犯的罪，
哪怕是最长的白天：六月二十一，
也不及月光微笑着的三小时内
所作坏事的半数；真奇怪：
月亮却仍是如此娴静而清白！

一百一十四

在月夜下，有一种危险的安静，
它那么安静，会使胀满的心胸

整个地倾泻它自己，而且丧失了
那完完全全克制自己的本能；
银白的月光不仅给了树木和楼阁
一种柔美，把整个景色化为朦胧，
它也洒进人的心里，让心灵充满
缱绻之情——可绝不是使人安静。

一百一十五

朱丽亚半坐着，半似被唐璜拥抱，
半似要从他热烈的臂膀挣开，
他的手和他所抚摸的胸同样激动，
即便如此，她必觉得这也无妨，
不然她很容易摆脱她的腰，
但是，像现在这样确实也很可爱；
而且——天知道后来他们又怎样！
我真后悔开了头，我再不想多说。

一百一十六

柏拉图啊柏拉图！你这罪魁祸首！

你硬是说你那一套胡诌的哲学
可以对人不驯的心灵发号施令，
岂不知凭你那活见鬼的幻觉
给多少败德的行为开辟途径，
比言情小说呀，诗呀，更烈害人！
你这老花花公子，江湖的掮客，
说得再好，也不过是媒婆一个。

一百一十七

除了轻轻叹息，朱丽亚已不能言语，
等她能发之于言为时已经太晚；
她温柔的大眼睛里涌出了泪珠，
我真希望她不致于有这么一天。
唉，但是谁能恋爱而不糊涂？
“悔恨”也不是没有对“诱惑”抗辩：
她还在做微微挣扎，但悔恨已太晚，
她低语“我绝不答应，”——却已经允诺。

一百一十八

据说波斯王瑟克西斯曾经悬过赏，
向天下征寻享乐的新奇的方法，
我觉得这种需求未免太苛刻，
一定耗费了国王陛下不少财物。
至于我呵，一个心境淡泊的诗人，
一点点爱情就行了（我叫它安乐）；
新乐趣我不在乎，因为有旧的一套
也已足够了，只要它的味道不变。

一百一十九

欢情呵欢情！你真是人间乐事！
不过为了你，人死后必遭报应。
每一年春天我都下一次决心：
趁岁初为时尚早一定要改过自新，
但不知为什么，这誓言总难守住，
虽然我依旧自信，我必竟做到。
唉呀，我真是太惭愧，太悔恨，

我决定明年严冬做一个新人。

一百二十

这里，请您原谅我，圣洁的缪斯——

别吃惊吧，更圣洁的读者！这下面
她就要严守礼教，不再让您发抖。

她请您容许她引用诗人的特权，
那就是：容许她在诗的布局上

有一些越轨；由于我素来怀缅
亚里斯多德，并且尊重他的条律，
因此稍有违犯时，理应请求宽恕。

一百二十一

有了这一特权，我就希望读者

从六月六日起（那重大的一天！
如没有它的新纪元，我的诗才
就会因缺乏素材而无从施展，）

假如几个月已过去了，还请您
别把朱丽亚和唐璜忘在了一边；

那是在十一月，但我已记不清楚
什么日期，关于纪元就更加模糊。

一百二十二

现在我就要提一提心灵的乐趣：
在亚德里亚海的午夜谁不愿意
听那画艇的歌和桨声在月光下
越远越轻柔，在水上余音未绝；
在黄昏谁不愿意看星星的出现；
静听夜风流过一叶又一叶
而不心旷神怡；彩虹从海面升起，
谁不爱看，静静划过整个的天空。

一百二十三

谁不觉得甜蜜，当他走近家门，
听到犬低沉的吠着向他欢迎；
或者想到，有一双眼睛正在注视
他的来临，并将对他闪得更加晶莹；
谁不爱被天鹅唤醒，或被瀑布

催眠入梦。谁不爱听蜜蜂的嗡鸣，
听鸟的鸣啭，少女的莺声啾啾？
婴儿的咿呀和不连贯的词句？

一百二十四

甘美的佳酿啊！当你看到葡萄累累
紫红得爆裂，乱纷纷扑落了满园；
从城市的狂欢宴饮逃避到乡间，
它那野趣使人感到多么安恬！
吝啬鬼最爱他那黄澄澄的积蓄，
最使父亲开颜的是第一个孩子出生，
报复是痛快的，尤其是对于女人，
就象士兵爱抢劫，水手爱奖金。

一百二十五

一笔遗产固然很可爱；但更可爱的是，
一位老太太或老伯伯突然归天；
谁想到他们会足足活过七十整寿，
但为了他们的别墅、产业或存款，

啊呀，我们“年轻人”可等得太久！

他们不断生病，但那口气却总也不完，
急得犹太人想把我们掳掠一空，
因为那该死的借据都还在他们手中。

一百二十六

不管怎样吧，用血或是用墨水，
赢得的桂冠很称心；劝人和解
很称心；与人吵架有时也很称心，
尤其是因此把讨厌的朋友断绝；
瓶装的老酒，桶盛的啤酒很过瘾；
为可怜虫而抗衡这冷酷的世界，
够可贵；更可贵的是儿时的学堂
谁忘得了？尽管它早已把我们遗忘！

一百二十七

但比一切更美、更妙、更珍贵的，
是热烈的初恋：独具其趣的它，
好似亚当回忆中的那次堕落：

果子已经摘过，知识已经开启——
生活再也提供不了任何欢乐
能够和那甜蜜的罪过相比；
难怪在故事中，它总是被比做
普罗米修斯偷给人间的神火。

一百二十八

人真是奇怪的动物，总把他的
本性和技能去做奇怪的用途。
他尤其喜欢采用新鲜的手法
把他的足智多谋向人家炫耀；
这年头怪事倒真也层出不穷，
每一种奇才都能够找到合适的市场；
你最好先本分些，如果不合算，
你骗人的戏法肯定会有人要看。

一百二十九

啊，我们看到了多少矛盾的发明！
（足见有真正的天才，太空的钱袋。）

这人专门打断骨头，那人专给接合；
有人安装新鼻子，有人建造断头台；
但种牛痘苗的发明的确可称得起
抵消了康格利夫的榴弹的危害：
靠着从牛身上借来的新痘菌，
人身上的痘病倒能被医生赶走。

一百三十

有人用土豆做面包（味道很差），
有人想用电流让死者微笑，
但这个发明不比“维护人道社”
首创的一套器械那么奏效，
它免费使窒息的人活过来：
您看，这些新玩艺多么奥妙呵！
我刚才说过，小痘已经根除了，
也许接着大痘就会根绝——梅毒。

一百三十一

据说那大痘之患来自美洲，

它看来也该驾返其故乡了，
据说新大陆的人口也已嫌太多，
那么也该轮到让它使人口减少，
用战争，瘟疫，饥荒，用什么都行，
好让他们领略一下文明之道；
谁知道到底哪种祸害最削减人口——
他们的真梅毒？或是我们的假花柳？

一百三十二

在这专利的年代，一切新发明——
不管是拯救灵魂，或者杀死肉体，
都被宣传得那么尽善尽美！
戴维爵士的安全灯真能规避
采煤的危险，只要依法操作。
两极的探险，汤勃克图的游历
于人类都是有益的，一点也不错；
类似的也许还有：滑铁卢的扫射。

一百三十三

人生真是一种奇观，不知因何故，
他一生很是出奇，令人实在想不通；
当然，也怪这庄严的世界：寻欢
是堕落，而堕落又总是其乐融融。
谁一定知道自己应该追求什么？
不管是爱情、财富、权力还是光荣，
都必经百般波折才可拿到手，
而等拿到时，我们已死了。而以后——

一百三十四

以后会怎样？我不知道，您也不知道；
那么晚安吧。让我们书归正传。
那是在十一月，晴朗的日子很少，
在雾色里，远山变得益发淡远，
并且蔚蓝的肩上披着白巾；
而海隅涌起巨浪，猛击着峭岩，
石岸边上轰响的浪花沸腾着，

在五点钟冷静的太阳就已落下。

一百三十五

这是更夫所说的那种昏黑的夜，
没有月亮和星星，寒风的呼啸也
时高时低；多少人家围着炉火，
看着火焰在闪耀；木柴堆得高高，
那火光好象夏日无垠的晴空，
饱含着一种明媚而欢乐的情调。
那时我爱坐在炉火边，以香槟为伴，
虾杂拌，蟋蟀声，和随意的谈心。

一百三十六

已经是午夜了，卧在床上，朱丽亚，
也许是睡着了吧，——就在前门突然
人声鼎沸，连从来不会醒的死鬼
也会被这闹声惊得翻一个身；
如果就像书上说，死人能够复苏，
那么这一次就又惊醒了他们：

门是关紧了的，但擂门之声不停，
接着女仆叫道，“太太，太太，——你听！”

一百三十七

“老天啊！太太，太太，老爷回来啦，
跟在他后面来的人足有大半城——
噢，这样天塌的大祸谁听说过！
别怪我，我可一丝口风没透过！
啊呀，赶紧吧，快把门闩拔出来，
他们正上楼梯，转眼会到屋中；
也许他——往外边跑他还来得及，
那个后窗户我看也不十分高！”

一百三十八

但这时唐·阿尔方索已经赶到，
带着火把，亲友，仆从，来势汹汹，
来人大多数有妻室之累，
因此都会毫不迟疑地去惊动
任何坏女人的睡眠，只要她竟敢

容许丈夫的圣庙被偷偷地占用：
此例岂能开？由于它传染得最快，
只要宽松一个，大家都得败坏！

一百三十九

我不知道唐·阿尔方索是怎么
起的疑心，他所疑的又是什么事情；
但是像他那样一个高贵的骑士，
这样莽撞作为确实也太不雅致：
天还没亮就在他太太的床前
举行朝会，事先连她也不通知，
还带着那么多跟班，火把和刀剑，
只为了证实有件叫他最丢脸的事。

一百四十

可怜的朱丽亚仿佛从梦中惊醒
（请注意，我并没说她已经睡觉，）
她于是开始尖叫，啼哭，还打着呵欠，
多亏老于此道的女仆安托尼亚，

作装好像刚从这床上爬出的，
她把被褥撩成一团，堆得很高；
我不明白她为什么要如此用心
以确证她的主妇不是独自就寝。

一百四十一

唉，主妇朱丽亚，女仆安托尼亚，
是一对看来多么无害的可怜虫！
怕的不单是鬼，而且更害怕男人，
想到合力也许能抵挡住一个异性，
所以就双双安息，相依为伴，
只等家主有一天返回家里；
那时，再让失职的丈夫告诉太太：
“亲爱的，我是第一个赶回来的。”

一百四十二

终于，朱丽亚抓到了题目，她喊道：
“老天在上！阿尔方索，你这是干什么？
你是不是发疯了？为什么我不早死？”

免得今天忍受你这恶鬼的折磨！
三更半夜你竟带着人来胡闹，
是酒疯发了呢？还是另有邪火？
你竟敢疑心我？想到这都叫我羞杀！
好，搜吧！”阿尔方索说，“我就会搜查。”

一百四十三

他搜，他们也搜，没有一处不翻到的：
壁橱和衣橱，窗户台和五斗柜，
不少内衣，带子，刷子，篦梳，被翻出
还有长袜，拖鞋，以及其他一些零碎，
总之，就是那一切什物，能使女人们
或变得苗条，或倍加妩媚；
他们还用剑挑起壁毡和帷幔，
几扇百叶窗劈裂了，还有几块木板。

一百四十四

他们在床下搜索，在那里找到了——
管它是什么吧，反正不合乎需要；

他们打开窗户，察看在那地面
脚印有没有，但土地也无可奉告；
这以后他们便很愕然地面面相觑。
很奇怪：这些人竟然一个没有想到
（在我看来，这未免是绝大的错误，）
不仅翻动床下，也应翻开被褥。

一百四十五

在这调查的期间，朱丽亚的嘴
一直不停歇；她叫道：“好，搜吧，搜吧！
侮辱加上侮辱，残害再加上残害！
就是为这了一切我才嫁给了他！
就为这个我默默忍受了多少年，
和阿尔方索那样的人同枕共眠！
可是够了！只要法律在西班牙还有，
我就一天也不能再留在这里。

一百四十六

“好，阿尔方索！你不再是我的丈夫了，

其实一向你也就不配这个称呼；
这么大年纪竟来胡闹！——你都六十了——
五十，或六十，反正都一样；无缘无故
你来搜罗证据破坏一个贞洁
女人的名声，合适吗？老糊涂！
呸，背恩负义、心非口是的野人虫，
你居然想你太太还会再容忍下去？

一百四十七

“难道我自愿放弃了就是为这个
我们女人应有的起码的权利？
我竟然找了一个又老又聋的牧师
听我忏悔，由于怕换个人你起疑心；
他从没有发现我有什么该受责备，
对我的清白反倒感到很惊异，
他总疑心我只是个未婚的女郎——
要是我走错一步你可多么懊丧！”

一百四十八

“难道就是为这个，我在塞维尔的
美男子中间没找过一个情人？
我哪儿也不去难道就是为这个，
只看斗牛，作弥撒，听戏和宴饮？
难道就是为这个我对凡是求爱的
都一视同仁——不，简直是麻木不仁？
就连拿下了阿尔及尔的奥瑞利，
那位伯爵将军都说我对他无礼？

一百四十九

“那意大利的歌手卡赞尼难道
没有白唱了半年只想打动我的心？
他的同胞高年尼难道不曾说过：
我是全西班牙最贞洁的女人？
还有多少俄国人，英国人，甚至伯爵
死撞斯丑甘诺夫都为我伤心过！
还有考非豪斯，那个爱尔兰贵族，

去年就是为了殉情（他喝酒）而服毒了。

一百五十

“难道没有两个主教对我倾倒过？

就是伊恰公爵和唐·费南·努内兹。

难道你报答我一片痴心就这样？

月亮正走在哪一个位置我不知道：

你的耐性倒还真不错，值得我夸奖，

竟然没有动手打你忠实的妻子！

哼！好出色的一个勇士！剑拔弩张；

还不瞧瞧你自己那一副好模样！

一百五十一

“是不是就是为了这个，你才假意说

因为有急事，不得不马上启程？

原来是为了找这混帐的恶棍律师，

对，他就站在这里，看他那尊容

好像自知闯了祸；我鄙视你们俩，

但最难以宽容的是他的无理取闹；

他还不是为那缺德的佣金！
难道是对你或我安有何好心！

一百五十二

“要是他是到这儿录取口供的，
那就请吧，别让这位先生再久等了；
这间屋子你们弄得可真正整齐：
反正笔和墨水不缺，都可以找到——
就请都细细记录下这一切吧，
把律师费白白扔掉我可不愿。
不过，女仆还没有穿衣，叫奸细先滚出！”
女仆抽噎说：“噢，我想挖他们的眼珠！”

一百五十三

“那是更衣间，那是洗脸室，
你们尽可以不留一处翻上翻下；
那是前屋，沙发，大靠椅全有，
哦，那烟囱——确可以藏一个情夫。
我还想睡一会儿哪，诸位请留心

别再那么砰砰吵人吧；但如果
谁要是在哪发现有个密室
藏着那宝贝，也让我也见识见识。

一百五十四

“好了，尊贵的骑士！既然你对我
产生了怀疑，又搞得天翻地覆，
请行行好你吧，让我也明白一下
你要找的人究竟是谁？怎么称呼他？
是哪一家的？高个子吗？我想他
大概是一个英俊的少年人物吧？
告诉我吧，——既然你如此玷污了
我的名誉，我就绝不能把他轻饶。

一百五十五

“也许，至少他不会六十岁左右吧？
如果那么老，他就犯不上屠宰，
更不值得这么年轻的丈夫吃醋——
（呵，安托尼亚！倒一杯水给我。）

我真惭愧我流的这些眼泪啊，
身为我父亲的女儿，确不应该；
唉，生我时我母亲万万没有料到，
我竟会落进一个恶魔的怀抱。

一百五十六

“或许你是吃了安托尼亚的醋？
可不是，你看到她睡在我的床上，
你们冲进时她都来不及躲开；
请搜吧——我们没有什么好隐藏；
不过，下次事先最好通知我们，
或者为了雅观，请诸位在门边
稍候一下，好让我们把衣服穿上，
以便接待这么多体面的人物。

一百五十七

“好了，先生，我就住口不再说了，
我说的这一点点总能够表明
一颗率真的心也会冤屈难过，

尽管对暗害它感觉不够灵敏；
你这样子待我是为什么？我不想多问，
总有一天，你的良心会教你不得安宁：
但愿上帝那时别让你悔恨交加！
我的小手绢在哪里，安托尼亚？”

一百五十八

话说完了，她就在枕头上转个身，
脸色苍白，黑眼珠里含着闪光的泪，
就似阴雨的天空里发出了电闪；
她波浪般的长发流过了脸庞，
有如面纱；黑色的发卷虽有意、
却无法遮掩住滑腻的肩膀，
一片白雪突显出来；她半张唇儿，
啊，她的心跳比她的呼吸更响。

一百五十九

唐·阿尔方索迷惘地站在那里，
在乱屋子里安托尼亚来回奔忙，

她鼻子翘着，那神气足以说明
她在不齿于她的老爷和那群打手；
除了律师，个个都很垂头丧气，
而他，像阿卡蒂斯，最忠于职守，
只要有争执，无论是出于何故，
他相信必然要让法律来判理。

一百六十

他的小眼睛细眯着，探着扁鼻子，
跟踪着安托尼亚的来来去去，
仿佛他还有一大堆疑惑没消；
他没从来不顾惜别人的名誉，
只要可以成讼，或能把官司打赢，
他可不管是否你年轻和美丽；
他从没相信“不”字，除非这否定
能获得合格的伪证人的证明。

一百六十一

唐·阿尔方索沮丧地站在那里，

说实话，他可真是露出一副蠢相：
五百个角落他都搜索遍了，
对年轻的妻子又已经如此猖狂，
结果是除了一些内疚，一无所获，
再加上他太太使出了全部力量
在过去半小时里，又快又重又密，
骂得他淋漓尽致，真像是一场雷阵雨。

一百六十二

最初他勉强找了几句话来解释，
但得到的回答只有眼泪，啜泣，
和歇斯底里的征状：它的前奏
不外乎抽筋呵，阵痛呵，噎气或昏迷，
还有其他：那就要看患者的选择；
阿尔方索看着她，就想起了约伯妻，
同时脑海中又浮现出她那些亲属，
于是决定要耐心地再让她一步。

一百六十三

他正想开口嗫嚅几句，但不等

他摆出言辞的铁砧去挨锤打，
精明的女仆就一语打断他说：

“行啦，老爷，请出屋子，别再说啦！
不然太太会死的。”阿尔方索咒一句

“见她的鬼！”但形势已不容多说废话，
他只懊恼地看了看，就依照吩咐
乖乖地要退出，为什么缘故也不知。

一百六十四

和他一起谴退了他的全部打手；

只有律师断后，他伫立在门口
心犹未甘，还在痴痴地观望着，
还是被过来的安托尼亚撵走。

阿尔方索论据的这一个漏洞

真是尴尬费解，使他感到非常别扭；
而当他正盘算着这一棘手的案情时：砰！

他的法颜竟然吃了一个闭门羹。

一百六十五

刚刚把门问好，她们就——哎，可耻！

可悲的堕落！女人啊，你们作下了这种事情，如何还能保持名节？

除非阴阳两界都是又聋又瞎！
有什么能比得过无瑕的美名？

但我们如果继续叙述下去，——底下将更不雅：
这真是令人难堪的描述，
小唐璜被闷得半死，终于爬下了床铺。

一百六十六

原来他藏起来了，至于怎么藏的，
我不敢说，更描绘不出那个地方；
无疑地，年轻瘦弱的他，易于蜷缩，
只要有方圆一席地就可以躲藏起来。
但是我不该，更用不着怜悯他
被一对美人儿闷成这个样子；

确实，即使闷死了，也一定远胜过
和克莱伦斯一起在酒桶里被淹没。

一百六十七

对了，我不怜悯他，第二是因为
他犯下这样的罪行完全没有必要，
既不容天理，依法也得罚款，
至少说，他未免开始得太过年轻；
不过在十六岁，又不比六十岁
那样容易感到良心的不安宁；
那时我们如果结算旧债，开列罪过，
才会知道我们欠魔鬼的都已还完！

一百六十八

我可说不清楚，他的情况怎样，
但希伯来的史册曾经记载下如此：
当老国王大卫血脉有些阻塞时，
医生开给他的药方却很奇怪，
不是丸散膏丹，却是一个美女，

而且这副药的效果据说还很不坏；
也许服用它有个特别的法子，
因为大卫活了，唐璜却几乎被闷死。

一百六十九

怎么办呢？阿尔方索就要回来了，
只等他去打发走他那些蠢材；
安托尼亚的本领经受到了严峻的考验，
可是难以想出巧妙的安排
去躲避那卷土重来的搜索；
而且，只有几点钟东方就要发白，
安托尼亚终于无计可施了，朱丽亚
只得把嘴唇紧贴着唐璜的面颊。

一百七十

他也以嘴唇去俯就她那苍白的唇，
并且用手去梳理着她披散的发卷，
唉，连这时候他们都禁不住爱情，
似乎全忘了身处绝境的危险；

“喂喂，这可不是耍把戏的时候，”

安托尼亚的耐性已经达到极限，
“现在我必须她把这位漂亮的公子，
搁在壁橱里，赌气地小声说；

一百七十一

“你另外找个静谧的夜晚去胡闹吧，

想想是谁惹得老爷这么怒气冲冲？
结果会怎样？我真害怕！坏就坏在
一定是魔鬼附上了你这个小顽童！
这可是开玩笑或盟誓的时候？

结果是会杀人流血呢，你懂不懂？
你会丢掉这条命，我丢了这份工作，
太太一切都玩完，就为这张小白脸。

一百七十二

“倘若他是个年近三十岁的

身强力壮的骑士，那也顶事，
可他偏偏是个孩子，怎么应付得了？

我真不懂您的口味，居然欣赏——
（先生，进来吧！）老爷一定走近了，
呆在这里，至少他还能保得住一时；
只要我们能闷声不响直到清晨——
（唐璜，你可当心，千万不要睡觉！）”

一百七十三

唐·阿尔方索孤身一个人走进来，
结束了这心腹的女仆的讲演，
她东摸摸，西碰碰，他叫她出去，
她照办了，虽然有些怒形于色，
不过一时也想不出什么补救的办法，
即使她能留下，也好不了多少；
她从眼角慢慢地瞥着两个人，
于是吹灭蜡，请了安，就走出了门。

一百七十四

阿尔方索停了一下，然后开始
千方百计地为刚才的行径辩解；

他不想袒护他的所作所为，
无论怎么说，都不该那么粗野，
不过他有充分的理由那样做，
这理由究竟是什么，他却不提；
总之，他的话为修辞学提供了
很好的示例：学者们称之为“罗唆”。

一百七十五

朱丽亚虽然不说话，但就在她的嘴边
却一直保留着一句现成的答案，
能使一个熟知丈夫弱点的妻子
一两句回击能堵住他的嘴巴，
假如还堵不住，那就再接再厉，
也可以不惜夸张编派一些谎言；
主要是要反驳得坚定：假如他怀疑
你有一个，你就骂他一共有三个。

一百七十六

其实朱丽亚完全可以站得住脚：

谁不知道阿尔方索勾搭伊内兹？
是不是由于自觉理亏而张皇失措——
但那不可能啊，因我已多次提到：
一个女人讲起理来可有一大车；
那么，她沉默只能是为了
体贴唐璜，怕他的身心受到刺激：
她知道他很珍视母亲的名誉。

一百七十七

也许还由于（这就是第二个原因）
阿尔方索从来没有对唐璜怀疑过，
他吃了半天醋，可是不难看出
对谁是快活的姘头却都不能肯定；
的确，他越是猜测是谁藏在他家，
这个哑谜就越会伤他的脑筋；
现在如果是提起伊内兹，那就等于
把唐璜交到阿尔方索的手中。

一百七十八

事情太过微妙时，一语就能道破，
还是以沉默为佳：而且需要有“技巧”
（这个新名词我总觉得不够味，
但用了它倒也省却了许多辞藻），
它使夫人在受责问的时候，
远离事实，净在那里拐弯抹角；
凡是娇人儿谎话都说得多么好听！
要陪衬那张俊脸，还有什么会更合适？

一百七十九

她们的脸红了，我们便信了她们的话；
至少我是常常会如此。无论如何，
反驳是无用的，因为一挑起头，
她们就更加滔滔不绝，口若悬河；
在说累了的时候，她们就会叹口气，
并垂下幽怨的眼帘，慢慢挤出一
两颗泪珠：我们准得陪着笑脸，

然后就——然后就——坐下来用餐。

一百八十

阿尔方索演说完毕，请求她的原谅，
朱丽亚先是半拒绝，然后是半应允，
接着是约法三章，他认为未免太过苛刻，
因为取消了他要的几件小事情，
他就像亚当站到乐园的门口，
抓耳挠腮，满怀枉然的悔恨，
只是不停地请求她不要再拒绝；
就在这时，呀，他踢到了一双鞋！

一百八十一

一双鞋吗？如果它和女人的脚一般大小；
那又怎样？不算什么，
但它却是（真是教我说来痛心）
男人穿的，而将它拿起来看看，
又是那么轻而易举。呜呼，悲哉！
我的牙齿开始打战，我的血变冷了！

阿尔方索拿起它细加察看，
然后爆发了另外一种情感。

一百八十二

他冲出屋子去拿那把搁置的剑，
朱丽亚迅速奔向壁橱，叫道：
“快跑吧，唐璜！老天啊，不要多问——
门开着，你走那条常走的箭道，
还来得及逃出去！快点，这里是
花园的钥匙——再见吧，快，快跑！
我听到阿尔方索脚步声已近——
天还没亮——街上也还没有行人。”

一百八十三

没有人能说这个忠告不好，
可惜来的太晚，这是唯一的缺憾；
凡是称心的经验都有这种代价，
仿佛是命运征收的所得税款。
唐璜一转眼就跨到了屋里，

也许能同样轻易地跑过花园，
但碰上了穿着睡衣的阿尔方索，
要杀他，——唐璜就把他打倒在地上。

一百八十四

他们撕打得很凶狠，烛火也灭了，
安托尼亚喊“强奸”，朱丽亚叫“起火”！
闹得一群仆人都没有勇气来助战。
阿尔方索用刀柄打得神采奕奕，
连连发誓说，他今夜一定要报仇；
唐璜也是怒发冲冠，他更骂得
高一音阶；别看他年幼，却很蛮勇，
绝没有一点要以身殉情的意思。

一百八十五

阿尔方索剑还没出鞘就已落了地，
他们仍继续赤手空拳地作战；
唐璜年少气盛，向来也不知节制，
幸亏还没看见地上的那柄剑，

若在那时万一被他拾到了，
阿尔方索恐怕就活不了几天。——
呀，请想想你们丈夫和情人的命！
一个不小心可就守了双寡，太太们！

一百八十六

阿尔方索把敌人扭住了不放手，
唐璜因想脱身，就扼住他的咽喉，
鲜血（鼻子里的）开始流淌了出来，
他们都滚到地上无力虚弱地殴斗；
唐璜唯一的衣衫被扯得精光，
他抽空笨拙地打出了一拳以后
像约瑟般丢下衣裳一样赤身而逃，
但我想，他们的相似也仅止于此。

一百八十七

烛火终于被点上，男女仆从群集，
这难堪的一幕赫然呈现在眼前：
安托尼亚兴奋得呓语，朱丽亚

却昏厥了，阿尔方索靠着门直喘气；
撕破的衣服碎条还散落在地上，
还有血，和脚印，别的却不见；
唐璜跑到门口，转动钥匙，
他不喜欢里面，索性锁上了大门。

一百八十八

这一章到这就结束。是否有必要
再叙述唐璜如何让夜之女神
（她不该体贴这个）掩护着他那
赤裸的身子，狼狈地逃回到家门？
至于第二天哄传的有趣的艳事，
和真相大白于世的骇人奇闻，
以及阿尔方索的离婚的起诉，
当然，英国的报纸上都已有详细记述。

一百八十九

如果您想还知道这桩诉讼的过程，
原告的案由，全部的证词和口供，

所有证人的姓名，以及被告律师
为了撤销状子而提出的禀呈，
这专刊可不止一种，尽管各报
说法不一，但都翔实而生动。
最精彩的应当数葛内的记实文章，
他为此专程到马德里采访。

一百九十

然而唐娜·伊内兹，以此为鉴，
为了转移这一在西班牙
（至少是在凡达尔人失势以后）
如此广为流传的名门丑事，
首先是许下（她从不白白许愿）
几磅蜡烛奉献给圣母主马利亚；
其次，她听从于几位老太太的建议，
把她的儿子从卡提斯送走了。

一百九十一

她决定让他选择陆路或海路

去游遍欧洲，以使他的道德
能有所进益，或受到新的熏陶，
特别是要他摹仿意大利和法国
（至少一般人当时是如此取法）。
朱丽亚进了尼庵，寄哀于平静；
也许，要想知道她的真实感情，
我们最好摘录她的这封信：

一百九十二

“我听说你很快就要遵母命远行了，
这很好，也十分理智；但对我依然
是一个苦痛。我对于你年轻的心
别无所求，我的心只有独受这苦痛，
而且长将如此。我唯一的错误
是爱你爱得太深；——啊，这儿落有
一些污迹，只愿我写得太匆忙，
我没有眼泪，我的眼睛只感到灼痛。

一百九十三

“我爱过你，现在依然爱着你，为了这
我失去天堂，名誉，自尊，和地位，
但这一切损失我都不可惜，
因为那场春梦对我实在是太可贵。
没有人比我更严于自责，我敢说，
但是，如果要我指出我自己的罪——
（要不写出这一点我会很不宁），
我没有什么需要责备或者请求宽恕的。

一百九十四

“爱情对男子来说不过是身外之物，
对女人来说却可以是整个生命；男人可以
献身宫廷，军营，教堂，海船，市场，
有剑和炮，财富和光荣不断交替；
骄傲，声名，宏图，充斥了他的心，
还有谁能永远占据他的记忆？
男人门路很多，但女人只有一条：

那就是爱了再爱，然后再受惩罚。

一百九十五

“还有多少快乐和荣华等待着你，
还有多少人，要爱你，并且使你钟情；
我这一生是结束了，只剩下余年
来把耻辱和悲哀深深埋进我心底！
可是我宁可忍受这一切，却不愿
放弃我这依旧沸腾着的爱情；
啊，永别了，请原谅我，爱我吧，——不，
我很清楚，这字眼已经没有意义。

一百九十六

“我的心本来就稚弱，现在还是如此；
但是我相信，我能够使头脑冷静下来。
虽然说精神消沉，但我的血却在奔流，
就好像风暴过处，波浪依旧翻腾；
我有一颗女人的心，它偏颇、执着于
一个身影，对别的却都无动于衷；

有如摇摆的磁针对准北极，
我的心的跳动也只是朝向你。

一百九十七

“我虽还在犹疑，但却没有话可说了，
我没有勇气把印章印在这纸上；
奈何事已至此，我该有始有终，
反正不会有比这更苦的滋味可品尝；
如果人能死于悲哀，我早该死去，
但死神却不理会可怜人的愿望；
道完这声永别，我还得苟延残喘于世途，
还将以余生爱你，并为你祝福！”

一百九十八

这封短柬是用镶金边的信笺写成的，
落着新鸦翎笔精致的笔迹；
费了几许力量她的素手才够到
那烛火，像磁针般不停地颤抖，
然而她忍住泪水，并不让它溢出；

印章是朵葵花，“让她永远跟着你”
一句话刻在白玉箴言，
朱红的封漆的质量也是上好的。

一百九十九

这便是唐璜最早遭受的麻烦；
但我是否有必要把他的情场风波
继续陈述下去，那就要看公众
对这一次他的艳遇反应如何；
他们的赞赏会给作者增光，
而且迎合他们的怪癖也无大碍。
假如我这次赢得他们的奖励，
也许一年后他们就会更多给些。

二百

如果我这一篇诗是史诗，我就想要把它
分成十二章，每一章都要包括
爱情呵，战争呵，海洋的风暴呵，
还有船长，国王，以及许多新的角色；

其中穿插的故事至少有三起，
并要仿照荷马和维吉尔的风格，
我正在构思着全景的地狱，
好教这一篇史诗不会徒负虚名。

二百零一

这一切都要按顺序地，并严格地
依照亚里斯多德的条例而制成；
真正崇高的文体的指南就是这条例，
它造就了成批的诗人，和一些笨伯；
我却爱押韵，散文诗人却爱无韵体，
一个巧工是绝不会嫌他的工具笨拙；
我已经有了新编的神话典故，
还有一套极为出色的天外天的景物。

二百零二

有一个小小的特色，使我不同于
那些写史诗的我以前的同伴，
我以为，这正是我所优于他们的，

（当然我还有其他的一些优点，
是我的独特之处，）

他们过于雕琢，读来令人厌倦：
围着虚构的迷宫绕来绕去，
而我这个故事却是真实的事情。

二百零三

如果任何人对这一点有何怀疑，
他都可以去查历史，风土志，札记，
去查那公认为翔实可信的报纸，
或剧本，例如五幕剧或三幕歌剧——
这一切都只能证明我言之凿凿；
但当然，最能令人无可置疑的
是我，现存于塞维尔的几个人，
确实曾目睹唐璜和魔鬼一道私奔。

二百零四

假如有一天我竟降格而写散文，
那么我要为诗界写一篇精彩的十诫，

此前一切的论著无疑将被顶替；
我将把许多无人窥见的秘诀
写进这篇启示，我要大声地疾呼
以训诫后人；这杰作可以谓之曰：
“朗吉那斯酒后诗话”；或者称为：
“凡诗人皆可自居为亚里斯多德”。

二百零五

汝应皈依弥尔顿，屈莱顿，蒲伯，
而勿从华兹华斯，柯勒律治，骚塞，
应知彼为首者糊涂不可救药，
其二乃醉鬼，其三噜苏而古怪；
甚或不宜于取法诗人克莱布，
而甘培之灵感之泉似不够澎湃；
自塞姆尔·罗杰斯剽窃，汝岂能为之？
与穆尔的缪斯调情亦应严戒。

二百零六

汝切勿追求索斯贝君的缪斯，

或觊觎其飞马，及其任何东西；
汝切勿以陷害亲人谎言作证，
（至少有个才女爱如此沽名钓誉；）
盖，汝不得写一切我所不允许之，
这即真批评；若犯此条例，
则不管汝高兴与否，理应自请处罚，
不然，老天在上，吾亦必予以批评。

二百零七

好了，倘若有谁敢贸然说，这故事
是不道德的，那我就要请他，首先，
既然自己没有受害，就别再喊叫；
其次请他再读一遍，然后才可以
（当然，不会有人是如此不礼貌的！）
指摘它贻害于人，尽管富于生趣；
自然在第十二章我还将指出来
故事里一切坏人的最后归宿。

二百零八

但如果有些人不知自爱，毕竟有这样的人
把我的忠告居然当成耳边风，
单凭自己邪恶的主见，不相信
我的诗，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而大叫“无以为训”：假如他是牧师，
我要说他蓄意胡说，耸人视听；
假如这样说的是船长或者批评家，
他们当然也不对——然而却真是无意弄错。

二百零九

我真切地希望本诗得到公众的好评，
请大家相信我吧：训诫确实有；
我让你们先消遣，说理随之就奉上，
（就像婴儿要嚼环，叫牙长快些；）
同时，请大家别忘了：这篇史诗
原将作为我摘取桂冠的阶梯；
但我唯恐正经人读它会难为情，

还向我祖母的《英国评论》奉送了贿金。

二百一十

我把钱夹装信里给编者寄去，
为谢我编者特地写了正式的回信——
他承认欠我一篇捧场的评论；
但假若他竟然不顾自己的承诺，
否认收到钱款，把我文雅的缪斯
油煎和火烤，全力以胆汁的毒恶
涂满篇幅，而甘露却一滴也看不见；
那我——那我只好说：我给了他钱。

二百一十一

这新的神圣同盟既然已经缔结了，
那么我想我在公众面前就绝无任何问题，
任何文艺、科学杂志我都能驳斥，
无论日刊，月刊，或三月一期；
当然我并不是为它们增加销路，
更何况根据它们说，我尝试也无益，

因为有异见的作者，早被堂堂的
《爱丁堡评论》和《季刊》骂上了天

二百一十二

“当普兰科执政时，我年轻气盛，
我可受不了这个，”如此说者是荷拉斯；
我也很有同感。我征引它无非暗示：
若是早在六七年以前（当时我
做梦也想不到会浪迹到布伦泰），
我反击起敌人来可不稍待片刻；
在乔治三世的时代，我火气更旺盛，
要叫我忍受那类事情可不成！

二百一十三

但现在，我就白了发年方三十，
（谁知道四十岁左右又该如何？
前几天我还想到过要戴上假发——）
我的心苍老得就更快；换言之，
我的夏季在五月里就挥霍了

现在与人反驳已打不起精神；
我的生命连本带利都已经用完，
那种所向披靡之感哪里还有？

二百一十四

唉，完了，完了，——我心中再也没有
那蓬勃的朝气，曾就像清晨的露珠，
它能让我们从一切可爱的情景中
酝酿出种种清新而纯美的情愫，
好似蜜蜂酿出蜂蜜，藏在心房中；
可是你会认为那甘蜜越来越丰富？
不，它原本不是外在的，而恰是凭你
给花儿倍增妩媚的能力。

二百一十五

唉，完了，完了，——我的心灵啊，
我的宇宙，你的一切已不再是你！
过去曾经气概万千，如今搁置一边，
我的祸福的根由已不再是你，

那幻觉已经永远消逝：你麻木了，
但这倒也不坏，因为在你冷却后，
我却得到了许多真知灼见，
虽然获得它是那么艰辛。

二百一十六

我谈情的日子过完了；无论多迷人：
少女也好，妇人也好，就更别提寡妇，
这些已经不能像昔日似地令我痴迷——
总之，我过去的生命已经不能重复。
我不再幻想什么心灵的契合，
豪饮红葡萄酒也受到劝阻；
只为了老好先生总得有点嗜好，
我看我最好还是走上贪财之道。

二百一十七

曾一度是我的偶像“雄图”，它已经在
“忧伤”和“欢娱”的神坛之前碎裂；

那两个神灵给我遗下不少表记，
足够我闲暇的时候沉思默想；
可是现在，像培根的铜头，我已说完：
“现在，过去，时已不再”；青春诚然可贵，
但我宝贵的青春已经及早用尽：
爱情消耗了心灵，押韵费尽了脑子。

二百一十八

名声究竟算得了什么？这不过是
在哪儿占有一小角篇幅，
有人把它比作攀登座山峰，
它的顶峰同样弥漫着云雾；
就为了这啊，人们又写，又说，又宣讲，
英雄豪杰厮杀，诗人“秉着夜烛”，
好等本人化为灰烬时，能够夸得上
一个名字，一幅劣照，和更糟的雕像。

二百一十九

人类们的希望又是什么？古埃及国王
基奥普斯造就了第一座金字塔，
为了他的盛名和他的木乃伊
永垂不朽，这塔造得最高大，
可惜他却没有料到，他的墓会被盗，
棺材里竟连一点灰都没有留下来。
唉，这样看来，无论是你，是我，
都何苦还要立丰碑把希望寄托？

二百二十

然而，我一向就爱穷究哲理，
于是我常常自慰说：“呜呼！生如白驹过隙，
此身本是草芥，任死神随意收割；
你的青春总算没有白过，
你能依照自己的愿望再活一遍吗？
但它仍然将流逝，——所以，先生，该感激
你的星宿，一切情况总算不太坏：

照顾好你的钱袋，读你的《圣经》吧。”

二百二十一

然而现在，亲爱的读者！还有
更敬爱的主顾！诗人——就是我——
不得不和您握手告别了：再会吧，
敬祝您的身体健康，一切平和。
如果彼此满意，咱们还会再见，
若是话不投机，我这么一点货色
足够您受了，我再也不敢多打扰——
但愿别人也能这么自知才好！

二百二十二

“去吧，小小的书，远离我这个幽居！
你被掷于长河上，任你飘流。
你若是真如我所料想，曲高和寡，
多年以后，世人必会把你珍留。”
既然还有人能读骚塞，能懂华兹华斯
那么我也难免要一试身手！

不过前四行句句是骚塞的大作，
那不是我的，请读者千万不要混淆！

第 二 章

—

哦，质朴的弱龄学子的教育家们！

无论是在英、法、荷、西班牙还是在德国，
我请求你们一定要动辄鞭打学生，

别管有多痛，那有益于他们的德行；
请看唐璜这个例子：最贤良的母亲，

最好的教育家，结果他一无所获；
真不知什么缘故，说起来很奇怪，
他竟连人类的至宝贞操都保不住。

二

他若进入公立的学校读书，

比如说上三年级，甚至四年级，
他的意兴足以被平日的课业消沉，

至少，假如他在北方被抚养；
西班牙或许独处于成规之外，

这恰从反面证明了成规很有道理——
唉，十六岁的孩子就惹人离婚，
这怎能不使他的老师异常纳闷。

三

这件事并不费解，我看

假如你把那一切合计一下：首先，
他有个有数学头脑的母亲，她是——

别管什么吧；老师蠢得像头驴；
一个美丽的女人（当然少不了，
要不然这类丑事又何从谈起）；
一个够老的丈夫和他的娇妻

并不和睦——再加上时间，良机。

四

好了，好了；这世界总可以绕轨道运行，
人们都必须跟着转动，不管头脚倒置。
死去，恋爱和纳税，我们活一阵，
风转向时，我们也跟着帆篷转；
我们由国王统治，由牧师教诲，
由庸医诊治，然后就结束生命；
全不过了一会儿：爱情，美酒，雄心，
信念，战斗，尘土，——也不过一个声名。

五

我说过，唐璜被送到了卡提斯，
我记得，那是个漂亮的海滨城，
殖民地的贸易（至少是在秘鲁
知道反抗以前）都集中在那儿；
那里的女子多美！啊，多么标致！
仅看那步履，你的血液就会为之沸腾，

我不会形容，也无法比喻，
啊，太动人了，无可比拟：

六

一匹阿拉伯骏马？一只俊秀的鹿？
初驯的巴巴利马？小羚羊？
不，这全不像！看她们的姿态！
她们的面纱，裙衫，——假如都要写出，
那么整整写它一章都不为过。
还有她们的脚踝，那一双双秀足！
感谢天吧，幸亏我说不出好比喻，
（所以，我冷静的缪斯呵，沉住气！

七

贞洁的缪斯啊，——好，你不想多说，
那就随你）——有时玉手把面纱一撩，
露出那双水晶晶的摄魂的眼睛，
直刺入你的心窝，立刻使心变成了
爱情的热带！呵，如果我能把这忘记，

那就让我——够了！快说出我的祷告。
然而哪有一种衣服让眼睛透过它
可以如此？就像威尼斯面纱！

八

还是言归正传：唐娜·伊内兹
把儿子送到卡提斯只是想着
让他搭船，而不是让他呆下去，
为什么不能呆？恕我不愿多说，
反正这年轻人必须远涉重洋，
仿佛这样才能使他断绝尘世的罪恶，
那只西班牙船就象是挪亚的方舟，
将他像一只希望之鸽一样给带走。

九

唐璜叫仆从按照吩咐打好行李，
然后接受了母训和一些盘缠，
他就要飘游海外四易寒暑，
伊内兹虽然难过（当然不可免：

生离死别总归刺心），还是希望
（甚至相信）他的德才日益完善，
她还送给他一张（他没读下去）
案头规谏，和几笔提款的字据。

一十

这期间，为了渡过寡母的时光，
坚强的伊内兹办了所圣经学校，
专门来训导那些甘愿变成魔鬼
或蠢材的儿童（败类都爱邪道），
三岁的孩子礼拜天都来求学，
顽劣的罚坐高凳，或者挨鞭教：
一定是唐璜的教育极为成功，
所以鼓舞了她来培养另一代儿童。

一十一

唐璜登上了船，海船就开始航行，
虽然说是顺风，海浪却异常汹涌；
我很熟悉那海湾，因为常常经过，

那喧然大波真像有魔鬼在那翻腾。
只要你站在甲板上，飞溅的浪花
就直打到脸上，脸皮被打得粗硬；
他站在那儿一再地向西班牙告别，
啊，这是第一次——也许竟成为永诀。

一十二

当一队熟悉的乡土被自己看着
隔着茫茫的波涛，渐远渐隐去，
这情景，我承认，真够令人难过的，
特别是初登世途，更加会别情依依；
白的是大不列颠的海岸，
而一览无余的却不是异方的海岸，
它越远就越神秘，泛着一片蓝色，
望着望着，你就已象寄身于海波。

一十三

唐璜站在甲板上，也感到同样迷惘，
风在呼啸，水手们正在拉帆、咒骂；

船吱扭地响，城市变成了黑点，
他们正迅急而顺利地远离开它。
要想不晕船，先生，最好吃牛排——
不要嗤之以鼻吧，这办法就请试试看；
这是真的，我行之极为有效，
既然我可以，我想您也能办得到。

一十四

唐璜站在船尾上自顾眺望，
已越来越远的是他的祖国西班牙；
初别故土的滋味的确真够苦涩，
这样的感觉连举国出征的士兵都有；
有一种关切之情难以言传，
柔肠寸断是由于一种突然的震动：
即使那是你最讨厌的人与地，
教堂的顶尖仍会被你痴痴地望着。

一十五

处处都让唐璜难从割舍：

有母亲，情妇，可惜又没有发妻，
所以他比久历世途的许多人
有更充分的理由感到悲哀；
我们散了伙是因为与人争执，
有时候都免不了要叹一口气，
保证我们要为心爱的人一哭——
除非是悲伤已极，泪水被噎住。

一十六

因此唐璜像被俘的犹太人一样哭了，
他们坐在巴比伦河岸，想着郇山落泪；
我也想同哭一场，但这不是哀诗，
也不必为这点愁绪心碎：
年轻人得旅行，至少得寻寻开心，
而等下次他们新的手提箱被仆人
捆上马车背上的时候，
也许我这一章就裱糊在里面。

一十七

但唐璜哭了，他沉思而又叹息，
他的苦泪落入了咸涩的海水中：
啊，“美者益增其美”，一点也不假，
（请原谅吧，我太爱拾人牙慧；
感喟原是在丹麦之后以鲜花散在
奥菲利娅坟上而发出的。）
他时而哽咽，想到目前的处境，
他就郑重决定了要改过自新。

一十八

“别了，我的西班牙，长久地别离了！”
他喊道，“也许我从此再见不到你！
也许我会像那多少游子的心灵
因为思念你的海岸而黯然神伤。
别了，瓜达尔奎弗河边的故园！
别了，母亲！既然从此各奔东西，
那么也别了，亲爱的朱丽亚！

她的信又被他拿出默读了一遍。

一十九

“我可以发誓，如果我对你忘情——

但这是不可能的，我绝不会变心，
除非这蓝色的海水都变为气，

除非是陆地变成了海，海枯石烂，
那你也不会被我忘记，

留在我的心田只有你的倩影，
人的心病能有什么药方来医治？
（这时船突地一摇，他开始恶心。）

二十

“除非是天塌地陷——（他更晕了。）

没有什么能叫人更悲伤。

（看在上帝面上，快拿一杯酒来！

彼得洛·巴蒂斯塔，把我扶下船舱。）

朱丽亚，我的爱——（混蛋，快来扶我！）

呵，朱——（我被这该死的船摇得好心慌。

“请听我的恳求，亲爱的朱丽亚！”
（这时他已恶心得说不出话来。）

二十一

内心深处他感到（更确切地说，
是在胃里）凄凉而沉重，这种病，
唉，连最精的医术也束手无策，
常由失恋引起，或朋友的负心，
或伴着我们心爱人的死而俱来，
我们的一部分也死去了；
更多的凄酸的情意被他拥有，
但大海却是太过强烈的呕吐剂。

二十二

奇异莫测的力量是爱情真正具有的，
他撑住了由他自己所引起的高烧，
但是一点伤风咳嗽就十分难受，
扁桃腺发起炎来更不容易医除；
他顶得住一切高贵的宿疾，

但小小的不舒服他却承受不了：
一个喷嚏就会打断他的轻叹，
红肿发炎是他已瞎了的眼睛最害怕的。

二十三

呕吐和大肠的绞痛是最糟的，
最具风致和豪情满怀是爱情本来就有的，
用热手巾来治疗可不太合适，
因为那会堵得他呼吸不畅快；
清泻药也十分不利于他的身体，
呕吐就是死亡：幸而唐璜的爱
是完美的，因此能镇住他的胃部，
否则风浪那么大，一定会呕吐？

二十四

这只名叫纯尼达达的神圣的船，
它有定期前往意大利的航线，
它的最终的港口是雷格亨；
早在唐璜的父亲出生以前，

西班牙世家蒙卡达就定居在那里，
他们彼此都是亲戚，所以在出发
人们还把一封信塞给唐璜，
嘱咐蒙卡达关照这个年轻人。

二十五

三个仆人和一位教师由他带着，
这位教师就是硕士彼得利娄，
好几国语言被他流畅地说着，
可现在病恹恹无言地靠着枕头；
陆地是他唯一盼望的，
每个浪头都让他头疼得难受；
他的床被从舷窗渗进的海水
弄得有点湿，也使他的心因那海水而发慌。

二十六

这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这风
变得强烈的风到夜晚；
这对航海的人也算不了什么，

但陆地的子民就要因此脸色发青。
的确，水手们是另一种族类，
日落时他们就收起帆篷，
因为那天空被看来是很险恶的，
也许要吹走桅杆或是其他什么。

二十七

在午夜一点钟，风力突然变得猛烈，
船被摆进了波浪之间的槽穴，
浪头猛击船尾，船竟被打破了一个口，
后船柱和骨架都被打得松散，
险滩还没有有让船越过，
船尾的方向舵又与它告了别；
这时船里的积水已高达四英尺，
应该赶紧抽水，不管是否有效。

二十八

一群人立即被派去摇抽水机，
被赶到船舱里的人

搬开货物和其它等等；

那个裂口他们一时摸不到，
最后倒是摸到了，不免有些迟，
他们是否能得救谁也不敢说，
因为涌进来的海水实在太过迅速，
床单，衬衣，成捆的棉布被他们，

二十九

都投向裂口；然而无论这些杂物，
还是他们的妙策和努力，
葬身鱼腹都是他们所免不了的，
若不是有那些肯效劳的抽水机；
我高兴能向航海的弟兄们推荐：
它每小时能排掉五十吨水；
请想想吧，全船都难保性命，若不是
它被伦敦的厂商曼恩君承制。

三十

天亮以后，天气看起来有些好转，

他们想尽来缩小缺口的各种办法，
好使船不致往下沉；但三英尺的水
已足占住抽水机和许多人手。
风又刮起来了，近黄昏时，
一些炮被怒号的狂风吹走；
它越刮越猛，真难以形容那凶险！
船梁被一阵风竖起，

三十一

船身就那样倾斜着，动也不动；
从船舱流出的积水冲洗着甲板，
终身难忘这惊险的场面：
因为不论战争，火灾，或是沉船，
总之一切都能使人悲哀，或打碎
他的希望、心灵或颈骨的患处，
他都忘记不了；因此，泅过水的人
险遭没顶的事也总爱被泅过水的人谈论。

三十二

水手们立刻动手把桅杆砍断了，
先砍掉后桅，然后主桅也砍断，
但船身仍像一块木桩斜立着，
好似对人们的意图故意刁难。
最前的桅和牙樯又被他们砍下，
情况才有好转，（虽然是有违心愿，
他们砍空了船上的配件！）
然后破船猛一摇，船身又摆正。

三十三

不难想象：这种种混乱的局面
很使人不安，因为对旅客而言，
无论是误了一餐，或者丧失性命，
这些意外的损失都非同小可。
让干练的水手想到末日来临，
也不免有失常态，存心要闯祸：
因为他们每遇到船要翻的时候，

总要喝酒，有时会用桶喝个够。

三十四

酒或宗教是镇定心神的最良的药剂，
因此在船上
有人抢，有人喝酒，有人唱圣诗，
但狂风的歌唱构成了最高音，
节拍由嘶哑的海涛击出
旅客的倒霉的呕吐狂却是由恐惧医治了的；
听，哀哭，祷告，詈骂，诅咒，
和大海的怒号交织成了大合唱。

三十五

要不是唐璜，恐怕还要闹乱子，
他很会随机应变，虽然年纪轻轻：
酒窖的门被他手拿两只枪把住，
吓得闹事的水手不敢闯上前去，
仿佛站在火门里的是死神，就比那
水门更可怕；任你流泪、叫喊，

他都不理；但水手们却认为
要淹死也得先喝它个烂醉。

三十六

“多拿酒来喝呀，”他们纷纷嚷道：

“一个钟头后，反正都没有两样！”

“不行！”唐璜说，“虽然我们都会死，

但应该死得像人，别学野兽的下场。”

那危险的岗位由他这样守着，

总算没有人愿意惹他开枪。

就连他最尊敬的老师彼得利娄

白白求了半天也没喝上一口。

三十七

实在气愤已极，这位老好先生

不禁仰面朝天，高声发出哀号；

他忏悔一切，并且沉痛地发誓：

坚决要改过自新，绝不再会误入歧途；

只要这次脱了险，任凭魔鬼怎样诱惑，

学院的职务他也绝不再离开。
唉，在沙拉曼卡寺院多么自在！
何必跟着唐璜跑，像个桑科。

三十八

又闪过来一线希望，
天亮了，风住了，虽然没有桅杆，
裂口也在扩大，但船还是在海上漂浮着，
周围都是浅水，只是看不见岸。
抽水机由他们拼命地绞动着，
虽然无用，但这时人们看到阳光闪了闪，
有的人高兴得用手去戽水，
病弱的在补帆，有力的人去抽水。

三十九

帆布被他们从船底下拉出来，
这样做，暂时的效果倒也还不差；
但船上既没有桅杆，也没有帆，
他们没有什么办法？

当然没有法子也得挣扎到底，
反正不叫这破船忙于沉下；
人活着终归是要死，
但死在利翁海峡却不太妙。

四十

船正被风浪猛力地颠簸着，
他们也不由自主地随风飘泊；
一连数日人们疲于搏斗，
顾不上作应急的桅和舵。
所以他们也就不使舵了，连这船
能否再漂浮一个小时也很难说；
真幸运，它倒是一直漂浮在水上，
当然并不很像鸭子的畅游。

四十一

事实上，风力也许减弱了，
随风浮摆得勉勉强强的破船，
已经很难持续更久；他们的困窘

还在不断增加，因为淡水就要用尽，
能够充饥的食物也不多，
他们不断地把望远镜举起来向远方望，
但陆地既看不到，帆影也看不见，
只见滚滚的波涛，和降临的夜幕。

四十二

天气又变得险恶起来，风吼吼地号叫，
前后的船舱都灌进了海水，
人们眼看着大祸临头：大多数人
听天由命，有些人则见义勇为，
直到那抽水机的链条和皮带都被弄得
断的断，破的破，全船尽毁，
只好任其漂泊，希望波浪发点善心，
但这善心呵，像内战的人们。

四十三

两只粗眼含着泪的木匠
来见船长，说自己再也无能为力，

这经历了无数风浪的老木匠，
假如竟脆弱得像女人样哭泣，
那决不是出于恐惧，而是因为他，
唉，可怜的人！还有妻子和儿女，
对于快死的人，这两桩事情
人的确不容易从这两桩事情中得到安宁。

四十四

显然这只船迅速下沉的是它的船头；
现在，一切尊卑贵贱都已经不分，
有的又跪下了喃喃地祈祷，许下
不少蜡烛的愿给他们的护神
（但无人付款）；有的在船头守望；
有的拉出小艇来；小艇被拉出来
彼得利娄被一个人请求得到他的读经赦罪，
他一阵迷惘，狠狠地骂了声“见鬼！”

四十五

有的人卧在吊床上让人鞭打；

有的人盛装华服好像去赶市集；
有的人的出生被自己咬牙切齿地诅咒，
一面揪着头发，一面又嚎啕大哭；
有人继续做着已经做的事情——
将小船弄出来，因为他们知道：
能经得住风波的是一只不漏的小船，
除非它被巨浪卷回来吞没。

四十六

最糟糕的是：在这情况下，
经过了连续几天的困苦灾难，
已很难再拿出来足够的食物，
这使人们的痛苦稍为减轻了一点；
人们在临死前也不愿亏欠肚子，
风浪已毁了大半的存粮，
仅剩下了两桶饼干和一桶黄油，
它们可以把它放在小船里带走。

四十七

但在快艇中，他们设法储备了
几磅已经遭到水浸的面包，
一大桶大约有二十加仑的淡水，
和六瓶酒；此外，他们还想打捞
舱里的那部分牛肉，而很幸运地遇上了
一块猪肉：总共就是这么多了，
难以供小船的人们大吃一顿；
当然还有甘蔗酒，大约有八加仑。

四十八

其他的快舟和帆船在刚一起风时
就给风浪摧毁了；这只快船
处境也只能说是相当狼狈，
它只有两条毯子当作篷帆，
还有一支桨，由一个少年人
侥幸由大船投下来的，权且当作桅杆；
两只小帆船自然连一半人数

都容不下，储备食物更是谈不上。

四十九

将近黄昏时候，这阴沉暗淡的白昼
在茫茫的海面上沉没；像个面幕，
揭开它时就见虎视眈眈的凶恶的脸
正对着你：黑夜就这样暴露
在他们绝望的面前；令人窒息的漆黑
把荒凉的海苍白的脸遮住。
啊，他们和恐惧整整相处了十二天，
现在才看见死神就站在眼前。

五十

大船上有人异想天开作一只木筏，
但在这波涛澎湃的大上海岂不无用？
这种事情本来令人发笑，
但在这时还能笑出来的话；
当然，除了是借酒壮胆，
半是癫病，半是兴奋得令人害怕，

那就准能发出一种恐怖而狂野的笑——
但这种人若能活，也只有天知道！

五十一

就在八点半，帆桅，吊杆，鸡笼，圆木，
和凡能浮起的东西都被扔到滚滚波涛中，
没准会给落水的人一根救命稻草，
但他们拼命挣扎之后也终至没顶；
除了几点星光，天空一片漆黑，
超载的小船向外划行。
大船倾斜了一下，接着左舷歪倒，
最后头向下坠——天啊，它沉没了。

五十二

于是孤寂的海上响起永别的哀号，
胆小的尖叫，胆大的静静地站着；
有人绝望地哀嚎一声跳下了海，
好像急于投向他的葬身之所；
而这时的大海就像地狱似地张开口，

破船和水的旋涡同时沉没，
这就象扭着仇敌撕打，
在自己死前，也要将敌人杀死。

五十三

起初是一片尖叫冲上云霄，
有如霹雳一声在海上回荡，
胜过海的狂啸；接着一切陷入死寂，
听到的只有无情的波涛和狂风；
但偶尔还有孤凄的一声嘶喊
伴着偶尔一阵水搅动的声音，
啊，那必定是一个壮汉还未死去，
因为灌了海水而痛苦地哀号。

五十四

如前所叙，两只小船，早划出去，
在拥挤的船上还有几个水手，
但希望并不比大船更多，
因为狂风仍旧怒吼不止，

要想达到海岸岂不是非常渺茫？

况且人又这么多，实际上又太不够——
快艇有三十个人，小船有九个人，
在出发以前他们就曾这样数过。

五十五

其余的都遇难了，约有二百个灵魂

脱离了躯壳；但最可感叹的是：
那些葬身于海底的天主教徒们

要等几星期才可能有弥撒仪式
减少一块燃烧炼狱之火的煤炭；

因为，唉！除非确知人已去世，
活人总舍不得为死人花钱——
要花三个法郎才能做一次弥撒。

五十六

唐璜挤上快艇，并且又想办法

给老师彼得利娄也找到了地方；
看来他们好像已交换了责任，

因为唐璜摆出了一副官样，
很能使人心安定，而彼得利娄
两眼却在不断哀诉自己的苦境。
巴蒂斯塔呢，（短名也称为蒂塔，）
竟为了伸手拿酒葬身鱼腹。

五十七

他原想救他的仆从彼得洛，
可同样的原因使他送了性命：
他喝得太醉了，刚想跨上小船边时，
不想一脚迈进海波，幸或不幸，
他找到了一个水酒交融的地方；
虽说离得很近，他们无法救他，
因为波浪每分钟都变得更凶猛，
而小船上早已经挤得水泄不通。

五十八

唐璜一直带着他父亲的一只长耳朵小狗
在海上旅行，

“爱人及物”，您当然可以想象得到——

这只小狗站在破船边叫个不停，
无疑地，（狗都有如此智慧的鼻子！）

它嗅出这只大船已经不行了，
唐璜一把抓住了它，没等它挣脱开
就扔进快艇，跟着他也跳下来。

五十九

他还把钱尽可能多地带在周身，
也藏一些在彼得利娄的身上，
这位老师已茫然不知所措，

一切都乖乖地听从他来支配；
每一个浪波都叫他惊惶失措，

但唐璜却坚信能度过这危险；
他认为每次灾祸都必定有救星，
所以才将老师和小狗带上快艇。

六十

这是一个凶险的夜，风吹得很紧，

船行在两浪之间静止不动，
虽然在浪头高处风力很急，
张帆很危险，但人们也不敢收篷；
每个浪头都从船尾卷上水来，
打得人和希望又湿又冷，
他们没歇一刻地不停戽水，
但可怜的小船还是很快就沉没。

六十一

又有九个灵魂随着它消失了！
只有快艇还在继续浮着，用一桨
当作桅杆，两张毯子缝在一起
勉强作帆，紧紧地捆在那桨上；
每个浪头都几乎要把船灌满，
这危险确超过以往的情况；
他们既为小船上的人淹死而难过，
也真心疼那两桶饼干和黄油。

六十二

火一般的灼热太阳，预告着
一定还会有大风暴，现在做的
只有迎着狂奔的巨浪往前冲，
也许能挨过这险恶的天气；
每个人都喝了几羹匙酒和甜酒后，
有些头晕目眩，而能够用来充饥的
就只有袋里湿得稀烂的面包了，
至于衣服，那都早已经成了破布条。

六十三

总共三十个人挤在小小的空间里，
没有转动余地，更谈不上驾驶了；
他们也力求改善：互相轮班
一半人躺在自己的地方，
其余的就坐着，上半身浸泡得麻木，
下半身发着烧；全船的人都这样
像患着隔日疟似地打着寒战，

没有大衣，只有青天盖在身上。

六十四

是生存的渴望使生命延续了下来；
医生治病也经常遇到这种情况，
如果病人没有朋友或妻室拖累，
病得怎样危险也不至于死亡；
因为他有希望，命运女神的
刀或剪子就不会勾起他的胡思乱想，
只有对痊愈灰心丧气才真减短寿命，
那真使人生的磨难短促得可惊。

六十五

据说领养老金的人比其他人
活得更长久——天知道这是什么缘故！
有的人确是寿比南山，永远不死，
我想那是为了折磨那出钱的主儿：
在债主之中就数犹太人最缺德，
他们借钱的方式真让人难受，

我从前好不容易向他们借贷，
因此，我总觉得要还钱也不自在。

六十六

露宿在快艇上的人们也很不自在，
他们全都靠对生命的热爱而活着，
尽管风吹雨打，他们像岩石
忍受着难以相信或想象的折磨；
请想想看：水手的命运一都直很苦，
最古老的如飘泊的挪亚方舟，
它运载的人和货都很奇怪，
就象古希腊的那只海船阿葛。

六十七

但人是肉食动物，他必须用餐，
每天至少要吃一餐果腹，
他不能只靠喝水，像山鹬似的，
必须杀生，有如鲨鱼和老虎；
尽管他的体质也能容忍素食，

但三天不知肉味也不免叫苦。
不信问劳动人民，他们肯定认为：
牛肉呵，羊肉呵，更加有利于脾胃。

六十八

我们不幸的水手也是如此。
因为第三天风涛突然停息了，
这使人舒了一口气，好像给他们
披了一张毯在他们疲惫的身子上；
他们就像海鳖似地在海面昏睡，
但醒来时胃里却酸楚得很难受，
于是像饿狼一般都去抢食粮，
再也不精打细算地将它贮藏。

六十九

这结果不难想象，他们不只是
喝光了酒，并且把一切都吃掉，
那么，第二天还有什么可以吃呢？
关于这，谁会愿意听别人的谆谆劝告，

都妄想天能起风，（愚蠢的人们！）

并且把船吹到岸边；这算盘倒打得很好，
既然只有一支桨，又不牢固，
还不如好好节约一下食物。

七十

到第四天，水上不见一丝风，

海洋象吃奶的乳婴一般安静；

到第五日，小船还停在原处，

水天一色，蔚蓝，澄清而平静；

他们只有一支桨，（但愿能有两支！）

那怎么办呢？腹中燃着熊熊的饥火，
于是唐璜的狗，也不顾他哀求，
就被杀死，每人分吃了一小块肉。

七十一

第六天他们竟吃掉了小狗的皮，

唐璜因为那是他父亲的爱犬，
一直不忍心以它来果腹，但现在

感到嘴里淡得和饿鹰一样，
终于悔恨地接过了前爪，
这拿给他吃还是很大的面子；
他将一半分给老师，彼得利娄
另一半一口就吞下了，还很嫌不够。

七十二

第七天依旧没有起风，火热的太阳
将皮肤烤起了泡；他们摊在海上，
像死尸似的，动也动不了，
只有盼望刮风，但希望却很渺茫；
淡水，酒和食粮都已经吃完了，
他们面面相觑，眼睛透出凶光：
那是豺狼的眼睛呵，流透露着
吃人的欲望，虽然谁也不会明说。

七十三

终于有人向同伴小声嘀咕了，
同伴又传同伴，这样话就传开，

最后竟变成了七嘴八舌的争论，
绝望而激动，再顾不得任何危害；
因为当每个受的苦人看到伙伴
把自己压抑很久的思想说出来时，
大家就一致叫嚷要用抽签决定
谁应当该死掉来当同伴的食物。

七十四

可那天在这一步到来以前，
他们首先分食了破皮鞋和皮帽，
然后就四搜寻，感到很懊丧，
因为谁都不愿意自己先牺牲掉；
终于还是撕张纸做成阉儿——
但缪斯必会为所用的材料震惊：
因为没有纸张可以用，他们竟然
强迫唐璜交出了朱丽亚的情书。

七十五

阉做好了，写上了名字，混合起来，

每个人抓了一个在沉默的恐怖中，
这邪恶的勾当本来是由饥火引起，
但人们因此反而忘了那啮人的饥饿；
也并不是有谁筹划这种事情，
只是被情势所迫的不谋而合，
没有一个人能够身处其外，
不幸唐璜的老师却中了头彩。

七十六

他只恳求用抽血的方法死去，
一个正好带着器具的外科医生，
就给彼得利娄放血，他慢慢地
停止了呼吸，甚至不知几时断了气。
终其一生他都是个好天主教徒，
像大多数的教徒一样，始终笃信不渝；
临死前他都还吻了吻小十字架，
然后引颈伸腕，等待着针来扎。

七十七

因为没有能付给医生的手术费，
大家就让他先挑一块可口的肉，
可是，当时他却渴得要命，
所以宁愿对着血管痛饮了；
大家分食了有些部分，也有些
例如五脏和脑子，都往海中投——
两条鲨鱼倒赶上了一顿美餐，
水手们吃掉了其余的部分。

七十八

大家吃了彼得利娄。也只有几人
对于荤腥的肉食不是那么嘴馋，
其中当然也有唐璜，他上一回既然已
谢绝了吃他的爱犬，现在，自然，
也不会感到食欲会有所增进；
他们的灾难虽然已经达到极点，
但是你能希望他和水手们

将自己的牧师兼老师大嚼一顿？

七十九

他不吃倒好，因为事实说明

结局很不祥。凡是狼吞虎咽了波得利娄的人
（这是多么渎神！）

都发了癫狂，口吐白沫，全身颤抖，
又打滚，又是乱揪自己的头发，

喝起海水来就如一个小山沟似的；
他们切齿诅咒，嘶喊，尖叫，哭嚎，
有时又笑得像鬣狗，都郁郁死掉。

八十

这样一来，他们的数目又大为削减，

天知道，剩下的人已经够瘦削了；
有的人失去能记忆，这倒也好，

还能深刻感受当前危难才最难受；
竟然也有人还打算再解剖一次，

仿佛上次的教训还嫌不够：

那些所以病得发疯死去的人，
还不是因为吃错了荤腥！

八十一

这次他们正在算计船长的助手，
因为他最胖；然而他却救了自己：
除了因为这种结局他不喜欢外，
还一有些原因，那就是，第一：
他最近一直感到身体不适，
其次，拯救他的最主要依据，
是在卡提斯时由一些娘儿们
共同捐赠给他的一件小礼物。

八十二

可怜的彼得利娄还剩一些皮肉，
但是吃得很节省，——有的人胆小，
有的人仍然克制着自己的食欲，
或者只偶把它当作一顿夜宵；
大家都吃了，只有唐璜忍着，

只拿着竹片或铅块放在嘴里咀嚼。
他们以后捉着了海鹅和海鸥，
这才开始不再惦记吃死人的尸体。

八十三

如果您以为彼得利娄的遭遇
太过触目惊心，那么请想想乌戈里诺
在文质彬彬地讲完自己的生平后，
也竟然吃起敌人的头来！如果说，
在但丁的地狱里敌人可以当食品，
那么在海上吃朋友也决无不可；
何况是碰到了船破粮绝的情况，
这恐怖的描述也并未超过但丁。

八十四

当天夜里下起了倾盆的大雨。
他们张大嘴，像是久旱的夏天里
被烧烤成龟裂的土地，
人不渴怎会知道清水的甘甜！

假如你到过土耳其或者西班牙，
或者与饥饿的水手同坐过一条船，
或者曾听过沙漠里骆驼的铜铃，
你一定会向往真理之所在：一口井。

八十五

大雨滂沱，但他们却喝不到什么，
终于有人找到了一条破床单，
把它当成海绵似地吸收雨水，
一等到他们估计雨水已经接满，
就用手拧它；虽然对于挖沟人来说
这点水远不及一瓶啤酒那么甜，
但是这全船上的人却觉得
有生以来从不知饮水竟如此快乐。

八十六

他们用烤焦的、裂得出血的唇
去吮吸水分，好像是饮着琼浆，
他们的舌头黑肿，喉咙就像火炉，

好似渴得要发狂地狱里的富翁，
白白向乞丐求乞，却得不到
一滴甘露，而那时喝一滴水却多像
进入了天堂！——哈，如果此事能当真，
有些基督教徒可算有了依托。

八十七

在一船悲惨的飘泊者当中，
只有两人是父亲，还都各带着儿子，
有一个儿子较为壮大且结实，
他却先死了，当他停止呼吸时，
身边的伙伴把这告诉了他父亲，
而父亲只看了一眼说：“天意如此！
我又奈何？”就看着他被人投入海里，
却没有一滴眼泪，也没有叹息。

八十八

而另一个人的孩子体质较弱，
柔嫩的面颊，看起来也眉目清秀；

他倒支撑得久些，对于不幸的命运
他一直心平气和默默承受；
话说得很少，只是有时勉强一笑，
好象也减轻父亲心上那石头的分量，
因为父亲的悲戚
愈积愈多：眼看要永远分离！

八十九

做父亲的俯着身殷切地望着他，
并且用手擦去他苍白的嘴唇上的泡沫，
然后继续看个不停；
当他们渴盼的雨水已来临，
少年的眼睛原来已遮着一层白膜，
这时也转动了一下，显得亮晶晶的；
父亲拿着破布向着儿子口中
挤下了几滴雨水，但又有什么用呢？

九十

儿子断气了——父亲依然抱着尸体

长久地凝视着，
直到死的分量沉沉压到心上使他无可置疑，
希望和脉搏都同样归于死亡，
他还是痴痴地看得目不转睛；
直到那尸体被抛下海，开始随波逐浪，
他突然象死了一样瘫下来，
不说一句话，只是手足在抖颤。

九十一

现在阴沉的天空出现一道彩虹
从裂开的云缝中射出来，一道霞光
横跨过幽暗的海水，它的脚
把附近的海水照得耀耀闪亮；
在这弧线内，一切都显得更加清晰，
那光带本身好象大旗在飘扬，
它越来越宽，以后就像一张拉开的弓，
然后就远离这一船暗淡的眼睛。

九十二

它随时变幻，啊，这变色的天空！
它由水气和阳光于天际诞生，
浅紫色为衣，深红为摇篮，
用金液洗涤，又以暗褐告终；
好象回教帐幕上的新月弯弯，
它的各种光泽都融于一色中，
那颜色好象在殴斗时被打肿的眼睛
（因为我们有时不戴手套就得交锋）。

九十三

我们落难的水手将它看成吉兆——
有时候，人们这样想想倒也很好：
希腊和罗马自古就有这样的习俗，
特别是当人们受到过多挫折的时候，
它或许会有所裨益；当然，没有人
比这一船人更需要精神上的振作；
所以，这一条虹看来很有几分像希望——

啊，可真跟天庭的万花筒一样！

九十四

这时一只美丽的白鸟飞过来
它生着蹼足，不管大小和羽毛
都很像是鸭子，可能是飞迷了路，
要在这里找一个地方落一落脚，
虽说它明明看见这条船有人，
却仍然在他们头上来回盘旋；
就这样，一直飞到天黑它才离去——
大家都认为这个征兆更为吉利。

九十五

但是在当前的情况下，我必须说，
这只希望之鸟不再降落倒也好，
因为我们这只破船比不上教堂，
栖息在缆索上不太稳妥；
即使这只鸟原来是挪亚方舟上的，
因为找到陆地而回去报告，

只要是当时恰巧落到了他们手，
也准被连橄榄枝都不留地吃掉。

九十六

黄昏以后又刮起了不太猛烈的风，
只有星光闪闪，小船儿继续前进；
但是现在他们已经精神恍惚，
不知道身在何方，将有什么等待他们。
有人怀疑说看到陆地，有人说不，
令人起疑的原因是连续的雾层；
有人肯定听到了碎浪，有人认为
那是炮声：一度大家都这样误会。

九十七

天色已破晓，微风渐停；就在这时
守望的人欢欣雀跃地高声嚷：
如果那透亮的地方还不是陆地，
就叫天罚他永远看不到故乡。
其他人揉了揉眼睛，都看到了海湾，

不管是否子虚乌有，就驶向那方向；
啊，一点不假，那真是一片海岸，
渐渐变得很清晰，高耸，十分明显。

九十八

于是有人流下了泪水，有的人
只管痴痴地望着它，还不能够
分离开交织的希望和恐惧，
仿佛就为了这团乱丝塞满心头；
有的人几年来第一次跪下祈祷，
而在船底还有三个人睡得烂熟：
将他们摇了摇，谁也不见醒来，
原来他们都已默默地一命归天。

九十九

就在这前一天，他们看到了一只
玳瑁类的甲鱼在涛波上熟睡，
小船儿轻轻浮来，侥幸捕获了它，
这就权当作他们一天的粮食，

不仅饱了肚子，更滋养了精神，
因为这也一直鼓励着他们想：
处境虽然险恶，然而天无绝人之路，
这一定是上帝给他们送来的食物。

一百

那片陆地是嶙峋高耸的石崖，
山峦绵延，越是近看越显得陡峭，
波浪推送着小船朝岸边行进，
他们纷纷猜测，然而说法也不一：
谁也搞不清楚是到了哪个地区，
因为风向一直在变来变去，
一说是堪底亚，一说是埃特那山，
还有的说是塞浦路斯，罗得，或别的什么岛岸。

一百零一

这时候风力加强了，波浪更快地
推送他们到盼望的岸边，
它就像是冥府中渡鬼魂的船，

载着四名浪像幽灵的乘客，
还有三具死尸，因为活人已经无力
像以前那样将它们投入海中；
虽然那两条鲨鱼仍然跟在后边，
搅起的浪花直往人脸上飞溅。

一百零二

饥渴，绝望，寒冷，炎热，都轮番
对他们施过威，大大摧毁了人，
就在这一船皮包骨头的活人中间，
连母亲都难以辨认出谁是自己的儿子；
夜里冻得瑟缩，白天太阳炙晒，
所以人员削减得只剩下两对；
但死人主要归咎于一种自杀：
不该和着盐水将彼得利娄吞下。

一百零三

那个他们越来越靠近的岛
看来景色多变化，有山又有平坡，

林木下摇曳看令人神爽的新绿，
连空气也由咸涩而变得柔和；
林木像一面翠屏从眼底隔开
树木像一面翠屏把那火然的
天空和刺目的波浪从眼底隔开；
啊，任何景物都好，只要能躲开
那无边、可怕、永恒而咸涩的海洋。

一百零四

海岸好象荒凉得看不见人迹，
只有浩瀚的波浪环绕着它，
但是他们登陆心切，仍朝它奔去，
尽管前面的碎浪仍在奔腾咆哮；
一片澎湃而飞溅的浪花表明
有一座暗礁就在小船和海岸间，
可是他们找不到更好的登陆点，
仍然是笔直地冲去了——却翻了船。

一百零五

在家乡的瓜达尔奎弗河，
唐璜从小惯于以清流洗涤，
他在平静的河湾学会游泳，
后来便经常用上这一技艺；
你很难找到谁会比他水性更好，
好到能游过赫里斯庞特，也许，
就象如利安得、艾肯海德和我
（我们对此都很自豪）那么闪过。

一百零六

所以现在，虽然羸弱、僵而无力，
他年轻的四肢还能飘浮于水波中，
他奋力地划着急流，在天黑之前
终于到了海边干燥的高坡；
这时一条鲨鱼一口拖去了他近处的伙伴，
这危险他幸亏逃过；
另外两个人不会游泳，没有到岸上，

所以最后只剩下唐璜一个。

一百零七

要不是靠那支桨，他也到不了岸；
正当他双臂划得没有了力气，
真是托天之福，那支桨随波而来，
恰好被一个巨浪打到他怀中，
虽然几乎淹没了，但他赶紧抱住桨，
就这样顺着浪头冲向岸边；
最终他又游、又走、又爬了一段，
总算半昏迷地被冲上沙滩。

一百零八

他倒在那儿，早已奄奄一息，
他的指甲紧紧抓住沙子不动，
唯恐他刚从波浪中夺来的生命
又被往卷回，吸入它无履的墓中；
他直挺挺地躲在被冲到的地方，
正面对着岩壁脚下的一个岩洞。

生命虽是获救了，但所剩不多：
只够使他感觉到疼，以后更难说。

一百零九

他慢慢地尽全力撑起了身子，
却又瘫软地落在出血的双膝
和颤巍的手上；他环顾四周，
想找一找曾和他共患难的同伴，
却再也不见一个人和他分忧；
只有一个在船底的死尸
两天前死去的，不知他竟然如何
找了到这无名荒滩作了葬身的地方。

一百一十

当他注视时，他的头却更晕了，
不由地噗地栽倒：这时他感得
沙滩在旋转，以后就完全陷入昏迷，
他瘫倒在那儿，伸出的手软软地垂着，
还不断地从上面滴着水珠溅落在桨上；

他那副样子多么像枯萎的百合！
细瘦的身子支撑着苍白的面孔——
谁会想到造物主能这么巧夺天工。

一百一十一

就在这潮湿和昏迷的状态中，
连他自己也不知呆了有多么久，
对他来说大地已不复存在，而时间
也分不出昼和夜，他完全无感觉；
至于怎样醒来的，他也不知道，
只觉得肢体、痛楚和血流
似乎又鼓起了生机，因为“死亡”
虽然暂时溃退了，却还要有一番挣扎。

一百一十二

他睁开眼睛，又闭上，又睁开，
因为头晕目眩，一切都恍惚迷离；
他还以为是在船上刚刚睡醒一觉，
那绝望之感又溜进了他的心底。

他只求一死，好使自己能够永眠，
但就在这时，错乱的感觉又归于一：
慢慢地，他眩昏的眼睛却看见
一个十七岁少女的俏丽的脸。

一百一十三

那张脸正紧凑近他，她的小嘴
像要试试他的嘴还有没有呼吸，
她用温暖的青春的手抚摸着他，
从死之境域中唤出了他的精神，
又反复擦洗他的冰冷的太阳穴，
想让他血活跃起来。而终于
在这细心照顾和温柔的爱抚之下，
他缓缓地舒了一口气作为回答。

一百一十四

她倒了些露酒给他喝，又拿斗篷
裹严他那近乎赤裸的身子，
为了怕他头晕，她的秀腕把他的头

抬得更高些，用光洁温暖的脸蛋
给他苍白的额作枕头；她又将
拧干他那被风浪浸湿的鬃发，
然后就焦虑地望着他。每一阵疼
都使他会叹一口气；她呢，也一样。

一百一十五

她带来一个与她同样年轻的侍女
（看来比她稍长，身体也比较壮硕，
但面容却不那么严肃），她们合力
抬他进山洞，接着生起了火，
火焰照亮了从来未见过阳光的
洞顶的岩石，也将少女的轮廓
照得很清晰：她看来更亭亭玉立，
却不知是人，还是什么精灵？

一百一十六

她的前额挂着一串金片，
在她褐色的头发上闪闪发光；

卷曲的长发梳成一串串辫子
披在身后；虽说她颇长身段，
比一般的女子都要高，但这辫子
几乎垂到脚跟；她的仪态万方，
自有一种令人肃然起敬的风度，
好像她就是出自这一方的名门。

一百一十七

她的头发是褐色的，我曾说过，
但她的眸子却乌黑得好像死亡，
睫毛也异常黑，如像丝绒般弯下，
却含着无限娇媚；因为当那流水似的眼光
整个从那乌亮的边缘闪耀出来，
就连飞快的箭也没有这样的力量：
它好像是盘卷的蛇突然会伸直，
猛烈地把它的毒全力向人注射。

一百一十八

她的鬓角短而洁白，她的脸颊

就像一抹尚有落日胭红的晚霞；
那较短的上唇——呵，多么迷人的红唇！
看着它，谁不会自叹有这样的福泽！
她是一个多么美的雕塑的原型！
（说起塑像，唉，全都是欺骗人的东西！
我却见过真实、丰润、活生生的美人，
远比仿制的石像精巧，而又动人！）

一百一十九

我要坦白地告诉您为什么我会这样说，
因为人不能莫名其妙地发牢骚：
有个爱尔兰女人常常作模特儿，
但她却没有一个维妙维肖的塑像，
如果有一天她必须遵守时间
随自然的严酷法则而枯凋，
那消逝了一副稀世的容颜，
人从未想见，刀凿更不曾体现。

一百二十

这位石洞里的美女也正是这样；
她穿着很不像西班牙的服饰，
虽然简单，但颜色却不那么发暗，
因为，您知道，凡是西班牙的女郎
从来不披红着绿地招摇过市；不过，
当她们的披肩和长襟一路飘扬时，
（我希望这些零件永远不被时间抛弃）
她们却又那么的神秘而又妖饶！

一百二十一

但我们这位小姐却不这样，
十分精美的衣料穿在她身上，
她的发卷很随意垂在两鬓周围，
头上烁烁闪耀着金玉的佩饰；
她的腰带也发亮，面纱里飘荡着
最华美的丝带，手上戴着珠宝；
还有一件事最令人感到惊诧：

她的玉足只穿着鞋子，而并无长袜！

一百二十二

另外一个女子的服装大致相同，
只是质地稍差，也没有那么多
惹人注目的首饰，仅在鬓发间
稍有银色装饰，大概这就将充作
她的嫁妆；戴的面纱式样也相同，
料子却粗糙，举止稳健而不活泼；
她的头发没有那么长，但很密，
乌黑而较小的眼睛，却显得更伶俐。

一百二十三

就是这么两个人服侍他，安慰他，
不仅送衣食，还要加上温存照顾
（我必须说，这是女人特有的一种，
别出心裁，花样繁复）；
她们作了一种极为精美的肉羹，
可惜诗歌很少有记述这类东西，

自从荷马的阿喀琉斯设筵以来，
还没有这么可口的菜在诗歌里。

一百二十四

我要提一提这两个女子到底是谁，
不然，您恐怕会疑心是公主化装；
而且我最恨故弄玄虚，以博得一粲，
虽然对此最近的诗人很赞赏。
因此，对于这两位少女的来历
我把真相直截了当地指明：
她们是主仆二人，小姐是个独生女，
在海上谋生计的是她的老父亲。

一百二十五

是的，他年轻的时候曾是个渔夫，
到现在也可以说是某种渔夫；
但实际上，还有着别的投机事业
更多添了一层联系在他和大海之间。
这也许不及打鱼体面，比如：

劫劫船，走一点私，就使他终于
在这一行业中鳌头独占，
称得上有几百万不义之财。

一百二十六

因此他是个渔夫，虽然他捕的
不是鱼，而是人，这和信徒圣·彼得
没有什么两样；他搜捕航行的商船，
有时真是能够如愿以偿虏获很多；
有货物他就没收，有人他也能拿到一笔
在标卖奴隶市场上；不少好货
由他提供，这一宗土耳其贸易，
当然，他也从中大大赚了一笔。

一百二十七

他是个希腊人，在这一座小岛上
（是基克莱群岛中很荒凉的一个），
他用他的罪孽钱盖起了一座
非常漂亮的宅子；

天知道他有多少家财，
多少条性命，毁在这个糟糕的老家伙手中！
我只知道他有一幢很高的楼房，
尽管雕饰都极野蛮，却也金碧辉煌。

一百二十八

他的这个独生女儿名字叫海黛，
东方诸岛上最富的继承人，
何况她又很美，她的一颦一笑
比她的嫁妆更让人倾心，
她的芳龄不到二十，却出落得
婀娜动人，就像一株秀丽的树；
这期间她拒绝了好几个求爱者，
却学会了对意中人如何允诺。

一百二十九

一天黄昏，她走到悬崖下边散步，
不料看见在海边上躺着的唐璜，
几乎被水淹没，只奄奄一息，

又饿又昏迷，离死也差不离；
他的赤身虽然使得她惊惶，您知道，
凭谁没有恻隐之心？至少有支歌
“外路人，带进家里来吧！”教她如此，
又已半死，更何况唐璜皮肤白皙。

一百三十

但如果把他带进父亲的宅子，
可并不算是救人的妥善之法，
那就像把耗子给猫送上了门，
或者是把昏迷的人埋进了坟墓；
因为那个好老头儿可远远不及
侠义阿拉伯的盗贼，相反却很心毒：
他先会很殷勤地把外乡人治好，
然而他一旦脱险，就把他卖掉。

一百三十一

因此，经过和婢女商量，她认为
（但凡小姐都与婢女相依为命）

最好是暂时把他放在洞中养息；
然而等他终于清醒地，睁开黑眼睛，
她们对这外乡人可就更加慈悲，
神明是可以被她们的善心感动，
而把天堂的关卡稍稍打开（因为
这就是天堂的进口税，圣·保罗说）。

一百三十二

她们生起了火，和引火的材料
那就是她们在为海湾临时设法
找到的东西，那是一堆为海水
冲上岸的破烂的木板和船桨，
碰一碰就会变成了灰，因为已经
太久的风吹日晒，一根桅杆
已快变成拐杖；但这儿烂木之多，
谢谢天，生足够它二十几次火用。

一百三十三

他躺在皮褥上，底下还垫着女外衣，

因为海黛把自己的貂皮袄脱下
给他作了卧榻；此外，她和她的婢女
只为了使他醒来时能加倍感到
温暖和舒适，每个人又都脱下了
一条裙子将他的全身遮盖好，
并且说好黎明时分再来照看，
而且还要带来面包，咖啡，和鸡蛋。

一百三十四

于是只剩下了唐璜静静地安眠，
他熟睡得就像苦命的一个儿
终于死了，安息了（或许，天知道！
就只在目前这一会儿）；他昏昏沉沉，
连那场灾难的片段都没有
变成惊扰他的心的恶梦的幻影，
因为不快的往事有时会化为梦魇，
等到你睁开眼睛时，你还流着泪水。

一百三十五

年轻的唐璜没有做梦，但当少女
缓步出洞，在给他整顿了枕头后，
却像出了神似地几步一回顾，
以为听到了他的叫唤，走走停停。他其实正高枕
而眠，但她（唉，人的心
和爱出错的笔呀嘴呀也都相同！）
却听到他唤她的名字，她忘记了
这时他怎会知道自已的名字？

一百三十六

她沉思着向父亲的宅子走去，
并叮嘱卓依千万不要对外张扬，
实际上婢女更懂得这是怎么回事，
因为比起小姐她多了一两年的心思；
别看一两年，过对了就足顶一世纪，
就像大多数的女人一样，卓依
在“自然”这古老的学府没有白度过，

她已经获得一切有用的知识。

一百三十七

天已破晓，唐璜还卧在山洞里
沉沉入睡，他是这样安适睡着，
连附近小溪的淙鸣和窥伺的
晨曦的光线他都没有被惊醒；
是呵，应该让他睡，他也该睡个够，
只因为他那种灾难没有人受过，
或许只有我祖父的《航海纪述》
把他所受的那些困苦历数过。

一百三十八

海黛却不一样：她辗转不能成眠，
一睡就惊醒；身子一翻又做起梦，
她梦见海滩上有上千只破船
和美男子的尸体，她跌跌撞撞在其中；
她很早就想叫醒婢女，婢女又唤起
她父亲的老奴，并且都异口同声

赌着咒（阿美尼亚，希腊，土耳其，
哪国话都有）：不明白是什么鬼主意

一百三十九

让她这么赶早，又把他们都唤起！
她把这个原因，推诿于太阳的缘故；
自然，在太阳初升或者降落时，
天空是美的，谁不愿意看看日出？
那时群山还迷蒙着一层白雾，
然而百鸟却已复苏和日神一起；
夜幕很快就被脱尽，就像为丈夫
或为什么可憎的人而把丧服穿。

一百四十

我认为，日出是很辉煌的壮景，
我就常常地把它观赏；最近我特地
坐了通宵等待日出；但据医生说，
对于人的寿命这有害而且无益。
因此，谁要想寿命和钱财两旺盛，

请您从今开始即早睡早起，
这样，等您八十岁以后进了棺材，
您四点起来，在墓志铭上值得一书。

一百四十一

海黛和初升的晨曦面面相觑，
她的面颊显得更红，因为
有一股炽热的血从她的心房冲出，
在脸上受阻之后，泛滥成为红霞，
就像阿尔卑斯山的一道泉水
湍急地奔来后，却被阻挡于山脚下，
于是汇成了湖，涌出圈圈的水波，
或者像红海——然而红海却不是红色。

一百四十二

这海岛的少女走下悬崖，
迈着轻盈的步子向山洞直奔；
太阳以新生的火焰向她微笑，
晨曦女神用露水把她的嘴唇亲吻，

就好像错认了姊妹；正如你和我
要是看见，大概也会错认她们——
这凡女和女神一样清新美丽，
但凡女更加好些，因为她不是空气。

一百四十三

当海黛以轻快的步子走进山洞，
虽说走得轻快，然而却是小心翼翼，
她看见唐璜熟睡得像个婴儿，
就仿佛有所畏惧地停下了脚步，
（因为睡眠总给人以恐怖的感觉，）
唯恐他受寒气，所以然后轻轻地走近，
给他更盖严些；又俯身聆听，
张着嘴啜饮将他微弱的呼吸。

一百四十四

正像一个天使俯身注视着
一个为正义而死的人那样安谧地，
这饱经风险的少年躺在那里，

一片静谧的空气笼罩着他；
卓依这时正在给他们煎着鸡蛋，
因为这样一对年轻的情侣反正
必须吃早餐，而且怕他们嫌太晚，
所以她把食物早早就拿出筐篮。

一百四十五

因为她知道，爱情不能当成饭吃，
那从海上漂来的少年必定很饥饿；
而且她爱情不多，不免会打呵欠，
再说她在大海边上也感到瑟缩，
因此她就准时烹饪，我不知道
她是否也煮一盅茶给他们喝，
但已经有了鸡蛋，咖啡，水果，面包，
鱼，蜜和酒，这一切全用不着破费。

一百四十六

鸡蛋煎好了，咖啡也已煮沸了，
卓依本来想立即把唐璜叫醒，

但海黛赶紧用手拉住她，
不发一声地用一指按在唇上
做了个信号，卓依当然就明白；
熟食都冷了，只得再去把它烧烫，
因为她的小姐不允许她打断
这似乎永远都不会醒的睡眠。

一百四十七

他还在躺着，他那削瘦的面颊
有一片紫红泛起，好像夕阳西下
在皑白的远山顶上映照着晚霞；
他前额的青筋显得暗淡而疲塌，
正如苦难所留下的一些条纹；
他的发卷里斑斑浪花还沾着，
更加上岩洞中也有水雾弥漫，
这就把他的黑发变得又湿又咸。

一百四十八

她俯身看他，他躺在下面

好象酣睡在母亲怀里婴儿，
又像风和日暖的依依杨柳，
或者波澜不兴的沉静的大海，
他柔软好似巢中初生的小天鹅，
又像是盛开的那样美丽的玫瑰，
总之，他是个很漂亮的家伙，
不过灾难已把他折磨得失去血色。

一百四十九

他醒了，瞥视一下，本来又想再睡，
但一看到美人儿的面孔在对面
就难以闭眼，虽然说他又痛又乏，
如能再睡下去才真是其乐无比；
但对于唐璜，却没有一张俊脸庞
能使他看过后无动于衷；
即使作祈祷，他也是面对着圣母，
而不会去看那些毛烘烘的圣徒。

一百五十

因此，他就以肘支起了身体

仔细地把少女瞧一眼；她的面颊
竟成为苍白与赭红相争之地，

她原本想要开口，但欲语还休，
因为眼睛说了，语言就显得多余，

但她还是用希腊语告诉了他
（带着爱奥尼亚土音，低沉，清晰）：
他太弱，先吃些东西，不能说话。

一百五十一

唐璜不是希腊人，所以他一个字
都不懂得；但他的耳朵能知音。

她的声音好象小鸟的鸣啭，

又像珠玉一般圆润，清脆又甜蜜；
有什么乐音能如此单纯而又悦耳！

啊，只要听到它，不知何处
我们会流泪：它震慑了一切，

仿佛来自天庭的庄严的音乐。

一百五十二

唐璜听得发了痴，不禁呆望着，
一个人像是被遥远的风琴声
轻轻地唤醒，却疑心还在梦里，
直到更夫打破了他这阵出神，
使他返回现实；或者他的管家
很早就起来敲门的声音可真重！
我喜欢晚起，最讨厌这种骚扰，
因为晚上看着星星和女人最妙。

一百五十三

唐璜也是被迫从这种似梦非梦
或缥缈的不可名状之境醒过来，
因为他感到了食欲很是旺盛，
而且卓依仍在地下跪着做饭烧菜，
她将木柴添续得火光熊熊，
那烹饪的香气也随之扑鼻而来，

这一切都使他大为清醒，他渴望
大嚼一顿，要是吃牛排的话就更美妙。

一百五十四

但这一带没有牛，因此牛肉很少见，
山羊肉倒有，还有羊肉小羔羊，
每逢佳节来临，岛上的土著
就会在火叉上放一只羊腿；
不过这种时候不多，只偶然一见，
很多岛屿非常荒凉，到处是岩石；
有的岛比较美丽而肥沃，这座岛
却是其中最富庶的虽然它很小。

一百五十五

提到牛肉很少，我不由得想起了
那古代关于牛面人身的神话，
（我们严正的舆论理应不齿，
那王后的趣味一致被认为太低：
竟会爱上了牛面！）但若深究寓意，

那神话只不过是典例，通过它
帕西法在鼓励人们多养牛，
以便克利特人更加蛮勇好斗。

一百五十六

我们都知道，英国人就爱吃牛肉，
我不想说：他们也喝很多啤酒，
因为啤酒终归是液体，并且——
它离本题太远，也可以不说；
我们而且知道：英国人最爱战争，
那可是一种花费不菲的娱乐；
克利特人也一样，因此我推论，
无论杀牛和杀人都应该唯她是问。

一百五十七

但话归正题。憔悴的唐璜以肘
支起他的头，面前的一堆食物
都是他近来再没有见过的美味，
因为最近他的每一餐都不够熟；

见到有三四样精饌，这真使他

感谢上帝，然而既然早已饥肠辘辘，
他就不管什么，凡拿来就都吃光，
凶得就像鲨鱼，梭鱼，或郡长牧师。

一百五十八

他不断地吃，供应倒是源源不绝，

海黛则像慈母一般看着他，一心想
将他喂个够，因为她含笑自忖：

刚认为死了的人竟这么好食量。
卓依毕竟比她见识多，她知道

（当然不是来自书本上而凭传闻），
一个饥荒久了的人必须用羹匙
慢慢喂食，不然就会撑破了肚子。

一百五十九

因此她就擅自主张，只是由于

迫在眉睫，竟来不及使用语言，
她只好用行动表示：这位少爷

（小姐为了他这么早地来到海边！）
如果不想立刻腹胀而死的话，
就必须停止再吃下这一餐；
她抢过了盘子，再也不给一块肉，
她说，吃这么多连马都会很难受。

一百六十

其次该做的是：因为他只穿着
一条破裤子，简直就是赤身裸体，
她们将把他的破烂布投进火中，
并给他暂时换上了一套新衣服；
他穿得就像个土耳其或希腊人，
只少了头巾，鞋子，刀枪等装饰，
除零件外，她们配备得真够充足：
若有干净的衬衣以及宽大的马裤。

一百六十一

这以后，美丽的海黛试着与他谈话，
却连一个字唐璜也不能够理解，

他仍是竖耳倾听，好让这少女
怀着那片永远说不完的热诚；
因为他不插一言，她还不时地
向她的知心婢女补充一些：
直到后来，她不得不歇一口气，
这时才明白是他不懂希腊语。

一百六十二

因此她只好用点头、微笑、手势、
以及用那眼睛灵活的神色说话，
她读着（这是她唯一能读懂的书）
他脸上的语言，正在向她表达
多少情意啊！只靠着目光的一瞥，
他的心就对她作了长长的回答；
因此，就从他的神情上她读出
无穷的辞句，和她的所思。

一百六十三

这以后，她用手指和眼睛教给了他

自己的语言，让他字字跟着她学，
当然，对那含义也不必多加解释，
单他能够从她的表情上琢磨；
好象研究天象的人要常常地
离开书本，更加勤勉地观察星空，
唐璜就只凭海黛的眼神学会了
初级希腊文，而且比从书本学得更好。

一百六十四

啊，从女性的唇边和眼睛来学习
一种异族语，那是多么的有趣！
当然，我是指教和学的人都很年轻，
至少我经过的事情可用以为例：
当你说对了，她们就笑；你说错了，
她们笑得更多，其间还伴随着
手和手的紧握，甚至轻轻一吻，
我就以这种方式学会了各种语文。

一百六十五

那也就是说：懂几个西班牙、土耳其
和希腊字；没有老师教意大利文，
因此一窍不通；至于英文也很差，
因为我全都是取之于它的教士：
巴洛呵，苏斯呵，蒂洛生啊，是每周
我必读的，还有布莱尔，他们全都是
忠君敬神的、文章盖世的散文家——
我最痛恨诗人，没有一个能读得下。

一百六十六

至于淑女们，我却没有什么可说，
因为早早脱离了英国的上流社会，
固然我在那也曾出过风头，
那样地金迷纸醉就像一切浪子，
并且伤过心；但那都已成为过去，
至于那些男男女女、愚顽之辈，
我本可加以鞭挞，现在却无动于衷：

那都只是往事，一去不返的春梦。

一百六十七

就让我们再提提唐璜吧。他开始
学会了新语言，既能听也能复述，
却有种和阳光一样普遍的感情，
他无法像女尼一样，在内心掩饰住；
是的，他有了爱情；您大概也会有的，
要是也碰上了一个年轻的女善人；
而她正是这种人，她给他的恩赐
我们已看到了许多次，清清楚楚地。

一百六十八

每天早晨——对于爱静静养神的
唐璜来说，虽然有点时候未到，——
她都来到山洞里，但那只不过是
为了看一看她那伏巢的小鸟儿；
她轻柔地触摸着他的鬃发，
绝不敢把她的客人的睡眠惊动，

她的呼吸掠过了他的面颊和嘴，
就像南风拂过一片玫瑰那样温柔。

一百六十九

每天清晨他的容光都更焕发，
一天天地他的健康也有所增益，
这太好了，因为健康不仅令人
心神舒畅，而且就是爱情的保镖；
健康和闲暇对于爱情的烈火
有如油和火药；还有一些力量
我们也得自谷神和酒神；如若不然，
维纳斯也就不会老是来纠缠。

一百七十

正当维纳斯占有了我们的心坎，
（当然，爱情是好的，但如果不心心相印
就不是那么好）谷神就给端上一盘
通心粉来，好滋润这爱情的生命；
酒神自会来斟酒，或者送来甜酱，

蛋呵，牡蛎呵，也都是爱情的补品——
但天知道谁会是他们的承包商！
或也许是牧神、海神、雷神？

一百七十一

每当唐璜醒来，一切早已安排好：
沐浴，早餐，还有最美丽的眼神
（那是叫小伙子最失魂的那一种）
和婢女的眼睛相比，大得那么迷人；
但关于这些，我早已交待过了，
再来重复未免惹人讨厌且而愚蠢！
好吧，——唐璜洗完了海水浴归来，
总是相伴着海黛喝一杯咖啡。

一百七十二

两个人都很年轻，其中一个又童心未泯，
洗澡也没有避讳；对海黛来说，
唐璜就像是自天而降的宝贝，
两年来她梦寐以求的正是这个人：

一个可以钟情、会使她幸福的人，
而且另一方面，她自认也使他快乐；
本来快乐一经诞生就是成双成对，
谁要想获得它，就必须与人分享。

一百七十三

光是看着他，就是多么大的乐趣！
生命好像是在成长，每当她
或和他一起欣赏着自然的美景，
或看着他熟睡和苏醒，在他的触摸下
深深地激动；和他永远活在一起，
未免太奢望；但一想到分开啊，
她又发抖。他是她的，是她从大海中
得来的宝，是她的初恋和她最终的爱。

一百七十四

就这样过去了一月：美丽的海黛
每一天都和她的情郎幽会，
她防备得很严密，所以他一直

在那山岩的一隅而没有被人发现；
终于有一天，她父亲扬帆远去，
为了捕获海上的一批商船，
而并不像古代人似地去载公主，
是要俘获三只拉古沙船。

一百七十五

这便使她更无拘束了，因为她
早就失去母亲，现在父亲又远渡重洋，
她自由得有如一个有夫之妇，
想去哪里就去哪里，
就连一个兄弟的羁绊都没有，
凡是照镜子的女人都比不上她：
我指的是基督教乐土的情况，
因为至少那儿的女人没有被监禁。

一百七十六

现在，他们会面和谈心的时间
（他们当然得谈心）都更长了，

他学的话足够让他提议去散步，
因为，他自从被卷到了海滩上，
像刚摘下一朵含露水的鲜花
在那里萎缩以来，他还不曾游逛，
因此他们在下午就出去散步了，
看日落，也看自海面升起的月亮。

一百七十七

那是个有浪花拍击的荒凉海岛，
在只有悬崖高耸宽阔的沙滩上，
沙丘和岩石就像是重兵守着它，
水面是那么的平静，只有些小港，
饱经风涛的人倒会被它所吸引；
但傲然的巨浪不停咆哮沸腾着，
只有在漫长的夏日它才停止，
那时一湾海水就像湖泊一样在闪耀。

一百七十八

小小的涟漪卷来，粉碎在沙滩上，

好象香槟酒的一层白乳，
随着闪烁的清流溢出杯口，
啊，心灵的春雨！精神的蜜露！
有什么胜过了醇酒？让戒酒的人
去传教吧，无论怎样反正没有人相信——
先给我们以美酒，女人，和欢笑，
然后再喝苏打水、听布道。

一百七十九

人明白道理，所以就应该沉醉，
只有酣醉这一生才不算是虚度，
啊，是荣誉，黄金，爱情和美酒，
使人沉湎在其中，国家也不例外；
乖僻的生命之树会是多么干枯，
要是没有汁液使它枝叶更翠绿！
所以我说，请痛饮生命的华筵，
等你醒来头疼时，那也很好办——

一百八十

按铃叫醒你的仆人，吩咐他拿来
一杯让人清醒的苏打水，那你就会品尝到
连瑟克西斯王都会羡慕你的乐趣；
纵使天赐的冰果子露怎样佳妙，
纵使你在沙漠里发现了清泉，
纵使在长途跋涉，恋爱和闷坐无聊
或厮杀后，你喝着勃甘地红酒，
还比不上这杯苏打水的味道醇厚。

一百八十一

那海岸——我想我方才描述过的
是海岸——对了，我要讲的正是这海岸，——
这时正和天空一样平静，
沙子没有滚动，海波也不翻腾，
一切都静悄悄，只有海鸥的喊叫，
和海豚的跳跃；细波涌上岸边
有时被低石坡或沙滩所拦阻，

也都会无可奈何地稍稍变色。

一百八十二

他们游荡下去，只因为她的父亲，
我已说过，已游弋海上，正远离家门，
她又没有母亲、弟兄或者是教父，
只有卓依，虽说她服侍得很认真，
一整天都听候使唤，但她认为
只有日常的杂务属于她的职责——
那就是打热水啊，梳辫子等项，
有时也会问小姐要上两件旧衣裳。

一百八十三

那是一天中逐渐凉爽的时刻，
一轮红日正在沉入蔚蓝的峰峦，
大自然鸦雀无声，幽暗而且静止，
就好像整个世界已融入其间；
他们一边是平静而凉爽的海洋，
一边是如新月一样弯弯的远山，

玫瑰色的天空中只有一颗星星，
它闪烁着，就像是一只眼睛在眨眼。

一百八十四

他们这样手挽手往前游荡，
踩着贝壳和五色斑斓的小石子，
有时走过了平坦而坚硬的沙地，
有时又走进了被风雨侵蚀多年
而形成的岩洞，好像经过精心安排，
有大厅，有晶石的卧室和房顶；
他们并肩歇了下来，以一臂相偎，
啊，紫红的晚霞已让他们陶醉。

一百八十五

他们抬头看着天，那火烧的流云
就像一片赤红的海，广阔灿烂，
他们俯视着海，映照得波光粼粼，
圆圆的一轮明月正在海面升出，
他们聆听着浪花的泼溅和细风，

他们还看到了含情脉脉的眼神
从每人的黑眼睛照射到对方的心，
于是嘴唇相迎，接了一个甜蜜的吻。

一百八十六

啊，一个长长的吻，是爱情、青春
和美所赐予的，倾力以注，
好似太阳光集中于一个焦点，
这种吻只有年轻人才能吻得出；
这时灵魂、心和感官和谐共鸣，
血是熔岩，脉搏是火焰，每一下爱抚、
每一个吻都震撼心灵：这种力量
我认为必须以要其长度来加以衡量。

一百八十七

我说的长度指时间；他们的一吻
天知道过了多长久！——当然他们没计算；
即使算过了，恐怕也计算不出来
那么多丰富的美感在一秒钟内；

谁也不说话，只感到彼此吸引，
仿佛心魂和嘴唇互相召唤都在，
一旦汇合了，就像蜜蜂胶着在一起，
他们的心是向外酿造着蜜的花朵。

一百八十八

他们远离这世界，但不像斗室中
一个人所感受到的那种孤独，
海是静默的，海湾上闪耀出星星，
红色的晚霞暗淡了，天也越来越黑，
四周无声的沙石，和滴水的岩洞，
他们不由得更加紧紧地倚偎；
就好像普天之下再也没有生命，
只有他们两个人，而他们将获得永生。

一百八十九

就在那寂寞的沙滩上，他们不怕
耳目来窥探，夜的恐怖；
他们拥有彼此已足。语言虽不多，

已尽情吐诉，只有断续几个字；
啊，热情所教的一切热烈词藻
怎及得上一声那样的轻叹表达出
天性的奥秘——初恋，这一种启示
正是夏娃对后代们的恩赐。

一百九十

海黛既没有忧虑，也不要求盟誓，
自己也不发誓，她从没听过
一个钟情的少女会为人欺骗，
或必须凭借种种诺言才能结合；
她单纯而无知得像一只小鸟，
在朝自己的伴侣飞奔向时只有快乐，
从来不曾梦想到会有中途变心，
所以就根本没有提到忠贞。

一百九十一

她爱着，也被人热爱；她崇拜，
也被人所崇拜：他们出自天性，

让炽热的灵魂向着彼此倾注，
如果灵魂能死，它就会因热情而死！
但是他们的神智又渐渐清醒，
不过感情又复燃的，又一次迷沉；
海黛将急跳的心紧贴他的胸，
仿佛它离开它再也不能跳动。

一百九十二

唉，他们是这样年轻，这样美，
这样孤独，这样爱，爱得使彼此绝望、
那一时刻心灵又总是最充盈，
他们谁也没有能耐把它管到，
于是就犯下了死后难逃的罪孽，
必须得被永恒的地狱之火惩罚
这片刻的欢娱，——凡人只要想赠给
彼此快乐或痛苦，就得付出这种代价。

一百九十三

唉，想想唐璜和海黛将要受的罪！

他们如漆似胶，多么完美的一对！
除了我们的第一对祖先，还没有
这么好的情侣甘愿冒永劫之危；
海黛除了貌美，自然也敬神明，
必然听说过地狱的河水，
永劫和炼狱，——但就这紧要关头，
她竟然把不该忘却的置之脑后。

一百九十四

他们彼此凝望着，他们的眼睛
在月光下闪烁；她雪白的臂
搂着唐璜的头，他也紧搂着她的，
他的手在所握的发辫中掩藏；
她坐在他的膝上，啜饮着他的轻叹，
他也饮着她的，终于呼吸急促，
就这样，他们形成了一组雕塑，
相爱而半裸，带有古希腊的风味

一百九十五

那深情而火热的时刻过去了，
唐璜在她的臂膀中睡得沉沉，
她却没有睡，却轻柔而又坚定地
把她胸脯的娇美献给他去枕；
她的眼睛时而仰视，时而看他，
她的胸已偎暖那苍白的颊，
啊，她博大的心灵正多么喜悦，
为了那献出和将献出这一切。

一百九十六

一个孩子在母亲的怀里哺乳，
一个婴儿在襁褓中把灯光望着，
一个守财奴往箱子里收敛财宝，
一个信徒看到天使翱翔在空中，
一个阿拉伯人在接待异方的宾客，
一个水手从角斗中获得奖励——
都会感觉到狂喜，但那喜悦比不了

一个恋人看着自己的所恋在睡眠。

一百九十七

因为他睡得如此恬静，这么可爱，
他整个的生命都与我们一起共鸣，
他是那样温和，静止，柔弱无力，
绝不能觉察到他给人的那些欢欣，
他所经历、证实、和加之于人的一切
都已没入了深渊，渺茫而不可追寻，
这就是你的爱，迷人而不乏谬误，
就像是死了，却不把死的恐怖给人。

一百九十八

这少女看着她的恋人，在那一刻
爱情、夜晚和海洋都是最寂静的，
它们共同把寂寞注入了她的灵魂；
啊，就凭这些砂石和粗犷的岩壁，
她和她久经风波之苦的恋人
和人寰的一切远离要筑起爱之巢，

而太空中成群的星星遍观整个世界，
竟然找不到比她的脸更喜悦的东西。

一百九十九

啊，女人的痴情！大家都知道
这种痴情可爱也可畏，因为
她们将一切都押在这一注上，
如果输了，生命就变得无所谓，
一天天只是成了往日的嘲讽；
然而她们的报复尤其可畏：
迅急、狠毒、凶猛，好似是老虎反扑，
但是咬来咬去，还是落得自己痛苦。

二百

男人对男人虽说常常不公平，
男人对女人更总是始乱终弃；
女人不管多精，信赖的总是虚伪，
结果终归将是：她们暗暗丧失了希望

心上的偶像，直到有钱的色鬼

用婚礼把她们买了过去——而那以后呢？
丈夫没有恩情，又有情夫而不忠，
以后生儿育女和祷告，一切都就这样结束。

二百零一

有的寻找情人，有的喝酒或祈祷，
有的则忙于家务，有的败坏家业，
有的私奔了，不过是换了磨来推，
并因此而了美德的供应站；
但怎样变也难使她们好过起来，
因为她们的境况本来不自然，
从沉闷的宫闱到陋巷都受着压迫；
有的存心捣乱，还非要写本小说。

二百零二

海黛与自然为伴，不懂那一切，
海黛的母亲是热情，在她的家乡

太阳发出三倍的光明炙烤着人，
连它明眸的女儿的吻都那么火烫；
她生来只为了爱，为了选中了
一个情人，就和他心心相印、息息相通，
别处的事情她都不管；天堂，地狱，
与她无关：她的心只为此而存在！

二百零三

哦，那热情的澎湃啊！心房的急跳！
我们得为此付出多么大的牺牲！
但是心跳的因和果又极有韵味，
让监视它的“智慧”不得不采取行动：
赶忙把美好的真理念念有辞，
好剥夺“欢乐”的魅力；“良心”也一样：
它使劲对我们讲解着善良的格言，
太善良了——难怪卡色瑞没有来抽捐。

二百零四

好了，在这荒凉的海边，他们的心
已经订了婚，而星星是那婚礼的火把
将这美丽的一对照得更美丽，
海洋是证人，岩洞即新婚床，
情感为他们主婚，孤独就是牧师——
他们就这样成了亲；在这岩壁之下，
在他们看来就是那快乐的天堂，
他们看待彼此与天使没有两样。

二百零五

爱情啊！连凯撒大帝都向你乞求，
安东尼受制于你，泰塔斯也不是对手，
荷拉斯、凯塔拉斯都作了你的学生，
奥维德将你对世人传授；还有个女学究
莎弗，凡冷感的人都不妨学学她，
（柳卡狄亚山崖在等着你们往下投）。

哦，爱情！你真是万恶之神，因为
毕竟我们不便称你为魔鬼。

二百零六

你能让贞洁的婚姻风雨飘摇，
你开至尊者的荣誉玩笑：
凯撒，庞贝，穆罕默德，贝利沙留，
史学家的笔为他们挥动得不可开交，
他们一生的历程真是变化多端，
历史很难再遇见像这样的伟人；
但是，这四个人却有着三件事相同：
都是英雄，征服者，然而妻子和人私通。

二百零七

你还造就了哲学家；请看伊庇鸠鲁
和阿里斯蒂普，都是多么推崇物欲！
他们光引导我们走上败德之途，
不但言之成理，而且行来也很惬意；

啊，要是能保证不受魔鬼的牵连，
这类格言（不算新了）真是多么令人满意：
“饮食男女为上，舍此尚有什么可得？”
圣明的沙达那帕拉王就是这么说明白的。

二百零八

然而唐璜，难道他忘记了朱丽亚？
难道说这么快他就把旧人忘掉？
我不得不说，这对我真是个
很难回答的题；不过，毫无疑问，
正是月亮惹起了这一切。每当你
感觉心灵在颤动，岂非那祸根
正是它？不然，何以一见新姿色，
我们可怜的心就臣服于她？

二百零九

我最痛恨朝三暮四；我厌恶，唾弃，
对此深恶而痛绝，要是有哪一个人

本质是用水银做成的，容不得
任何牢固的基础打进了他的心；
爱情，永恒的爱情啊，是我的常客。
在昨夜的舞会上，我遇见一个人——
她刚从米兰回来，真是美似天仙，
一阵激动，我感觉自己成了恶棍。

二百一十

但哲学赶紧来帮助我，悄悄地说：
“把你那一切都很神圣的职责想一想！”
“亲爱的哲学，我一定记着，”我说，
“但是，她的牙多美！天呵，还有那眼睛！
我只想打听她是个太太还是小姐？
或者全都不是？——这都是好奇心使然。”
“停住吧！”哲学叫道，颇有希腊风度，
显然她装扮成了一个威尼斯少妇。

二百一十一

“停住吧！”于是我打住了。——但还是
话归正题。一般所谓朝三暮四，
但是由于自然对某个宠儿
把过多的美赋予，以至使人看见
不由得心向往之；这好比人们
常常拜倒在神龛的偶像前，
我们对真实色相之所以会景仰，
不过是对美丽的理想表示崇敬。

二百一十二

根据柏拉图说，那是唯美的感受，
是感官无限的扩展，
它纯粹属于精神，博大而神奇，
从星空降落后就充塞于天地间；
要没有它，人生就会显得太沉闷。
总之，那就是要凭你自己的眼睛，

再加上一两种小感觉来表明的
肉体本就由易燃的泥质所捏成。

二百一十三

那其实真是一种痛苦，并非自愿；
自然，谁不愿意在相同的人身上
永远感到那种害人的相思的美，
就像她是夏娃来到眼前一样？
那就会省我们多少心痛，多少钱，
（因为少不了这个，所以才会更心伤，）
唉，要是有一个女人就会永远欢喜，
那对心灵有多么好，对肝也有裨益！

二百一十四

心灵就像天空，是天庭的一部分，
它也有时和天空一样，日夜交替，
有时它遮上了乌云，闪着雷电，
却要尽情肆虐以致变得昏暗无光；

可是一旦已被烧灼，刺破，和撕裂，
险恶的云雾就会化为雨而消亡；
由眼睛流出了心血凝结成的泪滴，
这就是我们一生当中的英国天庭。

二百一十五

我们的肝脏本是苦汁的贮藏室，
可是肝，它的职责却很少执行，
因为初次的热情淤积得太长久，
被它将七情六欲都凝结到一处，
好象在粪土上交缠了一群蛇：
愤怒，恐惧，怨恨，复仇，悔恨，忌妒，
一切坏事都会从这一脏发出来，
就像地震是从地心的火传开来。

二百一十六

呀，这一番对心肝的剖解可真不必
再说下去吧；就截止目前，我已然

写了二百多节，仍和前一章一样，
这个数字就是每一章的极限所在。
本诗将它写成十二章，或廿四章；
现在我放下了笔，鞠躬说声再会，
就让唐璜和海黛，为他们的私情，
恳求一切光顾的读者以此赞颂。

第 三 章

—

您好啊，缪斯！……这寒暄不多重复。

再说唐璜睡了，把美好的胸怀枕着，
被从不知哭泣的眼睛注意着，

被一颗年轻而幸福的心所深爱；
那颗心还不知道枕着她的就是

甜蜜的敌人，也不知道毒菌袭来
要将她纯洁的岁月之流弄污秽，
连她心灵最纯之血也变成苦泪。

二

爱情啊，我们的世界究竟怎么了？
为什么相爱就会倒霉？为什么
你要以忧伤的松柏枝搭起亭荫，
用叹息对你做最好的解说？
好象爱闻香的人摘下了鲜花
想插在衣襟上结果却是让花萎缩；
同样，我们要将脆弱的知心人
放在怀中，不过是花落人亡香消玉殒。

三

只有初恋时，女人爱她的恋人，
这以后所爱她的就只有爱情，
这成了她摆不脱的一种习惯，
就像戴惯的手套，大小很称心；
要是您不信，考查一下就知道：
起初她只会钟情于一个人，
以后她就喜欢把“他”变成多数，

多添几个她也不觉得会是重负。

四

我不清楚应该怪男人还是女人；
但是有一点肯定：但凡女人
许配了终身（除非她立即将终身
寄托于祈祷），一段相当长的时间过后，
她还得另觅新欢；自然，无疑地，
她早已经整个倾心于初恋；
但是据说，也有人从来没有爱过，
如爱过，就绝不会止于一个。

五

说起来可叹也可惊，这几乎成了
人类的愚昧甚至罪恶的外衣：
爱情和婚姻竟然常常分道扬镳，
虽然它们源自同一地方；
由爱情而结婚，仿佛由美酒变醋，——
一种可悲的酸水，喝一口就会清醒，——

谁想时间竟把那仙品的醇美
一变成为极家常的索然无味！

六

就在爱情的此岸和彼岸之间
仿佛有什么水火而不能相容，
爱情总是使用着不太公平的
阿谀之辞，直到真实将它澄清，
但是那已太迟，除了绝望又奈何？
同样的事物很快地就徒有其名：
例如，热情在恋人身上就很不错，
但是在丈夫身上，就称之为“怕老婆”。

七

因此，男人就不好意思太过溺爱，
有时候，他们也会厌倦于此
（当然只是极少数），并且也够灰心，
对同一个人竟然持之以恒；
但是，在婚书上又字字都写明：

夫妻关系要等一方死了才能解除。
唉，多么可悲啊！想想假如你失掉
红颜知己，却让仆人去戴孝。

八

在家庭琐事中，无疑有一些东西
与真正的爱情很有些不调和；
言情小说只为婚姻照个半身像，
但描写男女的求爱却乐此不疲；
因为没人爱看婚后的情话，
夫妇间的接吻也算不上越轨之举。
请想想，要是劳拉嫁给了彼特拉克，
一辈子的爱情诗歌他可还会写？

九

凡是悲剧都以一死而宣告幕落，
凡是喜剧都以良缘佳配而告终，
至于后事如何，自然有宗教负责，
因为作家生怕万一描写得失手

会损及那两个未来世界的声誉，
那他可就会得不到它们的原谅；
所以就分别交给了牧师或祈祷书，
关于“死神”或“夫人”就不再多述。

一十

我所能记得的，只有两人歌唱过
天堂和地狱，及婚后的生活，
那就是但丁和弥尔顿，而这两人
对于夫妻之情都有一点点轻纱，
不是性情不适宜，就是应付不当
（本来这种关系一触及就会不和）；
然而他们写了夏娃和彼阿垂丝，
您看，绝对不是把自己的妻子摹绘。

一十一

有人说，但丁所描写的彼阿垂丝
系指神学，却不是自己的恋人，
我的愚见虽值得商榷，却认为

那是你家信口开河，不管说了些什么，
除非他确知作者的意图正介如此，
并且能将所以如此的原因举出。
只要看看但丁的狂喜就太玄奥，
他一定是把主角弄成了数字。

一十二

海黛和唐璜没有结婚；但是，
错是在他们，而绝不在于我，
因此，贞洁的读者，请别怪我吧，
除非您愿意我将事实违背；
如果您认为结婚才对，就请赶紧
趁您还没有将可怕的灾祸身受，
把描写坏事的地方闪开了不看，
读淫乱的故事可实在是太危险。

一十三

但他们是快乐的，并且尽兴地
沉迷于这种非法的儿女情怀，

幽会的次数越多，顾忌就会越少，
海黛竟然忘了这是她严父的岛屿；
当人习于一要就有，假如没有
就会受不了，除非以后感到厌腻，
所以她常常来，不稍微耽误一刻，
而她当海盗的爸爸就在海上巡逻。

一十四

请莫见怪他这种找钱办法吧，
虽然说难免每种国旗都被掠夺，
他只不过是在抽税，只要换换称号，
他和宰相所做的也同出一辙；
只不过他比宰相谦虚，宁处身于
下层，职业也更加光明磊落：
在大海之上巡游，受尽了危险，
他只不过是把海上的检察官当着。

一十五

这位老好绅士不想误了归期，

因为风暴和几桩重要的生意，
他只希望满载而归，所以留在海上，
但是一场风卷去他的一笔横财，
稍煞了他的兴头；他将俘虏们
像章节似地分开，标记着号码，
他们都戴上了手铐，颈套着铁环，
他们的身价介于十元到一百元不等。

一十六

有的在马塔板海隅外被卖给了
他的麦诺特朋友；有的被他卖
给突尼斯的代销处；只有一个人
因为太老，无法出手，就被丢进大海；
偶然有几个殷实人，就等钱赎，
其余的一律在拴在大舱中；
这些普普通通的人脱手并不太难：
的黎波里的总督交过了大宗订单。

一十七

掳来的货物也会以同样的办法
分别集散处在东方各地市场，
只有一部分例外，就是对妇女
不可缺的一些精巧的物品：
法国料子呵，花边呵，杯盘茶具呵，
以及镊子、牙签、六弦琴以及响板，
凡是这些他都从横财里挑出，
那是慈父为爱女把礼品劫来。

一十八

一只猴子，一只荷兰狗，一只鹦鹉，
两只八哥，和一窝大大小小的波斯猫，
这些都从动物群中挑选出来的，
就连英国人的一只小狗他也要——
这条狗的主人在伊沙基岸上死了，
乡下人就把它喂得半饥不饱。
这些都被一古脑儿装进了大筐，

因为天气太坏，时常还有大风大浪。

一十九

就这样，安排好了海上的业务后，
又到处派了侦察的船只巡察，
恰巧他自己的船也需要修理了，
他便扬帆驶在了回岛园的路途，
谁知他美丽的女儿还正忙于
殷勤待客哩；但从不轻易在那沙滩靠岸，
因为有几海里的暗礁和浅滩，
他只能从海岛的另一边上岸。

二十

于是他毫无阻碍地上了岸，
既没有检疫所，也没有海关人员
来盘问他一些难以回答的问题，
例如他去过哪里？经过多长时间？
他命令他的船第二天就去修理，
并且叫水手将它翻了个遍，

因此所有的人都忙得不可开交，
赶着搬出货物——压舱石以及财宝和炮。

二十一

走到一座小山顶上，他停住了，
这里可以看见家园的白墙，——
啊，一个离乡背井的游子的心
应该有怎样奇异的感情在激扬！
疑团起伏，爱意和恐惧交织处，
也不知归来将面对什么情况啊，
隔别了多年的感情重新涌出，
把我们的心的又带回了起始的地点。

二十二

那远游归来的丈夫或者父亲
不管从陆地还是从海上，走近了家门，
很自然地，他们不免稍为起疑，
因为女人当家可真是大事一桩；
（没有人比我更加信任和倾慕异性，

但她们不喜爱奉承，我最好以实言相告，)
太太在丈夫出门时会变为玄奥，
女儿也会和大司务出逃。

二十三

一个正直的绅士回家的时候，
可能并没有无利西斯的那种福份，
孤寂的主妇并不全都是苦思丈夫，
也不完全是那么讨厌别人的求爱。
多半是这样：爱妻为他立了个骨灰瓶，
又给他朋友生了两三位千金，
这位朋友拥抱了他的太太和财富，
而他的家犬呢，却嘶咬——他的长裤。

二十四

如果是恋人盟过誓，在他离别以后，
她多半会与一个吝啬的富翁结婚；
这倒也很好：因为那一对贤伉俪
可能会吵架，女的也开始变得聪明，

那么他和她就可以重归旧好，
或作她的骑士，或将她蔑视，
他悲哀的心不会甘于缄默，
于是就哀悼女人的薄情。

二十五

请诸君注意：假如你们已有了
类似这种贞洁的感情的寄托之处，——
我指和有夫之妇的纯洁友谊，
任何关系都不如它坚不可破
和持久，它就是真正的月下老人，
而婚姻之神不过只是出面掩遮的幌子，——
尽管如此，请你们也别离她太久，
我在一天里四次见她对不住“朋友”。

二十六

兰勃洛，我们的这位海上检察官，
对陆地的经验可真没有海上丰富，
看见了自家的炊烟，他很高兴，

因为昧于玄学，也不知道这欢乐
或其他强烈的感情有什么起因；
他喜爱他的女儿，假如她有了什么闪失，
他就会很悲伤，至于什么缘故，
一个哲学家并不比他更加清楚。

二十七

他只看见白石墙在阳光下闪耀，
自己园中的树木早已绿荫满地，
他听见溪水潺潺流泻的声音，
伴以远远的犬吠；还隐约看见
在大树荫下往返的人影憧憧，
而刀枪剑戟的寒光穿过了幽暗；
东方人带着武器，并穿着华服，
就好像翻飞的蝴蝶光彩夺人。

二十八

他逐渐接近了园中集会的地方，
对这种罕见的欢乐暗自纳闷，

他听到的，呜呼！并非天上仙乐，
而是小提琴，尘世间的靡靡之音，
他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
既猜不透、也想不起什么个中缘故；
又有笛曲，又有鼓乐，继此以后，
又听到了哄堂大笑，在这并非多见。

二十九

他朝那地方更加走近了一些，
因为是下坡，所以步子走得更快，
透过了摇曳的枝叶，在绿茵上，
除了其他节日的迹象以外，
他还看到仆人在成群舞蹈，
他们就像陀螺般旋转，来回摇摆，
他知道这就是雄壮的庇瑞克舞，
这种舞步东方人都酷爱。

三十

接着就是一队希腊少女，为首的

个子最高，将白手帕高举摇动，
随后的少女接连正像一串珍珠，
手拉着手在跳舞蹈，每个人的白脖颈
都飘覆着长长的棕色的发卷，
（一小卷就能让十个诗人疯狂！）
领队的高声歌唱，应着这支歌，
少女们将歌曲和舞步相和。

三十一

另一处，客人们正盘腿坐了一圈，
围着很多杯盘佳肴开始进餐，
有很多瓶萨摩斯和开奥的酒，
有各种肉和胡椒炖过肉的米饭，
还有水晶瓶盛着的冰果子冻，
而甜食就高悬着在他们的头上，
而橘子和石榴在枝上频频点头，
不用摘，就有熟果子落进口袋。

三十二

一群孩子正围着一只雪白的羊，
在给那老羊的角装饰花朵，
这只年高德劭的老羊温顺得
像头没断奶的羊羔那样蜷缩着，
它庄严而安静，没有一点点脾气，
有时从手中取食，有时则把前额
顽皮地低下，好像要以角顶人，
但被小手一推，就又乖乖地站好。

三十三

孩子们优美的侧影，鲜艳的服装，
灵得像是在讲话大而黑的眼睛，
天使们的面颊红得像石榴裂开；
还有那美妙的姿态，长长的鬃发，
快乐的童年所特有的天真，
这一切都构成一幅神奇的图画：
啊，一个深思的哲人会看着他们

而兴叹——他们竟然也要长成大人！

三十四

稍远些，一个侏儒正站着讲故事，
围成一圈正在吸烟的老人凝神聆听，
他讲着秘密谷里隐藏着财宝，
阿拉伯的傻子答得如何巧妙，
邪魔的山壁如何一敲就会裂开，
还有符咒能将百病治，也能点石成金，
至于女巫能把她丈夫一下子
变为牲畜（这可是实实在在的事）。

三十五

这里无论是对心智，还是对感官，
都不缺少适当的满足，
凡是歌舞、音乐、酒和波斯的故事，
没有一种娱乐不合情理或过度；
但兰勃洛看到在他离家之后
如此挥金如土，却不由得嫌恶，

因为他也害怕那万恶的极限——
是在周末要付的一大叠帐单。

三十六

唉！人算得了什么？连最幸福的人
即使晚餐后，都会有不测风云！
生命给予罪孽深重的我们
一个铁的世纪，和黄金的每一天，
这还算是最幸运的！“欢娱”像女妖
尽以歌唱诱惑和坑害青年；
来到自家的宴会上，兰勃洛
就像是湿毯子来罩一团火。

三十七

他本来就是一个不爱声张的人，
这一回，他一心给女儿一个惊喜，
（通常他倒是亮刀子叫男人吃惊，）
他不曾预先通知她会何时归来，
所以现在竟没人有理会；好半晌

他站在那儿观望，呆若木鸡，
无法相信自己：对着佳朋满座，
他心里的惊异远比喜悦多。

三十八

他还不知道有人已带来了消息
（唉，人善于撒谎，尤其是希腊人！）
说他死了（撒谎的总死不绝），
所以他家人举哀已有几句，
但是如今，眼睛和嘴唇都枯竭了，
海黛的两颊重又变成滋润；
她的眼泪既然复返它的源泉，
于是就归她来经管这一个家。

三十九

于是有了这酒肉，米饭，和歌舞，
把这海岛变为了欢乐的所在，
仆人们不是烂醉，就是尽兴地玩，
这种日子真叫他们快乐。

她父亲的好客，假如和海黛如此
花他的财产相比，真算不上什么；
说起来也奇怪：家务却改进很快，
虽然她一分钟也不耽误恋爱。

四十

也许你认为，碰上了这个盛宴
他一定会大发雷霆；当然，事实上，
他也不可能开心；
你也许会预见一出武戏就要开场，
鞭子呀，刑具呀，至少都要进地牢，
好让他的一家人懂得谁是尊长；
而且，这一切必然是雷厉风行地完成，
以此显示一个海上大王的习性。

四十一

但是你错了。虽说他凿船底、切脖子，
是个高手，却也具有温文尔雅之风，
他有着正人君子的那种修养，

从来也教人猜不出他心里的话；
廷臣们不能比，就连狡猾的女人
裙子里也不可能有象他那样的奸诈；
只可惜他爱上冒险的生活方式，
否则倒真是上流社会的重大损失。

四十二

他走到最近的一个席位前，
拍了拍旁边一个客人的肩，
脸上露出奇特的微笑，那笑意
不管是什么，那绝不是好兆头；
他打听这里有何喜事？然而，
这人喝了太多的葡萄酒，
正醉得天旋地转，哪里还听得懂
问话，只是再酌满一盅。

四十三

接着，也不改变他可笑的丑相，
象个十足的酒鬼朝肩上举出

满满的一酒盅，对兰勃洛说：

“谈话没味，我可没有那闲工夫。”

另一个打着嗝说：“我们老东家死啦，

你最好去问问人他的继承新主妇。”

第三个说：“什么新主妇！新主妇！呸——
应问我们的新老爷才对。”

四十四

这些混蛋是新来的，谁也不知道

他在对谁讲话；兰勃洛脸色发青，
他的目光一阵阴沉，但他立刻又

十分礼貌地掩饰下了这种表情，
并且努力恢复了刚才的微笑，

让他们之中的一个向他讲明：
这新老爷是什么样人？怎样称呼？
是不是他将海黛变成了主妇。

四十五

那人说：“我可说不出他是老几，

或是从哪儿来的，——这我可管不着；
我只知道这只烤鸡可真肥，
从来没有为美酒送这么好的佐料；
要是你对我这回答不满意呀，
我旁边还有一位，就尽管问他好了。
不管怎么样，他总会回答你的问话，
没有人像他那样爱哇哇啦啦。”

四十六

我说过兰勃洛是个有耐性的人，
他无疑地表现了最高贵的教养，
就连法国，那礼尚之邦，也难找出
哪个文质彬彬的人能比得上他；
那些嘲弄都是针对他的近亲，
正激起他的焦虑，他心头的伤，
并且又发自贪吃的奴仆之流，
他们一边辱没他，一边吃他的羊肉。

四十七

对于他，这个惯于发号施令的人，
对人挥之即去，招之即来，
一声令下，就得有人立刻照办，
不管是致人于死地，或是拴了起来——
奇怪的是：他竟这么温文有礼，
反正事实正是如此，我也不甚明白；
自然啦，能自制者而后能制人，
像归尔夫王族，他就能屈能伸。

四十八

他也并不是没有鲁莽的时候，
但认真严肃起来就完全不同：
有时他沉稳、缓慢、专心致志，
好象一条蛇在丛林中蛰伏；
要是怒骂，他就不再动刀，
他绝不又骂又打，或是两者齐用。
他沉默起来才真叫人有得怕，

而且他只击一次，因为第二次已用不着。

四十九

他不再多费唇舌，径直走向
他的房子，但是走了一条小径，
凡是遇见他的人都没有理会他，
谁会想到主人会闯进家门？
我很难说，他那副慈父的心肠
是否暗暗地在为海黛辩护；
自然喽，一个“死人”竟活着回来，
看人用欢宴追悼他未免奇怪。

五十

唉，如果一切死人都能复活的话，
（愿上帝不容！）即使有那么几次，
比如说，丈夫或妻子能死而复生
（以夫妇为例，别的就不言而喻了），
不论他们以前争取的是什么，
现在，天气可真会变得阴雨——

那已经滴进亲眷墓中的泪珠
多半要和亡人一起复苏。

五十一

他走进房里、但已不是他的家了，
唉，这种事想起来才最叫人悲伤！
它对人的感情实在是个大刺激，
也许更有甚于咽气时精神所受的折磨。
谁能不深深地悲哀，假如他看到
自家曾一度暖热的壁炉已变得
就像冰冷的坟墓；唉，谁能够相信：
那儿是我们“希望”燃烧成的灰烬！

五十二

他走进了房子，不再是他的家了，
因为失去了情意，还算是什么家？
他冷冷清清地走过自己的房门，
也没人迎接；多少年了，在那屋檐下
他度过他少有的幽静时光，

就在那里，他女儿的天真可爱曾融化
他疲惫的心灵和那锐利的目光——
她是他纯真情感的唯一一座圣殿！

五十三

他的性情非常古怪，虽然脾气
发作起来很是可怕，举止却很温和；
生活起居处处合乎中庸之道，
饮食有节制，又不过分寻求快乐，
又敏感，又坚强，凭能力而论，
应该会更有作为，即使不免作恶；
祖国的灾难和他的束手无策
让他由奴隶愤而变成奴役者。

五十四

强权的爱好，迅速获得的财富，
他所习惯的那种冒险的日子，
长期锻炼而形成的冷酷无情，
而往往由于仁慈承担的后果，

再加上他所惯见的日常景象：

粗犷的伙伴和更加粗犷的海浪，
足以使他的敌手悔恨起来没个完——
和他交友很热诚，打交道可真谨慎小心。

五十五

但是仿佛有一种古希腊的精神
将一缕英气灌住他的灵魂中，
一如古昔，这精神曾鼓舞了
他那些寻找金羊毛的老祖先；
对于死寂的生活他谈不到热爱，
可怜祖国又使他无法逞强成英雄，
于是，为了报复她所受的侮辱，
他愤而与一切国家刀枪相接。

五十六

但是那南国的秀气并没有消失，
他那爱奥尼亚的灵魂的优美
常常不自觉地表现出来，比如：

在选择住所上具有脱俗的趣味，
对于庄严的音乐和风景的爱好，
在稍闲适时，他还喜爱欣赏溪水
清澈得像水晶，在他身边流过。
也喜爱看花，仿佛使心得以滋润。

五十七

不管感情有多少，他把仅有的一点
都倾注在他那可爱的女儿身上，
他的所见所为都真够粗暴野蛮，
却只有对于她，他的心还没有紧闭
这是唯一的真情还与人间相通，
只要是失去它，他就会完全丧失
人世温暖对情感的养育，只有像
独眼巨人在全瞎时那般发狂。

五十八

在森林中，牧羊人与他的羊群
因听到雌虎失雏的怒吼而颤抖，

在海上，浪花掀起汹涌的战争，
小船驶近岩石时就万分恐惧；
但狂暴的事物一旦发过了威风，
它的怒火反倒容易熄灭，远逊于
一颗坚定的、特别是父亲的心，
那怒火专注，肃杀，无语而深沉。

五十九

说起来很残酷，却又是屡见不鲜：
我们的几会突然变得很不稳定，
我们原想看到自己的黄金岁月
在他们的身上重现，并能有所创新，
可是正当暮年朝我们偷偷袭来，
我们的黄昏被一片乌云笼罩着，
他们却抛下了我们……啊，并不孤单，
还有肾结石或中风与我们相伴。

六十

一个美好的家庭的确很不错，

（只要别叫孩子们在晚餐后都进来；）
看到一个主妇将子女都带大，
多么好啊！（只要是她还没有骨瘦如柴；）
就像天使聚于神坛，他们围坐着
在炉火前，（谁看见了能无动于衷？）
瞧，围有一群女儿和侄女的太太
就像混在铜钱中的金币那样耀眼！

六十一

老兰勃洛悄悄穿过了一道便门，
趁着黄昏站在他的大厅旁，
这时候，海黛正和她的恋人一起
又得意又漂亮，坐在正进行中的晚宴上，
象牙镶嵌的桌子布置得很堂皇，
一群美丽的女奴在两旁侍立，
他们的餐具多是金银和宝石，
就连青贝和珊瑚都显得微不足道。

六十二

这桌筵席大约有一百多道菜，
有小羔羊，阿月浑子还有牛排，
有番红花汤——肉类原是应有尽有，
鱼呢，是跳进网里的最好美味，
并且按照最精的口味烹调而成；
饮料都是用葡萄，石榴以及橘子水
分别精制而成的清凉的果子露，
因为是刚刚挤出来味道最新鲜。

六十三

这些都装在水晶瓶里，排成一排；
晚餐收尾用水果和枣泥面包，
最后还有盛在精致的瓷杯里的
刚从阿拉伯来的纯摩卡咖啡，
为了防备烫痛了手，在那杯底下
还垫了一个嵌有珍珠的金盏杯，
丁香，肉桂和番红花都混合在

咖啡里煮，（我想）把味道反都弄坏。

六十四

室内墙壁上悬挂着丝绒的毯，
织成方格形，各各色调不同，
中心还嵌有深红色的丝绒花朵，
红花又有黄色的镶边来围绕；
在花毯的上端，鲜艳夺目地绣出
极其精巧，蓝地淡紫的波斯文，
其中还有一些是古诗人的诗句，
也有更高深的道学家的警句。

六十五

壁上装饰的这些东方的书法
家家都可见，在那一带颇为流行，
它好象孟斐斯筵席上的头壳，
是一种对于寻欢作乐的人谏，
令人想着伯尔沙撒的宴饮
和使他吃惊的亡国的预言；

但事实却是，圣贤之言固然有理，
却远远比不上“欢乐”的宣教那么有力。

六十六

一个名媛在季节里终于染上肺癆，
一个才子因为喝酒太多死去，
一个浪子皈依了监理派或折衷派
（因为人们都爱凭着它的名义祈祷），
特别是，一个郡长忽然患了风瘫——
是由于元气被什么真正损伤了；
由此可见，通宵盛会、嗜酒和爱情，
对人的危险并不见得就比饕餮为轻。

六十七

铺在海黛和唐璜脚下的
是深红镶着淡蓝色的边的缎子；
他们柔软的坐榻看起来十分新，
足足占了整个房间的四分之三；
那些丝绒垫子（应该放在皇座上！）

是猩红色的，中心跃出一大团火焰，
那是绣金的日头，四射着光辉，
好像正午的太阳，特别的耀眼辉煌。

六十八

水晶和大理石，金盘和瓷器，
可以说是琳琅满目；地上铺有
印度席子和血红色的波斯地毯；
小羚羊和猫，侏儒，黑人，食客，
以及一切像大臣和宠儿那样
获取每天的面包，（这就是说：
靠着奴颜婢相，）他们熙熙攘攘地
好象在宫廷或市场，云集于此。

六十九

高大的玻璃镜也是随处可见；
多是黑檀木的桌子，上面还镶着
珍珠母或者象牙；也有些是使用
珍贵的和龟壳木料镶嵌制作而成，

并且饰有金银的回纹。只凭吩咐，
这些桌子立即就能待客，
并且端上食品，冰果子露和美酒，
不管什么人，或在什么时候。

七十

讲到服装，我最爱海黛的衣着：
她穿了两件胸衣，外面一件是浅黄，
贴身的是白、蓝和粉红相间，——
她的胸脯在下面如波浪起伏；
衬衫的钮扣是豆粒大的珍珠，
衣服上的装饰闪烁着深红和金光，
罩着她的白条纹纱的斗篷
像绕月的丝丝白云一样飘荡。

七十一

她的两只玉臂都戴着大金镯子，
它不用扣，因为纯金是这么柔和，
用手拉松或收紧都会无损于它，

不需铸形，它的形状随手而定；
它紧紧贴着，好像怕失去这臂抱，
啊，它的形状多么美，多么风流！
在金矿之中这正是最纯的金，
它从没有抱紧这么白的皮肤。

七十二

作为她父亲这一片领地上的公主，
她的脚上也将同样的金环佩戴，
这显示她的地位；她手上戴有
十二个戒指，发丝间有宝石灿灿；
她的面纱垂到胸前，底边镶着
一排珍珠，那价值实在难以估算；
她那橘红色的土耳其式长绸裤
将世上最动人的脚踝遮盖。

七十三

她那赭色的发辫的修长波浪
就像阿尔卑斯的突泉，直流到脚跟，

染上了朝霞的颜色；头发假若散开，
足以遮拦住她的全身：
不过，它仿佛还很讨厌那丝带的
小小结儿，真将它的羁绊摆脱，
只要有机会碰上一阵轻柔的微风，
它就会献上供它扇动年轻的羽毛。

七十四

她会使周围的一切都生趣盎然，
流过她眼前空气好像也变得轻些，
但那眼睛是如此柔情、美丽，充满了
我们能想象得出的天庭和谐，
又纯洁得像出嫁以前的赛姬，
就连最纯的感情遇上她都会嫌不洁；
在她面前你只感觉到逼人的光彩，
就是为她跪下也算不了什么崇拜。

七十五

她的睫毛虽然像夜一般幽深，

虽然照习俗抹上了黛，但是枉然；
因为那大眼睛的边缘已是如此黑，
弯曲的睫毛嘲笑那墨玉的斑染，
这反抗很对：不染它反而会更美。
她的指甲也涂过凤仙花的朱丹，
但这又一次证明了巧工的无用，
因为她的指甲本来就已经够鲜艳。

七十六

首先那凤仙花应当深深染过，
好将她的皮肤更衬托得洁白柔和，
但实际不必了：晨光照耀的雪峰
也不曾有过她那种天庭的光辉。
眼睛看着她，不禁疑心是在做梦，
因为她太像幻影了；我或许已说错，
但莎士比亚也说过：谁给纯金镀金，
或者给百合涂上色，那才叫最愚蠢。

七十七

唐璜披着一件绣金的黑披肩，
外面罩薄如蝉翼的白斗篷，
你会看到它下面宝石的闪烁
好象天河上清晰群星；
他的头巾折得很整齐，一只藏有
海黛青丝的翠羽冠戴在头顶上；
夹在羽毛下端的是一弯新月，
它颤颤发出的光芒不停闪耀。

七十八

现在侍从们开始献艺给他们取乐，
有侏儒，也有黑太监，有诗人和舞女——
这构成了他们新府第的全班人马。
诗人很有名，也爱夸耀他的名声，
他的诗从来不缺乏正确的脚韵，
就其主题说，他的才艺也不低劣；
因为他原是被雇来讽刺或者奉承，

正如《圣诗》所讲的：“写一段好事情。”

七十九

他赞美今日而针砭过去的年代，
这倒是一反自古以来的好习惯；
最后摇身一变，变成了反激进派，
爱上布丁，不再是沽名钓誉之徒。
有好几年他的命运笼罩着乌云，
因为他的歌好像不曾有什么禁忌。
但是如今，他只把苏丹和督军歌颂，
真实有如骚塞，如克莱肖热诚。

八十

他老于世故，久历人世沧桑，
倒能像罗盘针那样转向，
他的北极星变化无常，并不固定，
也多亏了他会讨人喜欢的甜言蜜语，
因此就卑鄙得永远也不曾遭劫；
更加上他口若悬河滔滔不绝（除非没给够钱），

他会讲得天花乱坠，以假乱真，
无怪乎他获得了那桂冠诗人的年金。

八十一

然而他有天才，——当叛徒拥有了它，

这“易怒的先知”就连圆月

都不肯饶恕，要是她没注意这一点；

本来，即使是好人也爱众人的吹拜；

但话归正题吧。想想看，说到哪了？

哦，不错，——我们正写是到了第三章：

一对情侣，恋爱，宴会，房子，衣饰，

和他们在孤岛上的生活。

八十二

他们的诗人虽然是可恨的两面派，

但与人相处倒是个可爱人儿，

在许多宴会上他都颇受宠幸，

当宾客半醉半醒时他就发表演说；

虽然那涵意很难猜得出，但他们

仍旧给予好评；有的还不断打着饱嗝，
有的呼出了公众的喝彩——这奖赐
第一次从不知怎样能保证下一次。

八十三

但是如今，既已跃升到上流社会，
而且又东鳞西爪地从游历当中
为了换换花样，捡些自由思想，
这孤岛上，他觉得，伴着良朋，
绝不致于有暴乱之虞，他尽可以
补偿一下他多年来的违心之作，
于是又像他年少时一样唱起了歌，
他同意暂时和真理停战讲和。

八十四

他曾到过阿拉伯，土耳其和西欧，
深知各地人民都热爱着自己的国度，
他也曾和各阶层的人一起生活过，
无论是什么场合都能从容不迫，

这就使他博得一点实惠，不少感谢。

他能换着花样把恭维话说出；
“在罗马要学罗马人，” 谚语是这么说——
这也是在希腊他的处世原则。

八十五

因此，每当人们叫他唱些什么，
他总是以当地的货色给当地人；
对他反正是一样：《天佑我王》也好，
《就会胜利》也好，只看风气如何；
从崇高的抒情以至卑微的道理，
他的缪斯全都能容纳并化为清歌。
既然品达能把赛马唱得如此悠悠，
为什么不能像品达一样去迁就？

八十六

比如，在法国，他就写法国的民谣，
而在英国，作四开本的六章故事诗；
在西班牙，唱着有关上次战争的歌，

或罗曼史，——在葡萄牙大致也差不多；
在德国，他多半会拍老歌德的马，
还可以挪用斯泰尔夫人的文辞；
在意大利，他会仿效“文艺复兴”的诗人，
而在希腊，或许有如此之类的歌吟：

（一）

希腊群岛啊，美丽的希腊群岛！
热情的莎弗曾在这里将情歌唱过，
在这里，战争与和平的艺术并兴，
狄罗斯崛起，阿波罗跃出了海波！
永恒的夏天还把海岛镀上金，
可是除去太阳，一切都已经消亡。

（二）

开奥的缪斯和蒂奥的缪斯，
那英雄的竖琴，和爱人的琵琶，
原在你的岸上就博得了声誉，
如今在这发源地反倒沉默，——

啊，那歌声已远远向西流传，
远远超出你祖先的海岛乐园。

（三）

起伏的山峦远望着马拉松，
马拉松远望着无垠的海波；
我独自在那里冥想了一会，
梦见希腊依旧自由而又快乐；
因此当我在波斯墓上站立，
我不能把自己想象成奴隶。

（四）

一个国王高高坐在了山头上，
遥望着萨拉密耸立于海外，
千万只战船就停靠在山脚下，
还有多少支队伍——全都由他统率！
他在天亮时将他们数了数，
但在日落时他们抵达了何地？

（五）

啊，他们而今安在？还有你呢，
我的祖国？在这沉默的土地上
英雄的颂歌如今也暗哑了，
那英雄的心将不再激扬！
难道你一贯庄严的竖琴
竟然沦落到我的手里弹唱？

（六）

也好，置身于奴隶民族里，
尽管荣誉都已沦丧尽，
至少，一个爱国志士的忧思，
还会使我在作歌时脸红；
因为，诗人在这能有什么能为？
为希腊人含羞，为希腊国流泪。

（七）

我们难道只全对好日子哭泣
和惭愧？——我们的祖先却不惜鲜血。
大地啊！将斯巴达人的遗骨
从你的怀抱中送回来一些吧！
哪怕给我们三百个勇士中的三个，
也会让色茅霹雳的决一死战复活！

（八）

怎么，还是无声？一切都如此沉寂？
不是的！你听，那古代的英灵
正如远方的瀑布一样喧哗，
他们答道：“只要还有一个活人
能登高一呼，我们就来，就来！”
噫！倒只有活人不予理睬。

（九）

算了，算了：试试别的调子吧；

斟一杯萨摩斯的美酒！

将战争留给土耳其野番吧，

让开奥的葡萄的血液倾倒！

听啊，每一个酒鬼多么踊跃

响应这么一个不名誉的号召！

（一十）

你们还保留有庇瑞克的舞步，

但庇瑞克的方阵到哪儿去了？

这是两课：为什么你们偏将

那高尚而刚强的一课遗忘？

凯德谟斯为你们造了字体——

难道他仅是为了传给奴隶？

（一十一）

斟一杯萨摩斯的美酒！

让我们暂且抛掉这样的话题！

这美酒曾经使阿那克瑞翁

发出神圣的歌；是的，他屈服于
波里克瑞底斯，一个暴君，
但这暴君至少还是我们的国人。

（一十二）

克索尼萨斯的一个暴君

是自由最忠实而勇敢的朋友，
那暴君就是密尔蒂阿底斯！

啊，但愿我们现在能够有
一个暴君象他一样精明，
他会团结我们，不让人欺凌！

（一十三）

斟一杯萨摩斯的美酒！

在苏里的山中以及，巴加的岸上，
住着一族人的勇敢的子孙，

不愧为道瑞斯的母亲所养育，
在那里，也许种子已经播撒，
即是赫刺克勒斯血统的嫡传。

（一十四）

请别相信西方人会带来自由，
他们只有一个会作买卖的国王；
本土的利剑，和本土的士兵，
冲锋陷阵的唯一的希望；
但是在御敌时，拉丁的欺骗
比土耳其的武力还更加危险。

（一十五）

啊，斟一杯萨摩斯的美酒！

我们的好姑娘树荫下舞蹈着，
我看见她们的黑眼睛闪烁；

但是，凝望着每一个鲜艳的女郎，
我的眼就会为火热的泪所迷：
难道这乳房也要用于哺育奴隶？

（一十六）

且让我登上苏尼阿的悬崖，

在那里，将只会有我及那海浪
可以听见彼此的低语飘荡，

就让我像天鹅一样曲已终，人亦亡；
我不要让奴隶的国度属于我——
或干脆把那萨摩斯酒杯摔破！

八十七

一个现代的希腊人也许就会如此、
或应该如此，把大致可听的诗唱出来，
即使不是很像希腊初始的奥菲斯，
但是现在，换个人也许会唱得更糟；
这支歌有一些感情，不管是否正确，
而男人的感情一经流露，就引起了
别人的共鸣；但诗人最善长于说谎，
他变化颜色来就象染工的手一样。

八十八

而文字却是有分量的，一滴墨水
一旦像露珠般被滴上一个概念，
就会产生促使千万人思索的东西；
说起来奇怪，文字原本用来替代语言，
但哪怕寥寥几字都能流传万代，
脆弱的人被“时间”欺负得有多惨！
就连这么糟的一张纸都比人长寿——

比他的坟墓、他的一切都更加永恒。

八十九

等到他的骨头变成灰，坟墓已荒湮，

他的身分，他的一代人，甚至整个民族
都已亡故，或者连物都荡然无存，

只是在编年录上有一点点纪述：
幸亏久已被湮没的一篇手稿，

或者是由于挖水道在营盘而掘出
一块什么碑石，也许把他的名字
传之于后世像埋藏的宝贝似地。

九十

但是什么是声誉？哲人早已一笑置之，

它可有可无，不过是空话，幻影，轻风，
主要不是在于你留下的名字如何，

而在于史学家如何调转他的笔锋；
特洛亚应归功于荷马，正如贺尔
使王牌戏风行；今日我们之所以能

够知道伟大的马尔勃洛善于剑击，
还不是得归于考克斯最近写的传记。

九十一

我们都说，弥尔顿是位诗坛的巨擘；
虽然有些沉闷，但格调却那么神圣！
他屹立于他的时代，博学而虚敬，
绝非那些酒色之徒可以相比。但他的生平
不幸即落到了约翰生的手里去写，
缪斯的这个伟大侍奉者竟然变成：
上学挨鞭子，对子女和发妻粗暴严厉——
原因是第一位太太与他分居。

九十二

这一切无疑都很有趣；像莎士比亚
偷盗过邻人的鹿，培根曾受过贿赂，
就像泰塔斯和凯撒少时的恶作剧，
还有彭斯（请看居礼医生的大著），
以及克伦威尔的戏谑，就是这些“事实”

固然让史家写出了有趣的文字，
仿佛对他们的大人物更为重要，
实则让他的声望并没添多少。

九十三

但这也算不了什么德行：例如骚塞
曾对世人大谈特谈其平等社会，
或如华兹华斯，在未被税局雇用之前，
也在他的叫卖诗中添些民主气息；
或如柯勒律治，与骚塞不谋而合，
一同娶了卖帽子的一对姐妹，
这时候他那枝飘摇的笔还没有
向《晨报》出租他的贵族气派。

九十四

这些名字目前都散发着罪犯味，
就如同道德版图上的波坦尼半岛，
他们死心塌地的背叛，转变的毅力，
足够供给他们贫瘠的传记以营养；

华兹华斯的四开本之大，是自从有
印刷术以来的任何书都无法与之相比，
一首又臭又长的诗，叫什么《漫游》，
它在我看来那种写法很不对劲。

九十五

在那篇诗里他筑起了一道大堤，
将自己和别人的心智就这样互相隔开；
但是所有华兹华斯的诗和门徒
就像是苏斯考特的福音和它的教派，
在我们本世纪真难以投入喜好：
这也难怪，上帝的选民毕竟不多；
但他们两个尽管善把陈货翻新，
到头来所宣扬的也只不过是水肿病。

九十六

但我还是讲我的故事吧。我承认，
如果说到我有什么缺点，那就是
我爱闲扯，只管离题议论不休，

而将读者撇在一边已经有多次；
但闲扯，那就好比我的御前演说，
随后举行议会才能将正事论及；
我忘了世人忍受不了这种耽误，
虽然谈到伟大，我比不上阿里奥斯托。

九十七

我知道，我们的邻邦叫作 *longueurs* 的
（我们无法形容，虽然不缺乏那内容，
并且还最十全十美地体现在
骚塞身上，使他在每年春天能保证
出一篇史诗），也并不怎么能够把读者吸引，
而在另一方面，却并不难在史诗中
找出一些范例来加以证明：
它的最重要的成分原来就是“沉闷”。

九十八

荷拉斯说过：“荷马有时会打瞌睡”，
我们知道：有时华兹华斯就会醒醒，

好表现他和他那亲爱的《车夫》

漫游在湖边是多么的饶有诗兴。

他希望有一只“小船”飘游在——

海上？——不，是航行苍穹的空际间；
于是为了这只“小船”他又一次高呼，
他的口涎汪洋得足以将它漂浮在上面。

九十九

假如他一定要驶过无垠的太空，

而嫌让彼加沙驮着他不够安全，
他为何不借用一下“查理的战车”？

或者问美狄亚要一条龙来使唤？
也许是他太俗，想不到这么典雅，

又怕这样的神驹会把颈骨跌断，
那么，这笨伯何以不要一只热气球，
假如他一定要在飘游月宫的附近？

一百

“小贩”呀，“小船”呀，“车”呀，哦！屈莱顿

和蒲伯的魂灵！谁会想到竟有今天？
像这种糟粕非但没有人唾弃，
而且还能容许在这末代的深渊中的它
像渣滓般浮到表面上！以至有这种
良知与诗的逆子将针砭他们——
想想《小舟子》和《彼得·贝尔》居然能
如此加以嘲弄《阿希托非》的作者！

一百零一

还是讲我们的故事吧。——筵席散了，
奴仆退下了，侏儒和舞女也离去，
阿拉伯故事和诗人的歌都讲完了，
一切欢乐的声音都已归于寂静；
只剩下女主人和她的情郎
观赏那独自烧红了天际的晚霞。
福哉马利亚！整个海洋和大地
在这神奇的一刻你是最有资格的主人！

一百零二

福哉马利亚！祝福每一个角落、
每一刻和每一地方吧，它常常使我
感到整个大地已经深深沉浸于
这如此温柔、如此优美的时光：
晚祷的歌声正冉冉上升并消失，
低沉的音响自远处的钟楼传出，
玫瑰色的天空静得没有一丝微风，
而祈祷声仿佛颤动了树叶。

一百零三

福哉马利亚！这就是祈祷的时辰！
福哉马利亚！这就是爱情的夜晚！
福哉马利亚！但愿我们的虔诚
能探寻到你和圣子之灵的玄妙！
福哉马利亚！就在那白鸽的翼下，
啊，你低垂着眼睛，容貌是多美！
虽然那只不过是画像，但太逼真：

来吧，请走下画框去挽救世人。

一百零四

较为仁慈的论客恐怕要发表
匿名文章说我没有敬神之诚心；
就请他移驾来和我一起祈祷吧，
那你就会看到我们谁更有本领
取得去天堂的捷径；我的祭坛
就是山川，大地，海洋，天空和星星，
也就是从同一个“整体”而生的万物，
灵魂自它始，也必回归于它。

一百零五

黄昏的美妙时光啊！在拉瓦那
那松林荫蔽的寂静的岸边，
参天的古木常青，它的扎根之处
曾漫淹过亚得里亚海的波涛，
直抵凯撒的古城堡；苍翠的森林！
屈莱顿的诗和薄伽丘的《十日谈》

将你变为我梦魂萦绕的地方，
那里的黄昏真叫我梦萦魂牵！

一百零六

在夏季，那松林的居士，和清脆的蝉，
将整个的生命化为无尽的歌唱；
除了它，除了我和我的马蹄声，
就只有在林中悠悠回荡的暮钟声；
这时奥内斯提家的猎人之灵
带着阴间的犬，游荡在暮色中，
另有一群少女有鉴于此而心软，
不再将情人逃避了，——都恍然浮现。

一百零七

哦，金星！你带给世间一切的恩赐：
你赐疲倦的以家，饥饿的以餐，
给雏鸟带来了母鸟荫护的翅膀，
给辛劳的牛以牛厩的安眠：
凡是家神护佑着的珍贵的一切，

那蕴含在每一家炉火前的适意和平安，
都由你宁静的容貌而招引来，
你把母亲的胸怀带给小孩。

一百零八

动心的一刻啊！那海行的游子
第一天与岸上亲爱的朋友分开，
这时会感到心绪万端，深深地祝愿；
旅人听见远处的晚钟
悠悠地，似乎在哭泣白日之将尽，
也会充满乡思地急急踏上归程；
难道这种忧郁会是我凭空捏造？
唉，其实凡有死亡之处就必定有哀悼。

一百零九

当尼罗皇帝死去之时，——灭人者
天亦灭之，宿命对于他真够公正，
不但罗马因有感于自由而欢呼，
凡得救的民族无不拍手相庆；

但是在他墓前，却有不知名的手
以鲜花抛洒：想是为了这暴君
在权势不曾将他腐蚀之前的某一刻，
曾经予人以恩惠，以至使人感恩戴德。

一百一十

但是我又离题远了。天呀，尼罗王，
或无论哪个和他同样昏庸的人，
能和我们的主角有什么关系？
正如月亮对这种人发狂
风马牛不相及。唉，我的创造能力
竟然衰退到了零，我已经变成
一个“木匙”了（这是我们剑桥
给成绩最低劣的学生起的别名）。

一百一十一

我感觉到这样冗赘是不行的；
因为这太像史诗了，我必须将它，
在重抄时，用一章分割为二，

读者根本不会发觉（除非是行家），
只要我自己不曾透露这一底细，
就可以以它为新猷来自夸，
我要说这原本是批评家的见解，
亚里斯多德就是证明：敬请看《诗学》。

第 四 章

—

写诗之难，大概最难的是开宗明义，

此外，结尾也会考验你是否有诗才，
因为往往你就要胜利飞到终点时，

彼加沙坏了一支翅膀，你跟着就跌下来，
就像卢西弗犯了罪被踢下天界；

我们的罪过不谋而合，也很难改正：
那就是虚荣，它让人太好高骛远，
直等到筋疲力竭之后，我们才自知收敛。

二

然而，那将把芸芸众生夷平的“时间”
和刻毒的“忧患”，人们终于会知道——
或许，我们希望，也能教魔鬼明白——
无论是人或魔鬼的才力都很渺小；
但只要青春的愿望在心头欢跳，
我们蒙蔽于此——只怪罪于血流得太快了！
只有当急流宽阔地泻入了大海，
才容许我们将每一旧情沉吟于怀。

三

少年时，我自认为是个聪明的家伙，
并且希望别人也这么想我；
等到我年岁大些，自己变冷静了，
别人却重拾那种想法，说我有专长；
如今我枯竭的幻想已变为黄叶，
我的心灵之翼收敛了，不能再飞扬，
只有可悲的真理在我桌前萦绕，

将一度浪漫的事物进行讥嘲。

四

如果说，我曾嘲笑了什么人或事，
那也是为了避免哭泣；若是我哭，
那也是因为我们的天性受不了
不断的失望，然而不如意的事
却总是层出不穷，除非你把心事
沉在忘川的渊底，不再过问世务。
忒提斯让儿子在恨河中受洗礼，
凡母亲都应该让子女定居在忘川。

五

有人责备我，说我无中生有地
反对我国的信仰与道德的意图，
并追索本诗的每一行都有这含义；
当然我不敢号称我十分地懂得
当我想露一手时自己的用意，
但事实是：我从来没有图谋，

只不过有时候我想“快活”一些——
在我的语汇中这是个罕见的字眼。

六

在这正经的国度里，好心的读者
也许会觉得对于这种写法太过奇怪，
半庄半谐的诗开始于帕尔其，
他的歌迎合时尚，而他的那时代
颇有唐吉珂德的骑士风格，所以他
对其暴君，骑士，贞妇和巨怪大声歌颂；
但是这一切，除了暴君，都过时了，
我想，也许写现代的题材比较好。

七

我怎么对待它的，这我不知道，
恐怕比起这些待我人好不了多少；
他们之所以硬指派我别有用心，
并非有佐证，而仅仅是有意如此编造；
但是如果他们高兴，那就随它吧，

这时代非常开明，谁也管不了思想。
说到这里，阿波罗揪住我的耳朵，
叫我不要再东拉西扯，立刻讲故事。

八

年轻的唐璜和他的中意女郎

真正是比翼双飞，享受尽了欢爱；
就连与爱情为敌的无情的“时间”
一想到要把这样温柔的两颗心分开，
也不免要忧伤于怀；它声声轻叹着
分割他们的每一刻；但是这一对人
可等不到老，尚在春天就会枯萎，
只有展翅而飞的一丝痴情或希望。

九

他们的容颜不是因为皱纹而生的，
他们那颗蓬勃的心，纯洁的血
不容凝滞，头上也不容许白发为灾，
他们就像永恒的夏季而不知有冰雪；

宁可让电闪将他们烧成灰吧，

然而，如果要任凭漫长迂回的岁月
腐蚀这一生：那他们可真受不了，
这只能怨他们的俗骨生得太少。

一十

他们又孤独起来了；这对他们来说，

无疑是伊甸乐园。对此他们不知厌倦，
除非有一个人不在。啊，在森林中，

从老根上砍下的树枝，或从山泉
截断的河流，或突然从母亲怀里

永远夺去的婴儿，都来不及拆散
这一对情侣能立即导致生命的消殒：
唉唉，人的心有什么本能比得上——

一十一

这颗心啊——它会碎；最有福气

也最幸运的事在于谁的体质结构
就像由泥土塑成了珍贵的磁器，

脆弱得一摔就碎的话，那他绝对看不到
这一连串沉重的日子，年复一年，
也不致于将忍受一切，无法与人相告；
唉，生命的原理就是那么的奇怪：
最想死的人——往往就偏健在。

一十二

古语有云：“上帝偏爱的人死得早”，
这一死倒躲掉许多起死亡：
比如朋友的死；但更凶的还有
友谊、爱情和青春之死，以及除了
呼吸以外一切的消失；既然虚无
正在等待一切人，无论他多么灵巧，
曾多次躲开死神的箭：那么，也许
你所哀悼的天折倒是上天的好意。

一十三

海黛和唐璜并没有想到死的事，
这天地、这大气对于他们太适宜，

时光也无可挑剔，只是嫌它会飞，
他们看待自己呢，更是完美无瑕；
每个人就是对方的镜子，谁看谁
眼里都亮晶晶地闪耀欢乐：
他们知道，这宝石一般的闪烁
正是反映在他们眼底的深情。

一十四

啊，那手指的轻捏！那激动的接触！
眉目的传情要胜过千言万语；
嘴还在表达着一切，而且总说不尽，
但是那语言离鸟的聒噪也差不了多少，
只有他们自己能够理解，至少是
它只会对情人曲折地透露语意，
既甜蜜而又戏谑，对于从来没有
听过或不再想听的人，就会显得荒诞不经。

一十五

但是这就是他们的王国，因为他们

是孩童，而且还将继续过孩童的生活，
他们原本不是为了在现实世界中
在沉闷的一幕里充当忙碌的角色，
却像是来自清泉的两个生命：
一个仙童，一个仙女，只知隐蔽
在花丛和清泉间，虚度着好时光，
并不想知道尘世的生活的重量。

一十六

月亮有盈有亏，然而他们却不变，
她每次升起都能把他们欢乐照见，
那欢情连她一路巡行都很少见；
这并不是易于饱和猥俗之情，
因为他们蓬勃的精神永远不会
只限于感官；甚至于占有，那将使太多
爱情毁灭的，对他们却适得其反：
他们越亲热就会越感觉得到甜。

一十七

这是多么美妙呵！既美而又稀见！

他们的爱恋是那种使人甘愿
倾心以赴的；唉，在这颓唐的世界，
难道人们谁不是早已将爱情听厌和看烦：
密约呵，司空见惯的勾引啊，

还有那小小的盘算，结婚以及通奸；
仿佛海门的火把只是为了烙上
“荡妇”之名：当然丈夫并未想到这。

一十八

这话不中听；真理本来就够冷酷；
更何况这也是家喻户晓的。——够了！
那神仙的一对没有感到片刻沉闷，
不知道他们何以能如此逍遥自在？
凡人都生而有青春的感情，有的人
却一闪即逝，而他们却能永葆；
这气质，世俗会称之为“浪漫”，

我们赞叹它，却在暗中嫌它疯癫。

一十九

若是别人身上，这会是一种不正常状态，
是接受了青春和小说的过分麻醉；
但是在他们，却是天性或命中注定，
因为他们也从没有对小说流过泪，
海黛的学问不多，这就不必多说了；
唐璜呢，一直受的圣洁的教诲，
所以，若想找寻他们的爱情之根由，
明白夜莺或鸽子的相爱也就足够。

二十

他们望着落日，在这美妙时刻
对谁都是宝贵的，特别是对他们：
最初就是因为在这样的天空
爱神降临并使他俩心心相印。
那时他俩的贺礼只有快乐，
晚霞是他俩热情结合的证人；

因为彼此迷恋，这痴情也遍及
凡是能让人追怀往事的东西。

二十一

不知是何故，就当他们凝视着
晚霞的那一刻，仿佛就在他们心间
随着欢乐一阵战栗突然袭来，
好比冷风拂过了火焰或琴弦，
一个声音发颤，一个身体却发抖，
每人都掠过了一丝不安的预感，
这使得唐璜不由得低沉的叹息，
海黛的眼睛里也涌出晶莹的泪滴。

二十二

她那未卜先知的黑眼睛大大的睁着，
尽是在追随和眺望消逝的太阳，
仿佛随着这璀璨的光芒的降落，
他们欢会的这最后一天就要消亡；
唐璜看着她，把自己卜问的命运，

他感到心酸，却又没有理由悲伤，
他的眼神因此寻找她的目光
这悲戚的来由（至少对他来说够玄奥）。

二十三

她转身向他一笑，但那笑容是
如此凄凉的；接着扭过脸，
不管她惊觉了什么吧，这一感觉
明智或自尊将会很快驱散；
当唐璜半庄半谐地跟她提到
他们心中的这种不祥之感，
她说：“万一有祸事——但是那不可能，
至少我的眼睛不会看到它发生。”

二十四

唐璜还要问下去，假若不是她的唇
吻上了他的唇，使他不得不保持；
她用这热情的一吻和预感抗争，
她的心终于完全将恶兆摆脱。

对，这才是解闷的最好的办法，
有的人乐意以酒消愁：这也不错。
两者我都曾试过；所以，谁要试用，
可以在心疼和头疼中任意选择一种。

二十五

两者任择其一，随便您自己的意，
反正不爱女人就贪恋美酒，
那两种病痛就是我们为欢乐
所支付出的税，至于哪一种更值得，
我可真不知道；但若非要我投票，
我对双方都有很多支持的理由；
为了谁也不亏负，我可以肯定地说：
两者都要，这比两者都不要会好得多。

二十六

唐璜和海黛彼此默默地对望着，
无限的柔情在目光中荡漾，
一切最美好的情怀：友人，兄妹，

稚子和恋人，都融入其中；
因为是两颗纯洁的心灵在交流，
啊，爱是如此之深，以致少爱一点都不行：
这过分的甜蜜圣哲本可以原谅，
因为鼓励了获得生之永恒的愿望。

二十七

既然是互相地拥抱着，两心交融——
唉，为什么他们不在那个时候死去？
活得太久了，难保没有生离之时，
岁月就会把灾患或残酷的境遇带来；
这世界不是他们的，世人的奸诈
就连莎弗般的热情也不能抵挡，
爱情在于他们是生命，它如此之浓，
不仅仅是感觉，而是占据他们整个的思想。

二十八

他们该住在森林中，像夜莺一样
隐居起来，以歌唱自娱；他们原不宜

在所谓“社会”这繁华的孤寂当中，
和“憎恨”、“罪恶”、“忧患”共同呼吸；
凡心灵自由的人都落落寡欢，
歌儿最甜的鸟儿只会成双而栖，
雄鹰能够独自高飞，而乌鸦和海鸥
就像世人一样，只会围着腐尸不前。

二十九

现在，海黛和唐璜脸依偎着脸，
在相亲相爱中享受着午眠。
那是一阵小睡，睡得并不很沉，
因为不时地依稀有一种预感
使唐璜轻颤，并且传遍他全身；
海黛的嘴唇好象溪水在低语，
唱着无字的乐曲；她的脸被梦
熏得像被风吹乱的玫瑰那样红。

三十

像在阿尔卑斯的山谷中

一湾清澈的水面被风吹起涟漪，
她就如此被那神秘地侵到
头脑中的篡者搅扰，呵梦！
它让我们对心灵失去了控制，
无论思绪如何飘游，我们都得唯命是从。
多么奇怪的生存！（因为呼吸未断，）
虽然失去了知觉，闭上眼睛还能看见！

三十一

她梦见自己一个人在海边
不知因为何故，被拴在巨岩上，
她动转不得，只听见海的呼啸
越来越响地掀起高高的海浪
朝她打来，好像直扑向她的嘴唇，
使她喘不过气；一会儿更加猖狂，
竟向她头上泼来，又高又凶猛，
简直就要淹没她，而她却又死不了。

三十二

不久她脱了身，在沙滩上行走着，
尖石子把她的脚刺得流出了血，
几乎每走一步她都会跌倒；
这时候就在她的前面，影影绰绰
有一个裹白布的影子正在滚动，
她又追又怕，然而它却总是不停歇，
她看不清楚是什么，只跟踪去捉，
只是尽管被捉住了，它又滑掉。

三十三

梦境变了：她站在一个石洞中，
在岩壁上倒挂着由许多年的水滴
形成的石钟乳，洞中海水正在拍打，
也许在哪一角还有海豹在隐蔽。
她的头发滴着水，就连她的眼珠
仿佛也化为泪水从眼里往下滚落，
直落到地面黝黑的尖石头上，

而且一旦滴落就凝结成了云石——她想。

三十四

就在她脚边，又湿又冷，死沉沉地
躺着唐璜，他的鬓角沾着海的泡沫，
人已经死了，她给擦也没有擦干，
（对他的照顾曾带给她多少快乐！
但现在没用了！）他那颗熄灭的心
再也不能跳动了！大海的哀歌
尽在她悲哀的耳边低低吟唱，
啊，这短短一梦比起一生还要漫长！

三十五

望着死去的人，她觉着他的脸
模糊，或是变成了另一副模样，
眉目有点儿像父亲，越看越清楚，
终于它显现为兰勃洛的脸庞，
精明，憔悴，又带着希腊人的优雅；
她猛然间惊醒：呀，苍天在上！

她看见了什么？那是谁的黑眼睛？
那与她面面相觑的正是父亲！

三十六

她尖叫而起，又惊呼了一声倒下，
真是悲和喜、希望和恐怖交加，
因为一个被她认为早已经葬身
鱼腹的人竟然得已生还了，也许
是来跟她心爱的人索命的吧？
他对海黛，似父亲般难舍难分；
这正是那可怕的一刻，这瞬间
我经历过，可是现在连想都不愿再想。

三十七

听到惊叫声，唐璜立刻跳了起来，
一把把海黛托住以免她跌倒；
接着就从墙上摘下剑，怒冲冲地
就想把这来的侵扰不速之客惩罚；
兰勃洛直到现在都还没有开口，

只冷冷一笑说：“只要我叫一声，
立刻就有千把刀子会亮在这里，
小伙子，你不如把那玩艺儿收起。”

三十八

海黛紧紧抱住他：“唐璜，这，这就是
兰勃洛，——我的父亲呀，——我们赶快跪下！
他会饶恕我们的，——是的，一定会的。
哦，亲爱的爸爸，我的心已乱如麻！
快乐和痛苦都有，就当我吻着
您衣襟之时，我的心怎能容下
又是做子女的欢欣，一边又是怀疑？
你饶了他吧！我甘愿接受任何惩罚。”

三十九

老头表情莫测地挺然而立，
目光平淡，语气安详，
但这对他并不总是心平气和。
他望着她而不语，又看了看唐璜，

然而，这小伙子可真是热血上冲，
因为他已经打算决斗一场：
他至少是站在那里枕戈以待，
只要兰勃洛胆敢叫进来一个打手。

四十

“小伙子，收起来吧！”老头子又说一遍，
唐璜答道：“只要这只手还能动，那就不行！”
兰勃洛脸色发青，但不是由于害怕，
接着就从腰间抽出了手枪一柄，
答道：“那就让你的血溅在你的头上！”
于是细看打火石，像是在鉴定
它是否易燃，因为最近他曾开过枪，
接着就镇定地把扳机喀嚓推上。

四十一

推上扳机时会发出一种奇怪的
非常刺耳的声音，如果你知道
再过一刹那枪口就将对着你，

距离大约十二码，抬起来瞄准；
这是很有礼貌的距离，不算太近，
如果你的对手曾是以往的知交；
但是若身受过一两次手枪的射击，
你的耳朵就变迟钝些，不再那么灵敏。

四十二

兰勃洛举枪瞄准，只要一瞬就将
结果唐璜的呼吸和这一章，
幸亏海黛扑到她情人的身前，
像她父亲厉声喊道：“让死亡
找我来吧！——是我的错——我许给了他，
并不是他自己要来此方；
我爱他，——要死就要和他死在一起，
你说一不二，你的女儿就会像你一样！”

四十三

一分钟以前，她还满是泪水、柔情
和孩子气；但忽然她挺身而出，

仿佛变成了人间弱者的护卫，

虽然苍白，然而却坚决端庄地，情愿受那致使的一击；

她本来就高过一般女子和男子，

现在挺起了身，就像是要更好地
给枪作靶子，并且凝视父亲的脸，
而对他持枪的手却不予以阻拦。

四十四

他看着她，她也看着他，真是奇怪

他们多么相象！表情也是同样地！
暴怒而不形于色，只是除了彼此

大而黑的眼睛似乎有火焰射出；
因为她虽然驯服，却也是只狮子，
一旦被惹恼，反扑得也真够凶；
这正是老头子的血在他自己面前
沸腾了：她总算不愧为他的传人。

四十五

我说父女眉目和身段都很相像，
只是性别和年龄不同，
甚至于他们的手也都同样纤巧，
一脉传承竟到了如此精微的程度；
但是现在，正当他们该欢欢喜喜
用激动的泪将彼此迎接，
他们却怒目而视，各站在一边，
足见父女的情绪有多么激昂。

四十六

沉默了一会儿，父亲收回了武器，
放到原处；他站在那里
将她看个不停，像要把她看穿；
“别怨我，”他说，“找这异乡人的碴；
不是我把家搅成了现在这个样的，
谁能受到这种凌辱还隐忍不放！
我必须尽我的本分，——至于你怎样尽了

你的天分：看看目前就能知晓。

四十七

“让他放下武器吧，不然，我敢说：
当着你的面他的头就要滚下来！”
说完，他就拿起了哨子轻轻一吹，
随着另一声哨音屋里来就拥进
乱糟糟的一帮，从头到脚，
一个个全副武装，还有统率头目；
他下令给这大约二十个海盗：
“捆住，要不然就把这个西方佬杀死。”

四十八

接着，他用一个迅速动作，他攫去
了他的女儿；当他刚把她抱开，
那一群人就拦在她和唐璜之间；
她不断地抗争，可是她父亲的手
蛇一样缠住她，而那一群海盗
就像发怒毒蛇向一只小兽猛扑，

冲到唐璜面前；但为首的一个
旋即栽倒，其右肩已被砍落。

四十九

第二人面颊被劈开，而第三人
是一个足智多谋的击剑老手，
他以刀锋迎住了那一击，闪电般
还没等你回过神来就刺中了对手，
唐璜倒了下来，软软地躺在地上，
鲜红的血就像泉水似地喷涌而出：
那真是又红又深的两处刀伤，
一处在手臂，另一处砍在头上。

五十

唐璜倒下了，他被就地捆了起来，
老兰勃洛挥了挥手，
他就被抬出屋子，直奔赴海岸，
那儿有九点钟就要起锚的船；
他们先得把他放入一只小驳船，

一直划到一排货船旁进行停靠，
然后就卸进了一只大船的船舱，
盖上了甲板，还命令好好看守。

五十一

人世间净是些变幻莫测的事情，
目前这件事就令人不如意。
你看：一个年轻而漂亮的绅士
正享受着世间能给予他的一切恩惠，
却在他最料不到会出岔的一刻，
他竟然被人绑起来送到；
受了伤还捆着，好让他不能动，
这一切只因为一位小姐的钟情。

五十二

现在暂不说他。因为我竟然
伤感起来，这都得怪中国的绿茶，
那泪之仙女！她比起女巫卡珊德拉
还要灵验，因为只要我喝了它

三杯纯汁，我的心就易于感，
于是又得求助于这东方的红茶；
只可惜饮酒既已有害于人身，
而喝茶和咖啡又会使人太认真。

五十三

除非是和你掺和起来，白兰地！
啊，那和之河的迷人女神！
为什么你要残害我们的肝脾？
难道也学别的仙女，去折磨你的爱人？
这使我只好去喝清淡的饮料；
至于烧酒呀，每当在夜静更深之时，
满满喝上几盅后，第二天醒来，
头活像是被夹上了刑具。

五十四

现在就要撇开唐璜——他倒是平安，
虽然不是无恙：伤重却危及不了性命，
可怜的家伙！但是他受的皮肉之苦，

怎及得上海黛心灵的半点苦汁？
她可不是哭呀，闹呀，吃语呀，
以后就会让步、屈服，经不起人哄；
她母亲是摩尔人，原籍是摩洛哥，
那儿不是乐园，就是荒漠。

五十五

那儿有很高大的橄榄树大把琥珀
就像喷泉一般洒；五谷与花果，
在那儿从泥土涌出来，泛滥大地，
但在同时，种种毒树也有很多；
午夜的寂静中不乏狮子的咆哮，
沙漠漫漫的长途将骆驼灼烧，
有时黄沙蔽天，将商队都埋葬；
土地如此，人心也很相像。

五十六

非洲原是太阳之邦，斯土有斯民；
人的体格也火热；从一落地起，

摩尔人的血液就受到太阳灼烤，
无论是为善作恶，都同样有力，
它就和地气一样，必须向外滋荣；
海黛的母亲接受了爱 and 美的馈赠，
她大而黑的眼睛却深藏着激情，
就如一只睡狮还隐于林丛。

五十七

她的女儿却生在较和煦的阳光下，
就像夏季的云那样洁白、舒展而宁静，
但是逐渐负荷着雷电，总会变为
自然界的暴风雨，总使人震惊；
她一直到现在都是安详而温柔，
但既然已承担过多的无望的激情，
那一团火必将迸出她非洲的血管，
如沙漠的热风卷过一片荒原。

五十八

她最后看到的是唐璜被砍倒在地，

啊，那么美的恋人浑身是血，
他的鲜血就在那地板上流淌着，
而在不久前他还是能走动的活人；
这就是瞬息间她看到的一切——
接着她就抽搐一下，一切都戛然而止：
在父亲的手臂上她原本在挣扎，
现在却像砍断的树，轰然倒地。

五十九

一条血管破裂了，正在那朱唇上
天然的鲜嫩正染上殷红的血；
她的头就像在急雨下的百合花
无力地垂着；使女们泪如泉涌，
她们奉命将小姐抬上了卧榻，
又拿来了草药和补品供她服用。
但是这一切治疗对她都不生效，
仿佛她活已无味，死又怨早。

六十

这样过了一些天，情况毫无改变，
虽然身体冰冷而脸色不灰，嘴唇暗且很红，
脉搏却没有了，但死亡似仍缺席，
而且没有任何宣告她丧生的恶象；
身体并未开始腐蚀，所以不全绝望，
凝视着她的俏脸，让人对生命
有了新想法：因为她全是心灵，
她拥有的太多，大地怎么收得干净！

六十一

好象雕塑的石像栩栩如生，
那主宰的热情还贮在其中，
即使凝固了，但秀丽的维纳斯
一经大理石凝固，却能永保姿容；
那罗马的角斗士临死前的神态
那拉奥孔的痛苦之所以能够永恒，
就在于那生的情致能使之流传，

虽然非真生，尽管僵硬不动。

六十二

终于她醒了，但是不像一觉醒来，
倒像是死而复生，获得了新生命，
她一定有一种新奇的感觉，
因为对她的一切都显得陌生；
虽然那颗心仍然忠实于往日，
它每一跳都还藏着深深的隐痛，
但是她已不记得那是什么缘由，
好象复仇的女神暂时住手。

六十三

她茫然地望着闪来闪去的面孔
和熟悉的器具，都不知道那是什么；
很多人守着她，她也不加究问，
在她枕旁落座的是谁，也不过问。就连
她不动不言，却也没有一声叹息
会暴露她的思绪；仆从有意沉默

或故意闲谈来引导她，但没有用，
除了呼吸，她已没有生命的其他特征。

六十四

使女前来侍候她，她从来不理睬；
父亲来看望她，她的眼光却移向别处；
无论碰触到旧日多亲切的地方
或亲切的人，她都无法辨认。
给她调换屋子住，她都全记不得，
却只管温顺地躺着，把一切都不放在心上。
最后，她眼里透出了可怕的含义，
唉，为什么他们要引起她的回忆！

六十五

一个奴隶突然想起给她弹琴，
琴师来了，他用手将琴弦试拨；
开始，听到尖锐而杂沓的音调，
她目光闪烁，把琴师看了看，
然后便回身朝墙，好似要避开

那如刀扎般的悲哀的思念；
琴师低唱着岛上的一首古歌，
那是帝制尚未暴横于世的杰作。

六十六

她随即便以苍白的手指在墙上
随着节拍而击打。然而当歌曲的主题
转为爱情时，这激情的字眼立刻
刺痛了她的回忆；她的现在，过去，
都象梦一般闪过她的脑海，
而从她那过于阴晦的头脑里，
泪如泉般涌出，好似满山云雾
终于化为骤雨，久旱遇到了甘露。

六十七

啊，短暂的安慰！这解救也无用！
思想的旋风太迅猛，她于是发了疯。
她忽地站起来，好似没病过一样，
见人，像仇人一样眼红，

但是没有人听见她说话或嚎叫，
尽管这发作已是临死的征兆；
为了让她清醒，人们试着打她，
即使如此她也不肯说一句话。

六十八

偶然她也像是有一丝知觉：
无论如何她不就肯见父亲一面；
对一些用物她看得很重，
但是却不能认出其中任一件。
她拒绝食物或衣服；无论怎样劝说，
她都不吃也不穿；无论何时
用任何药物或手腕都引诱不了
她入睡，——就好像这本能她已失掉。

六十九

就这样，整整折磨了十二个昼夜，
终于没有一声叹息
以显示与世永诀，她便魂离人间。

就连最近的守护人没有察觉
她几时死去的；把她那秀丽的脸
投入幽冥的“突变”是如此之缓慢地
闭上眼睛——呵，那美丽的黑眼睛！
原来这么晶莹，竟然也会消殒！

七十

她逝去了，但是不仅她；她还怀着
一个来不及见天日的生之嫩芽，
它或许可成为一个貌美而无罪的
罪孽儿，却早早被结束了小小的生命，
未曾诞生便进了坟墓；一场寒霜
使鲜艳的花果都一起凋零；
呵，这爱情的碎裂之花和残果
即使自天而降的仙露也无法使之复活！

七十一

她如此生——又如此死了。从此不再有
忧伤或耻辱来折磨她。她的天性

原本不像较冷的人能经年累月地
忍辱负重，单等给她老年送终；
她的岁月和欢情虽然真够短暂，
却竭尽倾注命运所准许的一生
愉快地度过，——她终于静静地在此安眠，
就在她平素最爱去散步的那个海边。

七十二

如今那海岛已经零落而荒凉，
房屋已坍塌，居住过的人都已经亡故；
只有她和她父亲的坟墓都还在，
但也没有一块记述他们的碑石；
谁知那儿埋下了如此美的少女，
她的故事再没人能够叙述；
啊，在那儿听不见挽歌，除了海啸
哀悼那已亡故的希腊美人。

七十三

但是许多希腊少女都唱着一支

动人的歌，感叹着她的芳名。
很多岛民爱以她父亲的故事
来打发长夜之无聊：说他特别勇敢，
而她富于美色；即使她爱得不智，
她已用生命偿还了罪过；
这笔债可真够重，但终归逃不脱，
因为它自身的复仇者就是爱情。

七十四

调子太悲怨了，还是改改话题吧，
把这哀婉的文字束之高阁；
我本来就不太愿意描写人发疯，
唯恐累及自身的名誉，更何况我
在这题目上也增添不了什么新意；
但既然我的缪斯有奇特的脾气，
就让我另想办法，拿唐璜试试：
在前些节里曾经提到他被砍得半死，

七十五

被捆着，又受了伤，禁闭在船舱里，
 迷迷糊糊几昼夜后他才完全清醒过来，
并且把一切往事历历回想起来；
 然而等他想起来之时，他已经
飘行到海上，每小时扬帆六海里，
 向着伊里安海岸挺进。
要是换个时辰，他倒想去游览，
但他此刻，对西吉姆海角实在冷淡。

七十六

在那碧绿的、筑有村落的小山顶上，
 （一边是海，一边就是赫里斯庞德湾，）
据说有着神勇的阿喀琉斯之墓，
 （只是据说，何况布莱安还有不同的意见；）
在它下面，还有一个高耸的古坟，
 是谁的？只有天晓得；也许在那里面
是帕特洛克罗，埃阿斯，或是别人？

总之都是，若活着还会杀我们的英雄。

七十七

啊，高高的古墓，没有碑石或名字，
俯视着广大的平原荒芜和环山，
艾达之巅耸立在远方，依然无恙，
斯卡曼德（假如是它）的水流依旧；
这壮丽的山河还是能够名震宇内，
足够十万雄师在这儿驰骋；
但伊里安的城堡今天何在？我只能
看到吃草的羊群、爬行的乌龟。

七十八

还有无拘无束的马群，疏疏落落的
农家茅屋，住着名不见经传的百姓，
一些牧童（远不像帕里斯）很好奇地
观望着出于孩童时代培养的感情
来游的欧洲人；一个土耳其佬
嘴里叼着烟袋，手执念珠，笃信异常，——

这就是我慕名而来所见的旅游胜地，
但弗里几亚人呢？踪迹却全无。

七十九

唐璜这时获准走出了他的小舱，
才知道自己已落入贩奴者；
凄怆地，他眺望着蔚蓝的波浪
映照着岸上很多英雄的墓冢；
他流血过多，依然衰弱得无力
想多问些问题，而旁人也不可能
对他目前和过去的种种情况，
回答得会使他感到十分满意。

八十

有些被俘的伙伴像是意大利人，
唐璜与他们一结识，果然不错；
他听他们讲起自己的遭遇，
那可真够奇异：一个由歌唱家
组成的戏班子来到西西里演出，

而驶出利弗诺后却出了岔子，
倒不是为海盗所劫，而是班主
将他们以低廉的价格出售。

八十一

是一个滑稽歌手把这件新鲜事
告诉给唐璜的；虽然他已经被注定
要被卖到土耳其市场，却保持着
高昂的精神——至少是面庞；
这个小伙子看起来精神挺饱满，
老是喜笑颜开，倒是很安于境遇；
他的风度与那戏班的女主角
或男高音歌手相比，真是翩翩一位绅士。

八十二

他将他们倒霉的遭遇简短地
说了说：“我们那阴险狡猾的戏班班主
在一个海角外对着一只双桅船
发出了一个信号；得，我的主！

我们立刻就被转到那只怪船上，
甚至一个银币的工资都没有得到；
但是如果土耳其苏丹爱听戏，
我们不会太久就又能抖擞精神。

八十三

“我们的女主角可惜年纪大了一些，
荒唐日子过太久之后，人就显得憔悴，
而且卖座一少就会伤风，她的调门
倒蛮不错；那男高音的老婆模样很美，
可就是不中听；上一次巡回演出时，
她在波隆那很是惹了一场是非：
她竟从一位罗马老公主的手中
夺走了凯撒·西孔纳伯爵。

八十四

“那些跳舞的呢，有一个叫做妮妮，
因为不只会一种，所以很受欢迎；
还有爱笑的妞儿彼利哥丽尼，

的她一次演唱可真是很幸运，
至少得到了足足五百块金币，
可就是花得太快，至今一文不名；
啊，还有个滑稽女歌手，只要男人
有肉体或灵魂，管保她就能称心。

八十五

“那些配搭的舞女没有什么新鲜，
都是整批的货色，偶然有一两位
长得标致些，或许能够惹人赏眼，
剩下那些连在市集演出都不够格。
还有一个苗条舞女，比梭鱼还直，
却带着多愁善感的气质，
这本来大有指望，但是她不用劲跳，
这可真对不住她那脸和身材。

八十六

“至于男演员呢，那都是庸庸碌碌，
那个男主角简直是一个破瓦罐盆，

不过他倒是有一种用途，我希望
苏丹能够把他当作后宫的仆人，
那么他也许可以得到进身之阶；
我相信但他的歌唱绝成不了名。
别看教皇年年培养，却很难找到
比他还糟的三个不阴不阳的嗓门。

八十七

“那男高音的嗓子可惜太做作，
至于男低音吗，那只会咆哮的畜生；
本来他就没有受过歌班的训练，
全然不懂什么是音调、节拍和板眼。
不过因为他是女主角的近亲，
就把他的歌喉说成又圆润又好听，
于是就雇了他；可是你若听他唱，
就会把它当作什么驴子在吊嗓。

八十八

“至于我的才能吗，我不便自吹，

先生，虽然你年轻，但据我看来，
你倒是有出门人的派头，这表明
对于歌剧你并非是外行。
你可听说过罗珂甘蒂？敝人正是；
也许你有机会赶上我的演唱。
去年你没有到罗哥去赶集吧？
我下次到那里上演时，务请光临。

八十九

“哎，还有男中音我却几乎忘了提，
一个小白脸，尾巴翘得直冲云霄：
嗓音变化不够太多，也不够浑圆，
动作倒是优美，不懂一点门道；
他还总是怨天尤人哩，老实讲：
他连沿街卖唱都不够格；
他扮演情人倒能将感情抒发，
当他表露感情时，他便露出他的牙。”

九十

罗珂甘蒂的滔滔不绝的谈论
至此被看守的海盗吆喝声打断，
俘虏在规定的时刻都必须回舱。
在回到那阴暗的铺位之前，
他们不禁都对海波投出依恋的一瞥
（晴朗的天海被映得加倍的蓝，
在日光下自由而欢快地滚动着），
然后就一一消失在舱口的黑洞。

九十一

次日他们就听说，在鞑靼海峡
必须等待苏丹的皇家护照，
（在一切御旨中，这一种最威风，
只要躲得过，没人愿意要，）
结果他们被囚禁得更加严密，
男与男的，女与女的，都用铁镣铐
一对对锁上，而且一对对分开，

只等在君士坦丁堡市集上出售。

九十二

似乎是，在他们搭配完的时候，
单单剩下一男一女没有办法成对，
这颇引起了一番斟酌，经过商量
最初想把那女高音充作男子汉，
然后决定把男的充作女班护兵，
于是他就被捆入女队：真倒霉！
他正是唐璜，唉，真难为他这少年
竟与月貌花容的姑娘结成了伴！

九十三

罗珂甘蒂不幸地和那个男高音
锁在一起，他们对彼此的仇恨
只在戏台上才会有：谁都会厌恶
身旁的伙伴远甚于自己的命运；
他们又很执拗，谁都不肯忍气
被对方的一句，就惹起了纠纷；

他们一边对骂，一边往两下拉扯，
“好样儿的！”其实都不是好家伙。

九十四

唐璜伴侣的原籍是拉瓦那，
却长大于古安科那的地界，
她的眼睛能直射进你的心灵
（“贝拉·唐娜”的标号确与她相称），
呵，既乌亮，又火热，像燃烧的煤；
好一个棕发美人，不但光彩照人，
那眉目还露着讨好的痴情——
这天赋对异性来说实在可喜。

九十五

但这所有魅力对于他都没有用，
因为悲伤占据了他的灵魂；
虽然她在瞟他，他的眼睛却不亮，
虽然他们身体上彼此相接，她的玉腕
触着他的手，但不管是这个或她的

其他迷人之处（很难对此无动于衷），
都引不起他心跳，或者使他变糊涂，
也许只有他对最近受的伤对他有一些帮助。

九十六

这些不必提吧；我们不该追究太多。

什么也抹不掉事实：没有比骑士更忠诚，
也没有比恋女还希求更大的坚贞，

因为这些已经够了，我想无需再提佐证。
听说，不能“只凭想着高加索冰雪，
就能握一把火”却不会烫肿手，
但是也有例外：唐璜这次确确实实
安然无恙地受到更烈的火攻！

九十七

这儿我本可作一些正派的描述，
因为在少年时我也曾经不动心；
但是我听说，有人反对开头的两章，
认为它写得太露骨且逼真；

就连出版家也断言：若教那两章
在家庭中传诵，那要比教骆驼穿针孔
还难上加难；因此，我想不如
少费些笔墨为妙，让唐璜赶快上陆。

九十八

对我都是一样，我愿意俯首听命。
因此让斯摩莱特来描述剩下的部分，
用普莱尔、阿里奥斯托亦或菲尔丁的
更为纯洁的文字吧；他们可说过
许多怪事给这正经的时代听。
一度我的笔曾很泼辣，爱反驳人；
若是在过去，这些人云亦云也许会
引起我的抨击？现在却绝不想费口舌。

九十九

孩子们都爱吵架，我少年时也如此；
但到了现在，我却宁愿平静地退让。
任凭文坛上的贩夫走卒去争执吧，

看看我的诗名是否在我的右手
还能够写作的时候就已消失，
或者是竟能够传颂几个世纪；
反正我坟头的青草将悠长地
在夜风中叹息，而我的歌声早已归于沉寂。

一百

对于声誉的骄子，那超越时间
和语言的隔膜得以流传的诗圣，
生命仅是他生存的一小段，
累积了二十个世纪的名声
就像一个雪球本积自每片雪花：
还要向前滚去越滚越大，
终究成为漂浮的冰山那么大——
但寒冷的雪花却是其归宿。

一百零一

所以，伟大的名字只不过是虚名，
爱好荣誉不过是在虚无中寄托有奢望，

仿佛人们竟想从那埋葬一切的
万劫不复中把自己的遗骨标志出；
试问在“末日裁判”以前，
除了变迁，有什么还能永存？我曾经立足
在阿喀琉斯墓上，却听到人否认
存在过特洛亚；罗马也将变成疑问。

一百零二

死者一代代被时流冲进空茫，
坟墓与坟墓相继，直到了无踪迹，
一整个世纪的记忆就此消失了，
又深深埋在后一代人的归宿里。
我们祖先所读的墓碑而今安在？
只剩了被人们从墓地里搜集几块来的；
在那儿，成千上万一度扬名的人
湮没无闻，与普通骨灰无异。

一百零三

每天下午，我都在那个青年英雄

德·弗瓦游荡在死后成名的地方；
对于人间的虚荣说，他死得太早，
在依世人而言，他已经活得太长！
一根残破的而雕凿尚细的石柱
（它在长久的荒芜中濒临断亡，）
还记载着拉瓦那的一场杀戮，
虽然草和秽物在四周积满。

一百零四

我每天也骑马路过但丁之墓，
上面覆以圆顶，显得整肃而精巧，
并不显得壮观；但人们来凭吊的
只是诗人的遗骨，而非这个英雄。
但总有一天，无论诗人的诗卷册
亦或战士的丰碑，都将了无痕迹，
而沉沦于地下，不问战绩或诗，
比起荷马和阿喀琉斯，大地是如此古老。

一百零五

那丰碑是由人的鲜血凝成的，
现在人的污垢却凌辱着它，
好像农民要以这粗蛮的发泄
来表示他对这一角落厌恶；
那丰碑的遭遇，那嗜血魔王
所得到的就是如此追念，啊！
由于他们性喜屠戮和荣誉，
人间竟成了但丁地狱！

一百零六

但歌者永会存在的：诗名虽然是
一缕轻烟，它的芬芳却把思想刺激；
那最初发自歌唱的不安的感情
和过去一样，还是要求显现出来；
有如海波最终冲到岸边才碎没，
热情也在纸上发泄它的浪涛
成为诗歌。本来诗歌就是情感，

至少在写诗成为风尚以前应该是这样。

一百零七

如果在一种既是冥想沉思的
又包容着千变万化的生活中，
人们领会到各种情绪，潜移默化，
从而把一种极辛酸的本领学会了，
使他们能刻绘出世相，而且居然是
宛如人们的镜中之影般，维妙维肖；
当然，你尽可禁止诗人去献拙，
我想但那就把一篇杰作抹煞。

一百零八

啊，善心的女学究，天蓝的袜子！
没有一本书不是因你们而走俏！
你们以容貌替新的诗篇作广告，
何不也发一张“出版许可证”给我？
会么？难道我必须落到庖夫手里，
被投入那侵略巴纳斯的一把火中？

唉，在诗人之群里，难道只有我
无缘在你们那灵泉的茶座上入座？

一百零九

会么？难道我已不再是文豪了？

不再是舞会的诗人，炙手可热的小丑？
忍受一批庸材的恭维，不禁慨叹：

就像约力克的鸟那样！“我脱不了身呀”？
好，那我就像华诗人那样赌咒：

（他常发牢骚，因为没人读他，）
文风已荡然无存，诗名成了摸彩：
只有俱乐部的蓝衣女士们才有资格分派。

一百一十

哦，“又深又暗的、美丽的蓝色呀！”

正如有人在某地把天空赞叹，
渊博的女史们，我要以此言奉上；
您的袜子据说太——（不知什么原因，
袜子是那颜色时我很少注目，）

蓝得令人想起朝觐的贵宦们，
或是在午夜痛饮时，他们左腿上
扣着的那条象征权力的绶带

一百一十一

但你们中有些人真像天仙一般——
唉，人世变幻！想从前的我喜欢凑韵，
你们读我的诗篇，我读你们的姿颜，
而且——算了吧，早已化为云烟。
并非我对博学的天资也有反感，
何况它有时兼有成车的美德！
我见到过一个深紫一派的女人，
尽管是最贞，最美和最善，却是十分愚蠢。

一百一十二

韩伯特，引据最近的报导来说，
他是“空前的旅行家”，但却不是“绝后”，
他发明了——我忘记了名字，
和在什么时候做出了那伟大的发明；

总之是它一种测空器，对着蓝天
可以把天时的变化和气候推算，
它妙在也能把“蓝色的深度”测量，
但愿我能测测你——达芬姑娘！

一百一十三

闲言少叙吧。——运奴隶的船
若开到京城以便把火脱手，
那么，它们在办完手续后，
就都该停泊在苏丹王宫的墙下；
若这批货没受到瘟疫之灾，
那就在集市上卸下，和那些从高加索、
俄罗斯、乔治亚来的人们一起
把各种用处，各种情欲叫卖。

一百一十四

有的价格十分昂贵：一千五百元
就等于个吉尔吉斯的姑娘，
保证是处女；她真是美貌无比，

完美无缺，在她出售之后。
高声争购的顾客一哄而散，
出价一千一的人也没有买上；
当价钱继续提高时，他们就明白
要买的人是苏丹的，于是明智地罢手。

一百一十五

十二个努比亚黑女的售价之高，
也超过了西印度群岛的市场，
虽然韦伯弗斯已把黑人的身价
提到高于废奴前的两倍；这种状况
自然没有什么可怪的，因为“恶”
的豪华方面总是把帝王超过，
而美德呢，连至高无上的美德“慈善”
都节俭，——“恶”却为了猎奇不会吝惜金钱。

一百一十六

至于这班青年戏子的命运——
有的给犹太人买去了，有的归了总督，

有的如何注定了要作一世的苦工，
另一些为了提拔为头目，变了节，
而不幸的歌女被排列着专候选购，
只望不太老的贵官把她买去，
好使她成为他的第四位夫人，
或是情妇，亦或是牺牲品一件：

一百一十七

这一切都得等到下一章交待了；
无论如何，还有主人公的命运，
令人担心，目前亦得暂缓解答，
因由于注意到到这一章的长度已颇可观。
我深感到罗罗嗦嗦是不对的，
但虽然竭尽全力，还是不能少说；
现在就打断唐璜的故事进程，
来把（奥西安）中所谈的“第五段”等待。